

新 申 學 文 庫
明 儒 學 案

繆 天 綬 選 註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書叢學國生學

明
儒
學
案

編輯主幹

王雲五
朱經農

選註者 繆天綬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新序

這部書——明儒學案——的著者是黃梨洲先生。他名宗義，字太沖，學者稱爲南雷，亦稱爲梨洲，浙江餘姚人。生明萬曆三十八年，卒清康熙三十四年，（一六一〇——一六九五）年八十六。他的父親忠端公尊素是東林名士，明室忠臣，爲宦者魏忠賢所陷害。他少年便倜儻有奇氣，袖長錐入京，要報父仇。雖然魏闖已死，僅僅刺了幾個沒要緊的奸人，然而他的凜烈的氣概，已轟動一時，隱然爲東林子弟的領袖了。王學的殿軍劉戡山宗周是忠端公的老友，他以忠端公的遺命，就學於戡山。當時浙中承周海門汝登的餘緒，宗風大熾，狂瀾鼓衆，陽明學之緒，因之大壞，一時目之爲『野狐學』。他稟承他的老師的學風，與吳越的高材生，力排其說。所以他是陽明學的嫡派或者可算是修正派。清兵入關，

京師的城門洞然大開，崇禎帝縊死了，以後他或是走日本，或是在舟山，或是入四明山寨，無非力圖匡復，一意做他的復國運動。他晚年自述：『自北兵南下，懸書購余者二，名捕者一，守圍城者一，以謀反告訐者三，絕氣沙墮者一晝夜，其他連染邏哨所及，無歲無之，可謂瀕於十死者矣。』南雷餘集怪說讀此可以知道他奔走國難所經歷的艱苦是如何的樣子了！然而到底一點希望沒有，他於是絕意國事，鄉居奉母，杜門著述，而六十二卷的明儒學案即在那時一手著成。至於這部書脫稿的時候，大概是在康熙十五年，距他的卒年尚有十九年，似乎他以後就接著做宋元學案。

做這部書的人當時資格最相當的除了梨洲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人！

而中國完善的學術史，要以這書爲第一部咧！那時雖然有周海門汝登的聖學

宗傳孫鍾元夏峯的理學宗傳，然而他們的學識異常褊隘，史筆異常拙劣，實在

不配做這類偉大的學術史。梨洲自己亦老實不客氣的說道：『……海門見聞

隘陋……且各家自有宗旨，而海門主張禪學，擾金銀銅鐵爲一器，是海門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鍾元雜收，不復甄別，其批註所及，未必得其要領；而其聞見，亦猶之海門也。學者觀義是書，而後知兩家之疏略。」若是曉得梨洲是有卓絕的史識，亦有多方面的研究，並且是當時學術界裏頭很有淵源很有位置的一個人物，自然對於梨洲這些話不覺得誇大和輕薄。他很早地受他的父親的庭訓：『學者最要緊是通知史事，可讀獻徵錄。』所以他從少便致力史學，從有明十三朝的實錄起，直至二十一史，無所不讀。他家裏的藏書本來不少，而同鄉鈕氏的世學樓，祁氏的澹生堂，范氏的天一閣的藏書都曾借讀，所以他的見聞極博，各門的學問都有所探究。全謝山曾說：『公（指梨洲）以濂洛之統，綜合諸家，橫渠之禮教，康節之數學，東萊之文獻，艮齋止齋之經濟，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自來儒林所未有也！』無論何人對於謝山這話恐怕不能嫌他說得太過火罷。他的律呂新義是開清代的樂律研究的頭緒，他的天算學還要啓

梅文鼎的天算學的先路咧！然而他的學派的旋渦，畢竟以史學爲最大，浙東學派的人物像萬氏兄弟和全謝山這一輩的歷史學家都從梨洲蕩漾出來的。至於他的講學的宗旨，始終奉戴山爲依歸，在明末清初的王學，不能不認他爲嫡派。陳悔廬汝咸說道：『梨洲黃子之教人，頗泛濫諸家，然其意在乎博學詳說以集其成，而其歸究於戴山慎獨之旨。乍聽之似駁，而實未嘗不醇。』全謝山大理陳公神道碑銘所以我說無論在史學的方面說，或是在學派的方面說，做這書的人物不能不以梨洲爲第一個相當的人物。自然，這書的價值更不用說了。

如其要真實明白這書的價值，尤其要明白這書有使我們滿意的編製。他拿定幾個主意來編製這書。第一是分別每個學者的宗旨，他說：『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學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讀其書，亦猶張騫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領也。是編分別宗旨，如燈取影。』學案卷首發凡第二條 第二是透露其人一生的精神。他說：『每見鈔先儒語錄者，蒼撮』

數條不知去取之意謂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嘗透露如何見其學術是編皆從全集鈎玄未嘗襲前人之舊本。『學案卷首發凡第四條』第三是著眼理會於其不同處。他說：『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爲真。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也。此編所列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於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所謂一本而萬殊也。以水濟水豈是學問！』學案卷首發凡第六條梁任公先生謂：『著學術史有四個必要的條件：第一，敍一個時代的學術須把那時代重要各學派全數網羅不可以愛憎爲去取。第二，敍某家學說須將其特點提挈出來令學者得很明晰的觀念。第三，要忠實傳寫各家真相不可以主觀上下其手。第四，要把各人的時代和他一生經歷大概敘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他以梨洲這書爲具備這四個條件。他並且說：『這部書我認爲是極有價值的創作，將來做哲學史、科學史、文學史的人對於他的組織雖有許多應改良之處，對於他的方法和精神是永遠應採用的。』梨洲以後著宋元學案比這書有較進

步的地方。每個學案，都有一『表』，對於師友的淵源，各派的支流，瞭如指掌。每案後頭編有『附錄』，關於並時人及後人所批評的，不論正面與反面，廣加搜羅，很能用客觀的記載，屏去主觀的獨斷。可惜因為年紀太老耄，沒有將全書一手完成，就去世了！

○史地學報第三卷第一期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五講黃梨洲。

這裏要敘說明儒的派別和其時的問題。爲着敘說便利起見，將全明十六帝二百七十年的皇朝，分爲三期：（一）初葉——述朱期，（二）中葉——

王學盛期，（三）末葉——王學修正期，依次敘說，可以清爽一些。『朱陸二

派，在宋已分。泊乎明代，弘治以前，則朱勝陸。久而患朱學之拘，正德以後，則朱陸

爭詬。隆慶以後，則陸竟勝朱。又久而厭陸學之放，仍伸朱而黜陸。』○很能指出

中國近世哲學的線索。朱陸兩派的爭詬，迭相盛衰，正如紅樓夢上所說，『不是

東風壓倒西風，便是西風壓倒東風。『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的線索』^①似乎記得亦是同樣的意思。所以前段所引的很可以在這裏做一個前論。

①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存三清朱澤灑朱子聖學考略提要。②參考商務出版教育叢書哲學與

論理。

述朱期的派別和代表：

金華學派——方正學（一三五七——一四〇二）

崇仁學派——吳康齋（一三九一——一四六九）

胡敬齋（一四三四——一四八四）

婁一齋（一四二二——一四九一）

河東學派——薛敬軒（一三八九——一四六四）

江門學派——陳白沙（一四二八——一五〇〇）

有明一代的學術，自當以方正學孝孺為開山，當時目為『讀書種子』。朱學惟

金華一派，○源流最長，傳至明初，宋景濂濂是其嫡系。正學爲景濂門人。從正學滅族以後，金華派亦就此式微。繼正學而起的，當爲河南澠池人曹月川端，（一三七六——一四三四）劉戡山宗周稱他爲『當代濂溪』。○這或是過當一些，然至少好比宋初三先生——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輩，爲各派的前驅，開一代學術的曙光。稍後，薛敬軒瑄起於河東（山西河津縣人），吳康齋與弼起於江右，（江西崇仁縣人）光芒爛然，同爲這時學術界的泰斗。河東一派，很少著者。崇仁門中，有胡敬齋居仁婁一齋諒陳石齋獻章三大弟子，所以這期以崇仁學派爲最展拓。劉戡山謂石齋（卽白沙）『學宗自然，而要歸於自得，……可謂獨開門戶，超然不凡。』○黃梨洲亦謂：『有明之學，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陽明而後大。』白沙學案敘錄所以梨洲於白沙特地另立一案，當定他是有明一代的數一數二的人物，是自立門庭，非復崇仁所能範圍的。他是廣東新會白沙里人，江門亦是他住的地名，（白沙學案林緝熙傳見白沙於神樂

觀語大契從歸江門。所以這一派叫白沙學派。亦叫江門學派。可奇怪的，他的學風和陽明的學風是很相近的，^④並且陽明是他的同門一齋的門人，他卒的時候（弘治十三年），陽明已是二十九歲了，應該很認識的，不知什麼緣故，陽明從不提。從地理上講，白沙又是很特色的。有明一代，江右浙中是人文頂盛的區域，而粵中則為新興之邦。宋代人文極盛，學派的分布僅到福建為止，粵中竟找不出一個。到明代開頭第一個是他，是很為華路藍縷的粵中生色的。從他再傳為湛甘泉，若水亦是明代中葉的重要的學者，從此粵中為人文的區域。講人文地理的，這裏很可以注意。

① 參考學生國學叢書宋元學案卷首拙撰長序「宋元諸儒的派別」金華系。②③均見明儒學案卷首師說曹月川陳白沙各條。④白沙主自得。陽明亦主自得。陽明別湛甘泉序：「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言聖人之道……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

程朱學在明代已成爲「官學」了。永樂（成祖）命胡廣楊榮金幼孜等

撰的五經大全、四書大全以及性理大全等書，爲周子、程子、張子、邵子、朱子、蔡元定父子以及諸儒等的學說的大結集。這些書由政府頒布各學校，作爲教科書，命天下學子佔畢，不但當時學子的思想被程朱學所困，而真正的程朱學亦徒然爲天下士子獲得功名的兌換券而已。降而下之，成化（憲宗）以後，應舉的必用八股文，從此到清朝，這八股文害煞天下的士子，真不堪設想！『有明學

術，從前習熟先儒之成說，未嘗反身理會，推見至隱，所謂此亦一「述朱」，彼亦

一「述朱」耳。』姚江學案叙錄 『康齋倡道小坡，一稟宋人成說，言心則以知覺

而與理爲二；言功夫則靜時存養，動時省察，故必敬義夾持，明誠兩進，而後爲學

問之全功。其相傳一派，雖一齋莊渠（魏校，敬齋私淑）稍爲轉手，終不敢離此

矩矱也。』崇仁學案敘錄 『河東之學，悃悃無華，恪守宋人矩矱。』河東學案敘錄 『諸

儒學案……上卷，則國初爲多，宋人規範猶在。』諸儒學案敘錄 『梨洲這三語——

『一稟宋人成說』、『恪守宋人矩矱』、『宋人規範猶在』，將述朱期的儒者

的學風算是描容極致了。而「言心則以知覺而與理爲二；言功夫則以靜時存養，動時省察……爲學問的全功。」這些話，亦是的確的，所有述朱期的儒者，他們的學說都是站在這同一的界線上。他們這種「述朱」的風氣，自然要效孔子的「述而不作」，所以河東說：「自考亭以來，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而崇仁亦祇是身體力驗，只在走趨語默之間，凡是玄遠之言，他卻絕口不道。這時的代表著作，祇有薛胡的二錄——讀書錄①居業錄②較爲學者所推。在這因循蹈襲的空氣瀰漫一時的時候，而白沙獨擺脫一切，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高唱一種「自得」之學，他曾和他的門人陳秉常③說道：「我否子亦否，我然子亦然。然否苟由我，於子何有焉？」他要在日用事物之中，握其樞機，端其銜綬；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而天地由我立，萬物由我出。他這種氣象，真所謂「孤標特秀，高矗入雲。」其學風所被，那裏有依牆靠壁一類的東西呢！這時，白沙是一座橋梁，從「述朱期」搭過「王學期」而陽

明翩然其來。可疑訝的，陽明從來沒有知道他。

○程朱一派，說是心所以窮理，不足以盡理的。就是說心有知覺，而物有理，即晦翁大學格致補傳上說的『吾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是。陸王一派，主張心即理的，因此謂程朱認心與理爲二。○薛文清公集本，正誼堂全書節本。○正誼堂全書本。

王學期自以陽明（一四七二——一五二八）爲中心人物，當時和他對峙的各派的代表人物：

崇仁學派——余詡齋（一四六五——一五二八）
河東學派——呂涇野（一四七九——一五四二）
江門學派——湛甘泉（一四七六——一五六〇）
諸儒學派——羅整庵（一四六五——一五四七）

這些人『皆驟聞陽明之學而駭之』，諸儒學案敍錄所謂『正德以後，則朱陸爭詬』的是。他們於陽明學的宗綱——良知說、格物說、知行合一說，朱子晚年定

論，都曾與之辨論，有時且加以有力的打擊。訥齋祐爲敬齋女壻，墨守敬齋之學，在當時爲純朱派。整庵欽順爲那時朱派的巨擘，和陽明相抗衡。他很參透過禪家話頭，佛學知識在儒家中恐怕以他爲第一人。他的困知記亦很著名，於禪學，於王學，很能深入他的奧窔，而刺着他的痛所。但他的學風高峻，不曾施設門庭，聚徒講學。其時關中呂涇野柝篤守禮教，遠紹橫渠和藍田的關學。以後王學末流，太不守禮法，猖狂恣肆，於是那些檢點的學者，都趨涇野的門中。劉戡山說道：『陽明先生講良知之學，本以重躬行，而學者誤之，反遺行而言知，得先生「尙行」之旨以救之，可謂一髮千鈞。』明儒學案卷首師說這時學派和陽明鼎盛，一時篤行自好之士，多出先生之門。甘泉爲白沙的門人，陽明爲一齋的門人，同爲崇仁的再傳。甘泉夙與陽明交游，後來講學，各立宗旨——陽明宗旨致良知，甘泉宗旨隨處體認天理。然王湛兩家，互通聲氣，學於湛的，或卒業於王；學

於王的，或卒業於湛；一如當時朱陸的門下，互有出入。因此湛氏門下，分爲二派：一派如呂巾石懷，再傳而爲唐曙臺伯元，楊止庵時喬，都是力攻王學的。別一派如唐一庵樞，則調和王湛。其再傳爲許敬庵孚遠，三傳爲馮少墟從吾，劉鼐山宗周皆能以湛氏之學，救正王學末流的弊病。

○正誼堂全書本。

○參考學生國學叢書宋元學案拙撰卷首長序『諸儒的派別』「洛學期」

「洛學後期」藍田系。

這裏講王門弟子的派別，梨洲以地理上的分布，約析之爲六派：

1. 浙中
2. 江右（止修學案括入）
3. 南中（指江蘇泰州學案括入）
4. 楚中
5. 北方

6. 粵閩

梨洲謂：『姚江之學，自近而遠。其最初學者，不過郡邑之士耳。龍場而後，四方弟子，始益進焉。』浙中王門學案敘錄『……惟江右爲得其傳，東廓（鄒守益）念

庵（羅洪先）兩峯（劉文敏）雙江（聶豹）其選也。再傳而爲塘南（王時

槐）思默（萬廷言）皆能推原陽明未盡之旨……蓋陽明一生精神俱在江

右，亦其感應之理宜然也。』江右王門學案敘錄『南中之名王氏學者，王心齋良

黃五岳省會……其著也。陽明歿後，緒山（錢德洪）龍溪（王畿）所在講學，

於是涇縣有水西會，寧國有同善會，江陰有君山會，貴池有光岳會，太平有九龍

會，廣德有復初會，江北有南譙精舍，新安有程氏世廟會，泰州復有心齋講堂，幾

乎比戶可封矣。』南中王門學案敘錄『楚學之盛，惟耿天臺定向一派，自泰州流

入……反多破壞良知學脈。』楚中王門學案敘錄『北方之爲王氏學者獨少……

……卽有賢者，亦不過跡象聞見之學，而自得者鮮矣。』北方王門學案敘錄『嶺海

之士，學於文成者，自方西樵獻夫始，……今之著者，惟薛氏（中離）學耳。……

閩中自明子莘衡以外，無著者焉。』粵閩王門學案敘錄綜上的話，姚江學派濫觴

於浙中，極盛於江右與南中，而尤以江右的學風爲得姚江的真傳，楚中反而破壞良知的學脈，○北方和粵閩，因爲有涇野與甘泉雄踞着，姚江學派因此不能發展。北方的學者，檢直且與陽明不相契，陽明謂：『其自以爲是，無求益之心。』

浙中的緒山龍溪，爲王門的領袖。他倆在野三、四十年，到處講學。凡是江、浙、宣歙、楚、廣各地的講會，莫不推他倆爲宗盟，執講壇的牛耳。而江右的南野、東廓、洛村（黃弘綱）、善山（何廷仁）也是王門的上座弟子。當時有句話：『浙有錢王，江有何黃。』

○耿天臺謂：良知現現成成，無人不具，但用之於此則此，用之於彼則彼，用在於欲明明德於天下，則不必別爲制心之功。梨洲則謂：這可以之此之彼的，皆情識之知，不可爲良。

在這兒要講那時的學派的問題討論，可分二方面：一方面，是朱陸二派相

互的爭詬一方面是在王門弟子對於師說見解上的歧異。

爲着『朱子晚年定論』的爭執，陽明曾給整庵書說道：『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爲重。平生於朱子之說，如神明著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不忍，蓋不得已而爲此。……蓋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不得已，而與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全書卷一他的『心卽理說』『格物說』『知行合一說』是與朱子牴牾的背馳的，而『朱子晚年定論』則彼欲委曲調停，以示自己與朱子未嘗離異。最後標出『致良知』宗旨：這些都是當時和以後朱陸兩派爭詬的癥結。尤其是『心卽理說』爲爭詬的最大癥結所在。這說啓自陸象山，而陽明昌之。他嘗說道：『孝之道，其果在於吾之心邪？抑果在於親之身邪？假而果在於親之身，則親歿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與？』全書卷一其『徵理』的對話法，與楞嚴經上釋迦和阿難的『徵心』同其手段。大抵陸王的見解，是絕對的唯心論，以爲凡百現象，都是內心的現象。而朱子則同於康德的認識論，立

於外爲現象界內爲精神界的見地上。前者祇立一「心」；後者「心」「理」兩立。後者以爲心可以窮理，不足以盡理，「心明乃見天理」；前者則說「心明便是天理」。云「見」則是析心與理爲二了。於是前者嘲後者爲「逐物」，後者斥前者爲「任心」。這是兩派最牴牾的一點，亦是兩派的最大分水嶺。由於認識論上的見解不同，於是對於大學的「致知格物說」兩派各異其解釋。朱說：「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格，至也。物，猶事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主於知識一邊。王說：「致者，至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物也。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物，則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主於工夫一邊。當時朱派的羅整庵和陽明很辨難過，⊕湛甘泉亦不肯附和陽明一邊。後來王派的王心齋訓「格」爲格式的格，同中庸的「絜矩」作一樣解，又成功一種「淮

南格物說』很爲蕺山梨洲等所取。而這『致知格物說』到後頭竟弄到七
二家之多，全謝山嗟嘆：『令末學窮老絕氣，不能盡舉其異同，』^⑤亦可以見兩
派對於這說的爭詬到如何程度了。朱派的學說系統的方式幾無一不是相
對的，而陽明的學說系統的方式則無一不是合并的。對於知行的討論，朱說
『論先後，知爲先，行爲後。論輕重，知爲輕，行爲重。』明是相對的說。陽明則說：『知
行原是兩個字說一個工夫。』『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
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一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
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又立一個心去惡。』他這般地明白的
說，成功他的『知行合一說』，仍是他的學說系統的一種合并論。至於『知行
合一說』的知，是專指『主觀上有情味』的知，不是一般所指『靜』的知『客
觀性』的知；其行是從其有所『感發趣向』而言便是行，不是一般所指『作
事』的行『發生行爲』的行；正如龍谿所謂『知非見解之謂，行非履蹈之謂。』

只從一念上取證，知之真切篤實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察卽是知。『梁漱溟先生於此辨得很清楚，可更參考。』因此王派便抵隙朱派：『將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然卻未嘗行，便不去禁止。』『先生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知，亦終身不行。』而朱派亦反譏王派：『說知行合一，說動念卽是行，則只求諸吾心而已足，不於實踐上用功，究且任空而廢行，於是名節忠義輕而士鮮實修。』這知行問題又是兩派爭詬的癥結。畢竟朱學是『官學』，『紳士學』，是最普遍的。陽明這般的和朱牴牾，因而『攻之者環四面。』與安之書在先程篁墩敏政作道一編，主張朱陸是始異晚同的。陽明至此亦節取朱的書說三十餘條，名『朱子晚年定論』，專主向裏一路，以示自己未嘗與朱子離異，以爲護身符。這是中國學者最大的弱點——託古，卽以力量最大的陽明，亦不能免。後來被整庵指摘，有許許多地方，抹殺事實，都非朱子晚年之作，反而丟掉了幾分面子。紀曉嵐吟說道：『朱陸之爭，自宋代卽如水火。厥

後各尊所聞，轉相詬厲，於是執學問之異同，以爭門戶之勝負。其最著者，王守仁作朱子晚年定論，引朱以合陸。至萬歷中，東莞陳建作學菴通辨，^②又尊朱以攻陸。程瞳，朱子之鄉人也。因作困道錄，以申朱子之說。李紱，陸子之鄉人也。又作此書（朱子晚年全論）以尊陸氏之學。^③四庫總目子部儒存四，蓋明代以後，「朱子晚年定論」又成朱陸兩派的一個問題。「致良知」是陽明特張的教綱，「良知」爲其「宗旨」，^④「致良知」爲其「教法」。^⑤他拈出「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的知，叫做「良知」。因爲這良知，「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他於是取孟子不學不慮的「良知」和大學格物致知的「致知」而合成他的「致良知」的教綱。這教綱又是最後的教綱。他在貴陽時講「知行合一」，在滁陽時講「存天理」，最後四十九歲在江右始單提「致良知」。但這「致良知」在貴陽做龍場驛丞的時候，已是悟得，是「悟得良知」。^⑥在滁陽（南中）講「默坐澄心」，是「存

省良知。①在江右專提『致良知』三字教人，是『應用良知』。②居越以後，所操益熟，所得益化，如赤日常空，萬象畢照，『則是完成良知』。③蓋其學問的漸變，差不多是成熟他的『致良知』教綱的進程。劉戡山謂：『世未有善學如先生——指陽明——者也，是謂學則。』陽明傳信錄跋這良知的解釋，有一般的誤解——以爲知識的事；近來日本的學者，且最喜用知情意三分法來講良知。梁漱溟先生據陽明傳習錄上說的『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一條，爲良知下個界說，說是『這項的知，是有情味的知，或說是有意義的知，不是知識知解的知，對於善惡是非並沒有識別之用，只有一種迎拒——卽好惡——之力，在今日所謂直覺者是』，說的很明。陽明以這『致良知』的教法，爲最簡易最直捷『使人尤爲易曉』。『當下便有實地步『可用功』的好處。但是朱派始終是對這良知論作多方面的攻擊，當時如羅整庵輩從根本地推翻，說這良知論是同於佛氏『作用是性』『知覺是性』『非

復儒家面目；又如呂涇野輩從教法一點批評說這致良知論是『規於一方刻數字以必人之從』不免滯而不化。這致良知論遂爲以後朱派進攻的箭垛。

○象山說道：『此心此理，不容有二。……仁卽此心也。此理也。……愛其親者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者此理也。』全集卷一與曾宅之。○參考大學集註。○參考

也，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者此理也。○全集卷一與曾宅之。○參考大學集註。○參考

大學問大學古本旁釋答顧東橋書等。○參考整庵與王陽明書。○參考全謝山經史問答。○

參考漱溟卅前文錄評謝著陽明學派二三四——二四六頁。○整庵與陽明書『不知所謂晚年

者，斷以何年爲定，羸軀病暑，未暇詳考。偶考得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爾後

二年丁酉，而論孟集注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爲晚年定論。至於集注或問，則或以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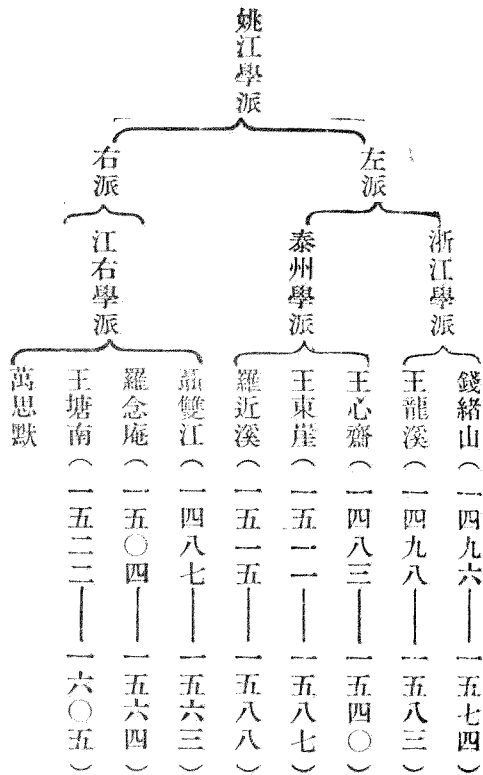
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早也。』羅整庵集一。○正誼堂全書本。○並見劉

叢山陽明傳信錄跋。○並用太虛僧語，見泰東圖書局出版陽明全書王陽明論。

其次講王門弟子對於師說見解上的歧異。陽明在時——年五十六歲，在

浙中受命征思田，其出發的一夕，緒山龍溪以意見不一，求證於陽明，當時移席

天泉橋上，各舉所見。緒山舉陽明平日教言，爲『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四句。龍溪以這非究竟話頭，是師門權法，『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的意，知亦是無善無惡的知，物亦是無善無惡的物。』陽明卻都首肯，謂他自己接人，原有此二種。龍溪說的是接利根的人，直從本體悟入，卽本體是工夫，是頓悟的學。緒山說的是接中根以下的人，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要用爲善去惡工夫，是漸修的學。這問答就是有名的『天泉證道問答』。○爲王門一樁大公案。緒山的四句叫做四有；龍溪的四句，叫做四無。這四句教的第一句——無善無惡心之體，很爲以後朱派和王學修正派輩攻擊，謂這是告子『性無善無不善』的宗旨，是佛氏『無善無惡』認取本來面目的宗旨，不是儒家『道性善』的宗旨，爲後來朱派和王派自己在認識論上爭辨的焦點。陽明歿後，致良知的工夫論，在王門成爲大問題。朱謙之該他們分做兩派：



他謂：『這左右兩派中，左派主動，右派主靜。左派主張本體即是工夫，近頓悟的。右派主張由工夫達到本體，主漸修的。左派的學說，浙中和泰州不同；浙中的錢緒山和王龍溪不同，……所以在浙中學派裏，緒山比較和江右學風接近，但和雙江念庵又自有不同，仍可歸之左派。至於龍溪，在左派當中，也算極澈底了。』

他用左右派這些名詞來分析王門的各派，很能象徵出他們的學風。至於左右派的區別：左派是從已發變動上悟入本體，右派是從未發寂然中認取本體。左派謂已發未發沒有二候，致和卽所以致中；右派謂有了未發的中，然後有已發的和。故左派講『成見』，講『自然』，講『感應流行』；左派講『歸寂』，講『主靜』，講『收攝保聚』。這是左右兩派的大較。但左派當中如龍溪主『見成良知』，不假工夫修整的；泰州主『不學不慮』，不着『致』的工夫的，與緒山的主於事物上實心磨鍊，又有區別。所以龍溪和泰州是極左者，而緒山則有些右傾了。不過雙江念庵主涵養本原一路，緒山則主察識端倪一路，途徑又是有不同。但要曉得陽明的致良知論是多面體的，他說過『見成』，說過『不學不慮』，說過『須在事上磨鍊』，也說過『默坐澄心，涵養本原』，他們所說的，他都說過，他先後見得學者有了各種的病，他纔拿出各種應病的藥，而學者們服了這藥的效驗，於是『各以其性之所近』，而成功王門各派不同的學風。

①參陽明全書三卷傳習錄下三十四卷年譜三及龍溪全集卷一。

王學修正期的派別和代表

東林學派

顧涇陽（一五五〇——一六一二）

高景逸（一五六二——一六二六）

孫淇澳（一五六六——一六三六）

甘泉學派

劉岐山（一五七八——一六四三）

王學到這地步，病的狀態非常顯著了。極左派的二王——龍溪、泰州，其競尙『見成良知』『不學不慮』的緣故，檢直蕩軼禮法，蔑視倫常，把個人道德、社會道德，一切藩籬都衝破了。尤其是泰州一派，從徐波石樾而顏山農鈞而何心隱汝元而李卓吾贊，愈發恣睢橫肆，潰爛而不可收拾。如卓吾說的『酒色財氣，不礙菩提路』的話，檢直成功一個花和尚了。這時涇陽爲薛方山應旂的

門人爲姚江的三傳，和他的講友景逸淇澳，稍後爲甘泉三傳的蕺山，提倡『靜坐』、『戒懼』、『慎獨』的說，或是直接江右的學風，或是遠紹鹿洞的遺規，或是兼採湛氏的宗旨，都爲着矯正王學的弊的，爲中流的一壺。這時吳中有管

東溟

志道

浙中有陶石簣

望齡

都是泰州一派。他們的糅合儒釋，大張宗風，一時

日爲野狐禪。而涇陽蕺山皆嘗致廓清之功。他們以姚江最害病的是四句教

的第一句，——無善無惡之體，故這時的學術評論都集中於這一點。錢啓新

一本謂：『無善無惡之說，近世爲顧叔時涇陽顧季時馮仲好明白排決不已，不

至蔓延爲害。』可見這時的極力了。而蕺山則直不認識爲陽明的話，是龍溪自

己的話。此外爲其時最特色的，是士大夫的社會用一種學術團體名義，實行

政黨式的活動。對於政府惡勢力拚命奮鬥的精神。始先涇陽削籍家居，和其弟

季時倡修里中的東林書院，——這書院爲宋楊龜山時的講學處，於是涇陽偕

同志高景逸錢啓新輩重修故事，講學其中。而涇陽高唱：『官輦轂，志不在君父；

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的話，蓋決定於壞政府壞政治底下須取干涉主義，不得取放任態度。因此往往諷議時政，裁量人物，和政府相抗，而當時在朝的如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輩復遙相應和，於是『東林黨』的名目噪於一時。然忌之者亦羣起，時相如張江陵、居正輩，文士如王弇州、世貞輩，尙有一羣下流無恥巴結太監的八股先生，都是和他們作對，居於『非東林黨』一派，什麼『宣崑黨』、『齊黨』、『楚黨』、『浙黨』都是他們的敵黨。這幾十年門戶黨派之爭，中間經過『紅丸』、『梃擊』、『移宮』諸大案，弄到東林黨人放的放，殺的殺，慘死的慘死，演成明代末葉學術最後的一幕慘劇。

涇陽、戴山畢竟是修正派，對於陽明本身卻是仍舊是佩服的。涇陽曾說：『朱子平，陽明高。朱子精實，陽明開大。朱子卽修卽悟，陽明卽悟卽修。兩先生事爲、念慮、文字、講論委有不同，要其至於道則均焉，固不害其爲同耳。』這是他們

對於朱陸兩派妥協的態度。他又說：『以考亭爲宗，其弊也拘，以姚江爲宗，其弊也蕩。』這是他們對於朱陸兩派修正的態度。故他們畢竟是妥協派修正派。然而不久反動派追踵而起，莊烈帝的末年，有力量的王學的反動派顧亭林、王船山、夫之，已是三十三歲或三十歲了。亭林說道：『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有餘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之新說，其在於今，則王伯安之良知是也。』日知錄卷十八船山說道：『姚江、王氏陽儒陰釋，誣聖之邪說，其究也刑戮之民，閹賊之黨，皆爭附焉，而以充其「無善無惡，圓融事理」之狂妄。』正蒙注序論他們毫不客氣，一點不妥協，直要攻倒姚江之壁壘。又不久，清代的『漢學復興』，惠定宇、棟、戴東原、震於宋明理學，一概倒翻，於是中國近代的學術界又變換一局面。
繆天綬作於上海。 一六九、一七。

目次

(頁數)

明儒學案序錄	一
師說	一一
崇仁學案	四四
白沙學案	五七
河東學案	六九
姚江學案	八一
浙中王門學案	一四六
江右王門學案	一七六
泰州學案	二一五
甘泉學案	二三七

諸儒學案……………一四四

東林學案……………一五六

蕺山學案……………一七八

序錄

崇仁學案

康齋倡道小陂，一稟宋人成說：言心，則以知覺而與理爲二；言工夫，則靜時存養，動時省察。故必敬義夾持，明誠兩進，而後爲學問之全功。其相傳一派，雖一齋^①莊渠^②，稍爲轉手，終不敢離此矩矱^③也。白沙^④出其門，然自敍所得，不關聘君，當爲別派。於戲！椎輪爲大輅之始，^⑤增冰爲積水所成，^⑥微康齋，焉得有後時之盛哉！

①敬義夾持語出宋程伊川中庸『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爲此處明誠兩進語之所本。

②婁諒也。一齋其別號。

③魏校之別號。

④法度也。

⑤陳獻章別號。白沙有

白沙學案。

⑥車輪之無輻者，故謂事之草創而非完美者曰椎輪大輅大車也。

⑦隋書史祥傳

『飛雪增冰之地。』增一作層。荀子『積水成淵。』

白沙學案

有明之學，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喫緊工夫，全在涵養，○喜怒哀未發而非空，萬感交集而不動。至陽明而後大。兩先生之學，最爲相近，不知陽明後來從不說起，其故何也？薛中離○陽明之高第弟子也，於正德○十四年上疏，請白沙從祀孔廟。是必有以知師門之學同矣。羅一峯曰：『白沙觀天人之微，究聖賢之蘊，充道以富，崇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可求，漠然無動於其中。』信斯言也！故出其門者，多清苦自立，不以富貴爲意。其高風之所激遠矣。

○人能掃除客氣，不爲外物所動，謂之有涵養。謂能涵蓄存養其心性也。○名侃。見卷三十粵閩王

門學案。○明武宗年號。

河東學案

河東○之學，惘惘無華，○恪守宋人矩矱。故數傳之後，其議論設施，不問而可知其出於河東也。若陽明門下，親炙弟子，已往往背其師說，亦以其言之過高也。然河東有未見性之譏。所謂「此心始覺性天通」者，定非欺人語。可見無事乎張皇耳。

○黃河流經山西西境，成南北線，故山西境內，在黃河以東者，統稱河東。○惘惘無華，言質實也。

三原學案

關學○大概宗薛氏，三原○又其別派也。其門下多以氣節著。風土之厚，而又加之學問者也。

○以宋張載爲開山之祖。○今縣名，屬陝西。王恕，三原人，此三原學案以恕爲主腦。

姚江學案

有明學術，從前習熟先儒之成說，未嘗反身理會，拙見至隱。所謂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高忠憲^①云：『薛敬軒呂涇野^②語錄中，皆無甚透悟，亦爲是也。』自姚江^③指點出良知，^④人人現在，一反觀而自得，便人人有個作聖之路。故無姚江則古來之學脈絕矣。然致良知一語，發自晚年，未及與學者深究其旨。後來門下各以意見攙和，說玄說妙，幾同射覆，^⑤非復立言之本意。先生之格物，^⑥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聖人教人，只是一個行。——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⑦皆是行也。篤行之者，行此數者不已是也。先生致之於事物，致字卽是行字，以救空空窮理^⑧只在知上討個分曉之非。乃後之學者，測度想像，求見本體，只在知識上立家當^⑨以爲良知。則先生何不仍窮理格物之訓，先知後行，而必欲自爲一說耶！天泉問答：『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⑩今之解者曰：心體無善無惡是性，由是而發之爲有善有惡之意，由是而有分別其善惡之知，由是

而有爲善去惡之格物層層自內而之外一切皆是蠱機則良知已落後着非不慮之本然。故鄧定宇^①以爲權論^②也。其實無善無惡者，無善念惡念耳。非謂性無善無惡也。下句意之有善有惡，亦是有善念有惡念耳。兩句只完得動靜二字。他日語薛侃^③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卽此兩句也。所謂知善知惡者，非意動於善惡，從而分別之爲知；知亦只是誠意中之好惡。好必於善，惡必於惡，孰是孰非而不容己者，虛靈不昧之性體也。爲善去惡，只是率性而行，自然無善惡之夾雜。先生所謂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四句本是無病，學者錯會文致。彼以無善無惡言性者，謂無善無惡斯爲至善。善一也，而有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無乃斷滅性種乎？彼在發用處求良知者，認已發作未發，教人在致知上着力。是指月者，不指天上之月而指地上之光，愈求愈遠矣。得義說而存之，而後知先生之無弊也。

①高攀龍，諡忠憲，無錫人。嘗與顧憲成講學於東林書院。見下東林學案。

②呂涇野名柟。見原卷八。

③姚江指王守仁。守仁，浙江餘姚縣人。此江在縣南。④孟子「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

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王守仁本此說，演爲良知之學。⑤射覆以下爲遊戲也。其法：今已不傳。而別

有射覆酒令：用相連字句隱物爲謎以射之。⑥大學「致知在格物」。⑦中庸論誠之道有云：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⑧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⑨儻讀當去聲，俗正

字。家儻，俗語，猶言家產。⑩天泉問答，卽陽明晚年征廣西徭族，首途之際，立於天泉橋上，與門弟子

錢緒山、王龍溪等互相問答之辭。此四句卽有名之四句教也。第一句謂心本無善無惡，未發之中，寂

然不動狀態，爲心之本體也。第二句謂意發動乃生善惡差別也。第三句謂良知能識別善惡也。第四

句言格物格，格，正，物，格，事，謂正事之不正而歸於正也。⑪鄧定字，名以讚，陽明弟子。見原卷二十一

江右王門學案。⑫佛法有權實二教：權教爲凡夫小乘說法，義取權宜。實教爲大乘菩薩說法，顯示

真要。⑬陽明弟子。見原卷三十粵閩王門學案。

浙中王門學案

姚江之教，自近而遠，其最初學者，不過郡邑之士耳。龍場而後，四方弟子始

益進焉。郡邑之以學鳴者，亦僅僅緒山龍溪。此外則椎輪積水耳。

○緒山^{△△}錢德洪別號；龍溪^{△△}王畿別號。事實均詳後。○椎輪^{△△△△}積水，喻微小也。注詳前。

江右王門學案

姚江之學，惟江右○爲得其傳，東廓念菴兩峯雙江○其選也。再傳而爲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陽明未盡之旨。是時越中流弊錯出，挾師說以杜學者之口，而江右獨能破之，陽明之道，賴以不墜。蓋陽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應之理宜然也。

○謂長江以西之地。今稱江西省爲江右。○此四人事實詳下。○此二人事實詳下。

南中王門學案

南中之名王氏學者，陽明在時，王心齋○黃五岳朱得之○戚南玄周道通

①馮南江其著也。陽明歿後，緒山龍谿④所在講學，於是涇縣⑤有水西會，寧國⑥有同善會，江陰⑦有君山會，貴池⑧有光岳會，太平⑨有九龍會，廣德⑩有復初會，江北⑪有南譙精舍，新安⑫有程氏世廟會，泰州⑬復有心齋講堂，幾乎比戶可封矣。

①名良，心齋其號。事實詳下泰州學案。②黃省曾，號五嶽朱得之，號近齋。均見卷二十五南中王門

學案。③周衝，字道通，號靜菴。見二十五卷南中王門學案。④錢德洪號緒山，王汝中別號龍谿，均

見浙中王門學案。⑤今屬安徽。⑥縣名，今屬安徽。⑦今屬江蘇。⑧今屬安徽。⑨今屬安徽。

⑩今屬安徽。⑪今通稱江蘇，長江以北之地為江北。⑫今屬安徽。⑬今江蘇泰縣。

楚中王門學案

楚學之盛，惟耿天臺①一派自泰州流入。當陽明在時，其信從者尚少。道林

闇齋②劉觀時出自武陵，③故武陵之及門獨冠全楚。觀徐曰仁④同遊德山詩

王文鳴應奎、胡珊鳴玉、劉獻德重、楊祐介誠、何鳳韶汝諧、唐演汝淵、龍起霄止之，尙可考也。然道林實得陽明之傳。天臺之派雖盛，反多破壞良知學底，惡可較哉！

○耿定向，字倫在，號天臺，楚之黃安人。見原卷三十五秦州學案四。○蔣信號道休，蕪元字，號閩齋。

均見原卷二十八楚中王門學案。○今湖南常德縣。○徐愛，字曰仁。見原卷十一浙中王門學案

一。

北方正門學案

北方之爲王氏學者獨少，穆玄菴○既無問答，而王道字純甫者，受業陽明之門，陽明言其自以爲是，無求益之心。其後趨向果異，不可列之王門。非二孟○嗣響，卽有賢者，亦不過跡象聞見之學，而自得者鮮矣。

○穆孔暉，號玄菴，見原卷二十九北方王門學案。○孟秋孟化鯉，世稱二孟，見同上。

粵閩王門學案

嶺海之士，學於文成者，自方西樵始。及文成開府贛州，從學者甚衆。文成言潮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姪，既足盛矣。而有楊氏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毅然任道之器，以數十。乃今之著者，唯薛氏學耳。

○名獻夫，字叔賢。陽明起自謫所，爲主事，官階亞於西樵。一日與語，西樵有當於心，卽進拜稱弟子。

○屬江西。

○今廣東潮州。

薛侃，字尙謙，號中離，廣東揭陽人，見原卷三十。

楊驥，楊仕鳴也。

泰州學案

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龍溪而風行天下，亦因泰州龍溪而漸失其傳。泰州龍溪時時不滿其師說，益啓瞿曇之秘而歸之師。蓋躋陽明而爲禪矣。然龍溪之後，力量無過於龍溪者。又得江右爲之救正，故不至十分決裂。泰州之後，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龍蛇。傳至顏山農，何心隱一派，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顧

端文^①曰：「心隱輩坐在利欲膠漆盆中，所以能鼓動得人，只緣他一種聰明亦自有不可到處。」羲以爲非其聰明，正其學術也。所謂祖師禪者，以作用見性。諸公掀翻天地，前不見有古人，後不見有來者。釋氏一棒一喝，當機橫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諸公赤身擔當，無有放下時節，故其害如是。今之言諸公者，大概本弇州^②之國朝叢記。弇州蓋因當時爰書^③節略之，豈可爲信。羲考其派下之著者，列於下方。顏鈞，字山農，吉安^④人也。當師事劉師泉^⑤，無所得，乃從徐波石^⑥學，得泰州之傳。其學以人心妙萬物而不測者也。性如明珠，原無塵染，有何覩聞！著何戒懼！平時只是率性，所行純任自然，便謂之道。及時有放逸，然後戒慎恐懼以修之。凡儒先見聞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此大旨也。嘗曰：「吾門人中，與羅汝芳^⑦言從性，與陳一泉言從心。餘子所言，只從情耳。山農游俠，好急人之難。趙大洲^⑧赴貶所，山農偕之行，大洲感之次骨。波石戰沒沅江府，^⑨山農尋其骸骨歸葬。頗欲有爲於世，以寄民胞物與^⑩之志。嘗寄周恭節^⑪詩云：「蒙蒙烟雨鎖

江垓，江上漁人，爭釣臺，夜靜得魚呼酒肆，湍流和月掇將來。若得春風遍九垓，
世間那有三歸臺。君仁臣義民安堵，雉兔芻蕘去復來。然世人見其張皇，
無賢不肖皆惡之，以他事下南京獄，必欲殺之。近溪爲之營救，不赴廷對者六年。
其心髓精微，決難詐飾。不肖敢謂其學直接孔孟，俟諸後聖，斷斷不惑。不肖菲劣，
已蒙門下知遇，又敢竊謂門下雖知百近溪，不如今日一察山農子也。山農以成
出，年八十餘。梁汝元，字夫山。其後改姓名爲何心隱，吉州永豐人。少補諸生，從
學於山農，與聞心齋立本之旨。時吉州三四大老，方以學顯。心隱恃其知見，輒狎
侮之。謂：『大學先齊家，乃構萃和堂以合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喪祭賦役，一切
通其有無，行之有成。會邑令有賦外之征，心隱貽書以誚之。令怒，誣之當道，下獄
中。孝感。程後臺。在胡總制幕府，檄江撫出之。總制得心隱，語人曰：『斯人無
所用，在左右能令人神王耳。』已同後臺入京師，與羅近溪耿天臺游。一日遇
江陵。於僧舍，江陵時爲司業。心隱率爾曰：『公居太學，知太學道乎？』江陵

爲勿聞也者，目攝之曰：『爾意時時欲飛，卻飛不起也。』江陵去，心隱嗒然若喪，曰：『夫夫也，異日必當國；當國必殺我。』心隱在京師，關各門會館，招來四方之士，方技雜流，無不從之。是時政由嚴氏，忠臣坐死者相望，卒莫能動。有藍道行者，以乩術幸上，心隱授以密計，偵知嵩有揭帖，乩神降語，今日當有一奸臣言事。上方遲之，而嵩揭至。上由此疑嵩。御史鄒應龍因論嵩敗之，然上猶不忘嵩。尋死道行於獄，心隱踉蹌南過金陵，謁何司寇。司寇者，故爲江撫脫心隱於獄者也。然而嚴黨遂爲嚴氏仇心隱，心隱逸去。從此蹤跡不常，所游半天下。江陵當國，御史傅應禎、劉臺連疏攻之，皆吉安人也。江陵因仇吉安人，而心隱故嘗以術去宰相，江陵不能無心動。心隱方在孝感，聚徒講學，遂令楚撫陳瑞捕之，未獲而瑞去，王之垣代之，卒致之。心隱曰：『公安敢殺我，亦安能殺我，殺我者張居正也！』遂死獄中。心隱之學，不墮影響；有是理則實，有是事無聲無臭，事藏於理，有象有形，理顯於事。故曰：『無極者，流之無君父者也。必皇建其有極，乃有君而有父也。必會極必

歸極，乃有敬敬以君君也，乃有親親以父父也。又必易有太極，乃不墮於弑君弑父，乃不流於無君無父，乃乾坤其君臣也，乃乾坤其父子也。』又曰：『孔孟之言無欲，非濂溪之言無欲也。欲惟寡則心存，而心不能以無欲也。欲魚欲熊掌，欲也；舍魚而取熊掌，欲之寡也。欲生欲義，欲也；舍生而取義，欲之寡也。欲仁非欲乎？得仁而不貪，非寡欲乎？從心所欲，非欲乎？欲不踰矩，非寡欲乎？此卽釋氏所謂妙有乎？』蓋一變而爲儀秦之學矣。

①地在今江蘇秦縣。此處爲王良之別號。

②瞿曇，亦作喬答摩，梵語。其義爲甘蔗。佛之先世，本姓瞿

曇，故世稱佛爲瞿曇。

③顧憲成，諡端文。見東林學案。

④王世貞也。字元美，自號鳳洲，又號弇州山

人。⑤鞫囚考實之判辭也。爰訓易古者重刑，嫌有愛惡，故變易其判辭，使他官實之，卽今制罪狀確

定之判決書也。

⑥縣名，屬江西。

⑦名邦采。見原江右王門學案。

⑧徐樾，號石波。王良門人。見原

卷泰州學案。

⑨號近溪，詳下。

⑩趙貞吉，號大淵心齋門人。見原卷泰州學案。

⑪今湖南芷江縣，

其舊治也。

⑫語出張橫渠西銘。

⑬周怡，諡恭節。見原卷南中王門學案。

⑭謂九天也。垓，重也。謂

九天之上也。①說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②孟子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芻蕘謂樵夫也。雉兔謂捕兔者。③縣名今屬湖北。④程學顏字二蒲號後臺。⑤耿定向號天臺心齋門人。見原卷泰州學案。⑥張居正別號江陵。⑦爲國子監祭酒之佐貳。

甘泉學案

王湛○兩家各立宗旨，湛氏門人，雖不及王氏之盛，然當時學於湛者，或卒業於王，學於王者，或卒業於湛，亦猶朱陸之門下遞相出入也。其後源遠流長，王氏之外，名湛氏學者，至今不絕。卽未必仍其宗旨，而淵源不可沒也。

○湛若水，號甘泉。

諸儒學案

諸儒學案者，或無所師承，得之於遺經者。或朋友夾持之力，不令放倒，而又

不可系之朋友之下者。或當時有所興起，而後之學者無待者，俱列於此。上卷則國初爲多，宋人規範猶在。中卷則皆驟聞陽明之學而駭之，有此辨難，愈足以發明陽明之學。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下卷多同時之人，半歸忠義，所以證明此學也。否則爲僞而已。

東林學案

今天下之言東林者，以其黨禍與國運終始。小人既資爲口實，以爲亡國由于東林，稱之爲兩黨。卽有知之者，亦言東林非不爲君子，然不無過激，且依附者之不純爲君子也。終是東漢黨錮中人物。嗟乎！此竊語也。東林講學者不過數人耳。其爲講院亦不過一郡之內耳。昔緒山二溪，鼓動流俗，江浙南畿，所在設教，可謂之標榜矣。東林無是也。京師首善之會，主之爲南臯少墟，于東林無與。乃言國本者謂之東林，爭科場者謂之東林，攻逆奄者謂之東林。以至言奪情姦

相討賊，凡一議之正，一人之不隨流俗者，無不謂之東林。若似乎東林標榜，遍于儒中，延于數世，東林何不幸而有是也。東林何幸而有是也。然則東林豈真有名目哉？亦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已矣。論者以東林爲清議所宗，禍之招也。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④清議者，天下之坊也。夫子議臧氏之竊位，^⑤議季氏之旅泰山，^⑥獨非清議乎？清議熄而後有美新^⑦之上言，媚奄之紅本。故小人之惡清議，猶黃河之礙砥柱也。^⑧熹宗之時，龜鼎^⑨將移，其以血肉撐拒，沒虞淵^⑩而取墜日者，東林也。毅宗之變，攀龍髯而蓐^⑪螻蟻者，屬之東林乎？屬之攻東林者乎？數十年來，勇者燔妻子，弱者埋^⑫土室，忠義之盛，度越前代，猶是東林之流風餘韻也。一堂師友，吟風熱血，洗滌乾坤，無智之徒，竊竊然從而議之，可悲也夫！

① 寤，音藝。睡語也。

② 二溪一爲王龍溪（畿），一爲顧著溪（應祥），均見原卷浙中王門學案。

③ 謂表暴而稱揚之也。

④ 語見禮記。

⑤ 論語臧文仲其竊位者歟！

⑥ 論語：季氏旅於泰山。子謂

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⑦新爲王莽之年

號，美新謂頌王莽之功德也。

⑧一作厖柱，山名，在黃河中。

⑨謂元龜與九鼎也。龜鼎，國之守器，以

喻帝位也。

⑩淮南子『日至於虞淵，是謂黃昏。』

⑪蓐音辱，薦也。如茵蓐，猶俗言草薦。今以爲臥

藉之稱，通作褥。

⑫音涅，塞也，下也。

蕺山學案

今日知學者，大概以高劉①二先生並稱爲大儒，可以無疑矣。然當高子遺書初出之時，義侍先師於舟中，自禾水至省下，盡日翻閱先師時摘其闌入釋氏者以示義。後讀先師論學書有答韓位云：『古之有朱子，今之有忠憲②先生，皆半雜禪門。』又讀忠憲三時記，謂釋典與聖人所爭毫髮，其精微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弊病處先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其意似主於無。此釋氏之所以爲釋氏也。卽如忠憲正命之語，本無生死，亦是佛語。故先師救正之曰：『先生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是謂無生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

忠憲固非佛學，然不能不入其間，所謂大醇而小疵者。若吾先師，則醇乎其醇矣。後世必有能辯之者。戊申歲，義與惲日初○同在越半年，日初先師高第弟子，其時爲劉子節要，臨別拜於河滸。日初執手謂義曰：『知先師之學者，今無人矣，吾二人宗旨不可不同。但於先師言意所在，當稍渾融耳。』義蓋未之答也。及節要刻成，緘書寄義曰：『子知先師之學者，不可不序。』嗟乎！義豈能知先師之學者，然觀日初高劉兩先生正學說云：『忠憲得之悟，其畢生黽勉，祇重修持，是以乾知統攝坤能。先師得之修，其末後歸趣，亟稱解悟，是以坤能證入乾知。夫天氣之謂乾，地質之謂坤，氣不得不凝爲質，質不得不散爲氣，兩者同一物也。乾知而無坤能，則爲狂慧；坤能而無乾知，則爲盲修。豈有先後？彼徒見忠憲旅店之悟，以爲得之悟。此是禪門路徑，與聖學無當也。』先師之慎獨，非性體分明，慎是慎個何物？以此觀之，日初亦便未知先師之學也。使其知之，則於先師言意所在，迎刃而解矣。此義不序節要之意也。惜當時不及細論，負此良友。今所錄一依原書次。

第。先師著述雖多，其大概具是。學者可以無未見之恨矣。

①指高攀龍劉宗周。

②高攀龍諡。

③武進人，字仲升，號遜菴，又號黍菴，受業劉宗周。有見則堂語

錄，不遠堂詩文集。

師說

方正學孝孺^㊀

神聖既遠，禍亂相尋，學士大夫有以生民爲慮，王道爲心者，絕少。宋沒益不可問。先生稟絕世之資，慨焉以斯文^㊁自任。會文明^㊂啓運，千載一時。深維上天所以生我之意，與古聖賢之所講求，直欲排洪荒^㊃而開二帝^㊄，去雜霸而見三王^㊅。又推其餘以淑來禩，伊周孔孟合爲一人，將且暮遇之。此非學而有以見性分之大全不能也。旣而時命不偶，遂以九死成就一個是，完天下萬世之責。其扶持世教，信乎不愧千秋正學者也。考先生在當時，已稱程朱復出。後之人反以一死抹過先生一生苦心，謂節義與理學是兩事，出此者入彼，至不得與揚雄^㊆吳草廬^㊇論次並稱。於是成仁取義^㊈之訓，爲世大禁，而亂臣賊子，將接踵於天下。

矣，悲夫！或言先生之忠至矣，而十族與殉，無乃傷於激乎！余曰：『先生只自辦一死，其激而及十族，十族各辦其一死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④「十族衆乎？而不當死乎？」惟先生平日學問，斷斷乎臣盡忠子盡孝，一本於良心之所固有者。率天下而趨之，至數十年之久，幾於風移世變。一日乃得透此一段精光，不可掩遏。蓋至誠形著動變之理宜然，而非人力之所幾及也。雖謂先生爲中庸之道可也。』

①事略詳下諸儒學案。

②論語「天之將喪斯文也。」注：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

③

易天下文明。

④太古文化未開時之景象。

⑤指堯舜。

⑥三代之王，謂夏禹商湯周文武也。

⑦

漢成都人，字子雲，少好學，長於詞賦，多做司馬相如。成帝時，召對承明庭，奏甘泉河東長楊羽獵四賦。爲人好古樂道，不慕榮利。獨以文章名世。所著有太玄法言方言等書。⑧名澄，學者稱草廬先生，元

撫州崇仁人，字幼清，生五歲，日誦千餘言，既長，於經傳皆通，用力聖賢之學。四方之士，不下千數百人，

澄答問聲價。暇卽著書，於易書春秋禮記各有纂言。又旁及老莊太玄經樂律八陣圖及郭璞葬書等。

⑨論語有殺身以成仁。孟子舍生而取義。

⑩語見詩經。

曹月川端

先生之學，不由師傳，特從古冊中翻出古人公案，深有悟於造化之理，而以月川體其傳。反而求之吾心，卽心是極，卽心之動靜是陰陽，卽心之日用酬酢是五行變合，而一以事心爲入道之路。故其見雖徹而不玄，學愈精而不雜，雖謂先生爲今之濂溪①可也。乃先生自譜，其於斯道，至四十而猶不勝其渺茫浩瀚之苦。又十年恍然一悟，始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焉。所謂太極之理，卽此而是。蓋見道之難如此，學者慎毋輕言悟也哉！

按先生門人彭大司馬②澤嘗稱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於劉誠意宋學士③。至道統之傳，則斷自澠池④曹先生始。上章請從祀孔子廟庭。在事 薛文清⑤亦聞先生之風而起者。

正德

愚謂方正學而後，斯道之絕而復續者，實賴有先生一人。

生之風而起者。

○周敦頤，學者稱濂溪先生。詳見宋元學案濂溪學案。

○彭澤，蘭州人，字濟物，弘治進士。世宗初起

兵部尚書。時部事積壞，澤覈功罪，杜于請，兵政一新。卒諡襄毅。

○劉基，宋濂也。基，青田人，字伯溫，封

誠意伯。濂，江浦人，字景濂，官至翰林學士承旨。

④縣名，今屬河南。

⑤薛瑄的諡法。詳見下河東學案。

薛敬軒瑄

愚按前輩論一代理學之儒，惟先生無間言，非以實踐之儒歟？然先生爲御

史，在宣正。○兩朝，未嘗錚錚一論事。景皇易儲，○先生時爲大理，○亦無言。或云

先生方轉餉貴州。及于肅愍④之獄，係當朝第一案，功罪是非，而先生僅請從末

減，坐視忠良之死而不之救，則將焉用彼相⑤矣。就事相提，前日之不諫是，則今

日之諫非，兩者必居一於此。而先生亦已愧不自得，乞身去矣。然先生於道，於古

人全體大用，儘多缺陷。特其始終進退之節，有足稱者，則亦成其爲文清而已。闕

先生讀書錄，多兢兢檢點言行間。所謂學貴踐履，意蓋如此。或曰：七十六年無一

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先生晚年聞道未可量也。

○宣德爲宣宗年號。正統爲英宗年號。○景帝初立英宗子見深爲太子，後廢；又立己子見濟。○

掌刑法之官。④于謙，錢塘人，字廷益，永樂進士。宣宗時，歷官中外，頗有政績。英宗土木之變，京師震

驚，羣議南渡。謙議立景帝，定策固守，以社稷安危爲己任。官至兵部尙書。後英宗復辟，被殺。弘治時，諡

肅愍。萬歷時，改諡忠肅。⑤語見論語。

吳康齋與弼

愚按先生所不滿於當時者，大抵在訟弟一事，及爲石亨○跋族譜稱門士而已。張東白○聞之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無得久竊虛名』之語。一時名流盡譁，恐未免爲羽毛起見者。予則謂先生之過，不特在訟弟之時，而尤在不能喻弟於道之日。特其不能喻弟於道，而遂至於官，且不難以囚服見有司，絕無矯飾。此則先生之過，所謂揭日月而共見者也。若族譜之跋，自署門下士，亦或宜然。

徐孺子^④於諸公推轂，雖不應命，及卒，必千里赴弔。先生之意，其猶行古之道乎？後人以成敗論人，見亨他日以反誅，便謂先生不當與作緣。豈知先生之不與作緣，已在應聘辭官之日矣。不此之求，而屑屑於稱謂語言文字之間，甚矣責人之無已也！

先生之學，刻苦奮勵，多從五更枕上汗流淚下得來。及夫得之而有以自樂，則又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蓋七十年如一日，憤樂相生，可謂獨得聖賢之心精者。至於學之之道，大要在涵養性情，而以克己安貧爲實地。此正孔顏尋向上工夫。故不事著述而契道真。言動之間，悉歸平澹。晚年出處一節，卓然世道羽儀，而處之恬然，圭角不露，非有得於道，其能如是？
日記云：『澹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功。』可爲先生寫照。充其所詣，庶幾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⑤。氣象。余嘗僭評一時諸公，薛文清多困於流俗，陳白沙猶激於聲名，惟先生醇乎醇云。

○渭南人，善騎射，及英宗北狩，數立奇功，累官至鎮朔大將軍，封武清侯。景帝病，亭與曹吉祥迎英宗復辟，進爵忠國公，谷顧特異，勢焰薰灼，以私憾殺于謙、范廣等。○張元禎，字廷祥，別號東白，南昌人。詳見原卷諸儒學案上。○家語「齊太史子輿見孔子退曰：天將欲素王之乎？」言無位而空王之也。後世遂謂孔子自稱素王。○徐埤，東漢高士，南昌人，字孺子，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陳蕃爲太守，爲釋特設一榻，去則懸之。郭林宗有母憂，稱往吊，致生芻一束而去。○中庸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陳剩夫眞晟○

先生學方胡敬齋，○而涵養不逮，氣質用事。晚年靜坐一機，疑是進步，惜未窺先生全書。

○福建鎮海衛人，詳見原卷諸儒學案上。○胡居仁，號敬齋，詳下崇仁學案。

周小泉蕙○

愚按非聖勿學，惟聖斯學二語，可謂直指心源。段容思先生語而兩人亦獨超語言問答之外。其學至乎聖人，一日千里無疑也。夫聖人之道，反身而具足焉。不假外求，學之卽是。故先生亦止言聖學。段先生云：『何爲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意先生已信及此，非阿所好者。是時關中^①之學，皆自河東派^②來，而一變至道。

①見原卷河東學案。

②卽今陝西省。

③指薛瑄等一派。

陳白沙獻章

愚按前輩之論先生備矣。今請再訂之學術疑似之際。先生學宗自然，而要歸於自得。自得故資深逢源，^①與鳶魚同一活潑^②，而還以握造化之樞機，可謂獨開門戶，超然不凡。至問所謂得，則曰靜中養出端倪。向求之典冊累年無所得，而一朝以靜坐得之，似與古人之言自得異。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

得之也。『不聞其以自然得也。靜坐一機，無乃淺嘗而捷取之乎？自然而得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不聞其以靜坐得也。先生蓋亦得其所得而已矣。道本自然，人不可以智力與，纔欲自然，便不自然。故曰：會得的活潑潑地，不會得的只是弄精魂。靜中養出端倪，不知果是何物。端倪云者，心可得而擬，口不可得而言，畢竟不離精魂者近是。今考先生證學諸語，大都說一段自然工夫，高妙處不容湊泊，終是精魂作弄處。蓋先生識趣近濂溪，而窮理不逮；學術類康節，而受用太早。質之聖門，難免欲速見小之病者也。似禪非禪，不必論矣。

①孟子『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②詩『鸞飛戾天，魚躍于淵。』蓋言物之任天而動，自得其樂也。

③語出中庸。

④宋邵雍，諡康節。

⑤論語『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陳克菴選①

愚按先生躬行粹潔，卓然聖人之徒無疑。其平生學力，盡見於張褰一疏。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通紀評理學未必盡當，而推許老先生也至矣。文肅好古信道，真不愧先生友者。文肅先生鄉友
謝公鐸鳴治

⊖浙江臨海人。詳見原卷諸儒學案上。⊖語出中庸。

羅一峯倫

愚按一峯嘗自言：「予性剛，見剛者，好之若饑渴之於飲食，不能自喻於口也。求之不可得，則反其人於古，相與論其世，如侍几杖。⊖而聆警歎。⊗也。而歛噓企羨，至爲泣下。予之好剛，蓋天性然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塞乎天地之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真至剛之大丈夫哉！孔孟之所謂剛，固予之所好者也。此可爲先生實錄。先生之學剛而正，或擬之孔融。⊙非是。又傳先生既謫官，過崇仁，

來謁康齋，康齋不見，意待再三而後見之。先生怒，投一詩去。康齋之不見，所以進先生之意深矣。惜先生不悟也。又當時張廷祥獨不喜康齋，故先生亦不喜之。然康齋終不可及也。

①見原卷諸儒學案上。

②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又「謀於長者，必操

几杖以從之。」二者皆頤養身體之物，古人以之盡敬老之禮者也。

③警效，喻言笑也。聲之輕者曰

警，重者曰效。警效讀若磬慨。

④句見論語。

⑤孟子養氣章語。

⑥語見中庸。

⑦東漢人，孔子二

十世孫，字文舉，少有俊才，獻帝時爲北海相，後爲曹操所忌，被殺。

⑧縣名，今屬江西。

蔡虛齋清

先生闇修篤行，不聚徒，不講學，不由師承，崛起希曠之後，一以六經爲入門，四子爲標準，而反身用力，本之靜虛之地。所謂真道德性命，端向此中有得焉。久之涵養深至，日改而月以化，庶幾慥慥君子。○前輩稱月湖過先生，殊未然。月湖

之視先生，猶子夏之於曾子。玉夫清修勁力，差可伯仲，惜未底於成。又先生嘗友林見素，○考見素立朝卓然名德。又累疏薦羅整菴王陽明呂涇野陳白沙，則其聲氣所感通可知，俟再考以入。月湖楊廉號

○中庸『君子胡不慥慥爾。』慥慥，篤實貌。慥，讀操去聲。

○林俊，莆田人，字待用，號見素，成化進士。

世宗時累官刑部尚書。朝有大政，必侃侃陳論，中外想望其風采。卒諡貞肅。有見素文集，西征集。

王陽明守仁

先生承絕學於詞章訓詁之後，一反求諸心，而得其所性之覺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良知爲知，見知不囿於聞見。致良知爲行，見行不滯於方隅。卽知卽行，卽心卽物，卽動卽靜，卽體卽用，卽工夫卽本體，卽下卽上，無之不一，以救學者支離眩鶩務華而絕根之病。可謂震霆啓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來，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特其與朱子之說，不無抵牾。而所極力表章者，

乃在陸象山。遂疑其或出於禪。禪則先生固嘗逃之。後乃覺其非而去之矣。夫一者誠也。天之道也。誠之者明也。人之道也。致良知是也。因明至誠以人合天之謂聖。禪有乎哉？卽象山本心之說。疑其爲良知之所自來。而求本心於良知。指點更爲親切。合致知於格物。工夫確有循持。較之象山混人道一心卽本心而求悟者。不猶有毫釐之辨乎？先生之言曰：『良知卽是獨知時。』本非玄妙。後人強作玄妙觀。故近禪。殊非先生本旨。至其與朱子牴牾處。總在大學一書。朱子之解大學也。先格致而後授之以誠意。先生之解大學也。卽格致爲誠意。其於工夫。似有分合之不同。然詳二先生所最喫緊處。皆不越慎獨一關。則所謂因明至誠以進於聖人之道一也。故先生又有朱子晚年定論之說。夫大學之教。一先一後。階級較然。而實無先後之可言。故八目○總是一事。先生命世人豪。龍場○一悟。得之天啓。亦自謂從五經印證過來。其爲廓然聖路無疑。特其急於明道。往往將向上一幾。輕於指點。啓後學躐等之弊有之。天假之年。盡融其高明卓絕之見。而底於實

地，安知不更有晚年定論出於其間，而先生且遂以優入聖域，則範圍朱陸而進退之，又不待言矣。先生屬纊^③時，嘗自言曰：『我平生學問，纔做得數分，惜不得與吾黨共成之。』此數分者，當是善信以上人。明道而後，未見其比。先生門人徧天下，自東廓先生而外，諸君子其最著與！然而淵源分合之故，亦略可覩矣。

○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此所謂八條目也。○
在貴州修文縣治。○屬纊，意謂將死也。纊音曠。見禮記。

鄒東廓守益

按鄧文潔公稱陽明必爲聖學無疑。及門之士，概多矛盾其說，而獨有取於念菴，然何獨近遺東廓耶？東廓以獨知爲良知，以戒懼謹獨爲致良知之功，此是師門本旨。而學焉者失之，浸流入猖狂一路。惟東廓斤斤以身體之，便將此意做

實落工夫，卓然守聖矩，無少忤援。諸所論著，皆不落他人訓詁良知窠套。先生之教，率賴以不敝，可謂有功師門矣。後來念菴收攝保任之說，實遡諸此。

王龍溪畿

愚按四句教法，○考之陽明集中，並不經見。其說乃出於龍溪。則陽明未定之見，平日間嘗有是言，而未敢筆之於書以滋學者之惑。至龍溪先生始云：『四有之說，猥犯支離，』勢必進之四無而後快。既無善惡，又何有心意知物終必進之無心無意無知無物而後元。如此則致良知三字，著在何處？先生獨悟其所謂無者，以爲教外之別傳，而實亦併無是無，有無不立，善惡雙泯，任一點虛靈知覺之氣，縱橫自在，頭頭明顯，不離著於一處，幾何而不蹈佛氏之坑塹也哉？夫佛氏遺世累，專理會生死一事，無惡可去，并無善可爲，止餘真空性地以顯真覺。從此悟入，是爲宗門。若吾儒日在世法中求性命，吾慾薰染，頭出頭沒，於是而言無善

惡，適爲濟惡之津渠耳。先生孜孜學道八十年，猶未討歸宿，不免沿門持鉢，習心習境，密制其命。此時是善是惡，只口中勞勞行脚，仍不脫在家窠臼，孤負一生無處根基，惜哉！王門有心齋龍溪，學皆尊悟，世稱二王。心齋言悟雖超曠，不離師門宗旨。至龍溪直把良知作佛性看，懸空期個悟，終成玩弄光景，雖謂之操戈入室可也。

○卽『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是也。

羅整菴欽順

愚按先生之學，始由禪入，從庭前柏樹子話頭得悟。一夕披衣，通身汗下，自怪其所得之易，反而求之，儒不合也。始知佛氏以覺爲性，以心爲本，非吾儒窮理盡性至命之旨。乃本程朱格致之說而求之，積二十年久，始有見於所謂性與天道之端。一日打并，則曰：『性命之妙，理一分殊而已矣。』又申言之曰：『此理在

心目間，由本而之末，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真湛寂而無餘。』因以自附於卓如之見，如此亦可謂苦且難矣。竊思先生所謂心目之間者，不知實在處，而其本之末，末歸本者，又孰從而之之歸之乎？理一分殊，卽孔子一貫之旨，其要不離忠恕者，是則道之不遠於人心，亦從可決矣。乃先生方齟齬以心性辨儒釋，直以求心一路歸之禪門。故寧舍置其心以言性，而判然二之。處理於不外不內之間，另呈一心目之象，終是泛觀物理如此。而所云之之歸之者，亦是聽其自之而自歸之，於我無與焉，則亦不自覺其墮於恍惚之見矣。考先生所最得力處，乃在以道心爲性，指未發而言；人心爲情，指已發而言。自謂獨異於宋儒之見。且云於此見得分明，則無往而不合。試以先生之言思之，心與性情，原只是一人，不應危是心而微者非心。止緣生生認定佛氏以覺爲性，謂覺屬已發，是情不是性，卽本之心，亦只是惟危之心，而無惟微之心。遂以其微者拒之於心外，而求之天地萬物之表，謂天下無性外之物。格物致知，本末一貫，而後授之誠正，以立天下

之大本，若是則幾以性爲外矣。我故曰：『先生未嘗見性，』以其外之也。夫性果在外乎？心果在內乎？心性之名，其不可混者，猶之理與氣，而其終不可得而分者，亦猶之乎理與氣也。先生既不與宋儒天命氣質之說，而蔽以理一分殊之一言，謂理卽是氣之理，是矣。獨不曰性卽是心之性乎？心卽氣之聚於人者，而性卽理之聚於人者。理氣是一，則心性不得是二。心性是一，性情又不得是二。使三者於一分一合之間終有二焉。則理氣是何物？心與性情，又是何物？天地間既有箇合氣之理，又有箇離氣之理；既有箇離心之性，又有箇離性之情。又烏在其爲一本也乎？吾儒本天，釋氏本心，自是古人鐵案。先生娓娓之言，可謂大有功於聖門。要之善言天者，正不妨其合於人，善言心者，自不至流而爲釋。先生不免操因咽廢食之見，截得界限分明，雖足以洞彼家之弊，而實不免拋自身之藏。考先生於格物一節，幾用却二三十年工夫。迨其後卽說心說性說理氣，一字不錯，亦只是說得是形容得著，於坐下毫無受用。若先生莊一靜正，德行如渾金璞玉，不愧聖人

之徒，自是生質之美，非關學力。先生嘗與陽明先生書云：『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誠意正心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嗚呼！如先生者，真所謂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不特在入門且在終身者也。不然，以先生之質，早尋向上而進之，宜其優入聖域，而惜也僅止於是。雖其始之易悟者，不免有毫釐之差；而終之苦難一生，擾擾到底者，幾乎千里之謬。蓋至是而程朱之學亦弊矣。由其說將使學者終其身無入道之日，困之以二三十年工夫而後得，而得已無幾，視聖學幾爲絕德，此陽明氏所以作也。

呂涇野櫛

愚按關學○世有淵源，皆以躬行禮教爲本，而涇野先生實集其大成。觀其出處言動無一不規於道，極之心術隱微，無毫髮可疑，卓然閔冉○之徒無疑也。當時陽明先生講良知之學，本以重躬行，而學者誤之，反遺行而言知，得先生尙

行之旨以救之，可謂一髮千鈞。時先生講席幾與陽明氏中分其盛。一時篤行自好之士，多出先生之門。馬何諸君子，學行同類，故附焉。何瑀馬里崔銑呂潛張節郭鄂

○張載一派之學說，世稱關學。△△

○閔子騫冉伯牛，在孔門屬德行科。

孟雲浦化醜 孟我疆秋 張陽和元怵

愚按二孟○先生，如冰壺秋水，兩相輝映，以扶家傳於不墜，可稱北地聯璧。

吾鄉文恭張先生，○則所謂附驥尾而名益彰者乎！讀二孟行張文恭作可信也。文恭

又嘗有壯哉行贈鄒進士遣戍貴陽，其私吾黨臭味如此。君子哉若人！於今吾不

得而見之矣。文恭與同郡羅文懿爲筆硯交。其後文懿爲會試舉主，文恭自追友

誼如昔，亦不署門生。文懿每憾之，文恭不顧。廷對係高中元讀卷，後相見亦不署

門生，其矯矯自立如此。文恭又與鄧文潔○交莫逆，及其沒也，文潔祭以文，稱其

好善若渴，以天下爲己任云。

○均見原卷北方王門學案。

○見原卷浙中王門學案。

○名以讚文潔其謚，見江右王門學案。

羅念菴洪先 ① 趙大洲貞吉 ② 王塘南時槐 ③ 鄧定宇以讚 ④

按王門惟心齋氏盛傳其說，從不學不慮之旨，轉而標之曰自然，曰學樂。末流衍蔓，浸爲小人之無忌憚。羅先生後起有憂之，特拈收攝保聚四字，爲致良知符訣，故其學專求之未發一機，以主靜無欲爲宗旨，可爲衛道苦心矣。或曰：『先生之主靜，不疑禪歟？』曰：『古人主教皆權法；王先生之後，不可無先生。吾取其足以扶持斯道於不墜而已。』况先生已洞其似是而出入之，逃楊歸儒，視無忌憚者，不猶近乎？趙王鄧三先生，其猶先生之意歟？鄧先生精密尤甚，其人品可伯仲先生。

①見江右王門學案。

②見原卷泰州學案。

③④均見原卷江右王門學案。

羅近溪汝芳

鄧先生當土苴六經之後，獨發好古精心，考先聖人之遺經，稍稍補綴之，端委纏然，○挽學者師心誣古之弊，其功可謂大矣。乃其學實本之東廓，獨聞戒懼謹獨之旨，則雖謂先生爲王門嫡傳可也。余嘗聞江西諸名宿言先生學本修羅先生本悟，兩人斷斷爭可否。及晚年先生竟大服羅先生，不覺席之前也者。其祭羅先生文略見一斑。則羅先生之所養，蓋亦有大過人者。余故擇其喫緊真切者載於篇，令後之學莽蕩者，無得藉口羅先生也。

○端委^{△△}玄端之衣，委貌之冠也。纏然^{△△}猶整然，纏音屣。

李見羅材○

文成而後，李先生又自出手眼，諄諄以止修二字壓倒良知，亦自謂考孔曾

俟後聖，抗顏師席，率天下而從之，與文成同。昔人謂良知醒而蕩，似不若止修二字有根據實地。然亦只是尋將好題目做文章，與坐下無與。吾人若理會坐下，更何良知止修分別之有？先生氣魄大，以經世爲學，酷意學文成，故所至以功名自喜。微叩其歸宿，往往落求可求成一路，何敢望文成後塵！大學一書，程朱說誠正，陽明說致知，心齋說格物，盱江○說明明德，劄江說修身，至此其無餘蘊乎！

○見原卷止修學案。

○宋李觀也。

許敬菴孚遠○

余嘗親受業許師，見師端凝敦大，言動兢兢，儼然儒矩。其密繕身心，纖悉不肯放過，於天理人欲之辨，三致意焉。嘗深夜與門人弟輩，窅然靜坐，輒追數平生酒色財氣分數消長以自證。其所學篤實如此。

○見原卷甘泉學案。

崇仁學案（原卷一至四）

聘君吳康齋先生與弼（一三九一——一四六九）

吳與弼，字子傳，號康齋，撫州之崇仁^①人也。父國子司業^②溥。先生生時，祖

夢有藤繞其先墓，一老人指爲扳轅藤，故初名夢祥。八九歲已負氣岸。十九歲^{樂永}

^丑已覲親於京師，^陵從洗馬^③楊文定^溥學。讀伊洛淵源錄，^④慨然有志於道。謂程

伯淳^⑤見獵心喜，乃知聖賢猶夫人也，孰云不可學而至哉！遂棄去舉子業，謝人

事，獨處小樓，玩四書五經諸儒語錄，體貼於身心，不下樓者二年，氣質偏於剛忿，

至是覺之，隨下克之之功。辛卯，父命還鄉授室，長江遇風，舟將覆，先生正襟危坐，

事定，問之，曰：『守正以俟耳。』既婚，不入室，復命於京師而後歸。先生往來，粗衣敝

履，人不知其爲司成^⑥之子也。居鄉躬耕食力，弟子從遊者甚衆。先生謂：『婁諒

確實，楊傑純雅。周文勇邁。『雨中被箬笠，負耒耜，與諸生並耕。談乾坤及坎離艮震兌巽，於所耕之耒耜可見。歸則解犁飯糲，蔬豆共食。陳白沙自廣來學，晨光纔辨，先生手自簸穀，白沙未起，先生大聲曰：『秀才若爲懶惰，卽他日何從到伊川門下？又何從到孟子門下？』一日刈禾，鎌傷厥指，先生負痛曰：『何可爲物所勝！』竟刈如初。嘗歎箋註之繁，無益有害，故不輕著述。省部交薦之，不赴。太息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難矣！吾庸出爲。』天順⑦初，忠國公石亨⑧汰甚，知爲上所疑，門客謝昭效張譽之告蔡京⑨徵先生以收人望。亨謀之李文達，文達草疏上之。上問文達曰：『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蹈，古昔明王，莫不好爲賢下士，皇上聘與弼，卽聖朝盛事。』遂遣行人曹隆至崇仁聘之。先生應召將至，上喜甚。問文達曰：『當以何官官與弼？』文達曰：『今東宮講學，需老成儒者司其輔導，宜莫如與弼。』上可諭德。⑩召對文華殿。上曰：『聞高義久矣，特聘卿來，煩輔東宮。』對曰：『臣少賤多病，杜迹山林，本無高行，徒以聲聞過情，誤塵薦牘，聖明

過聽，束帛丘園，^①臣實內愧。力疾謝命，不能供職。上曰：『宮僚優閒，不必固辭。』賜文幣酒牢，命侍人牛玉送之館次。上顧文達曰：『人言此老迂，不迂也。』時文達首以賓師禮遇之。公卿大夫士，承其聲名，坐門求見。而流俗多怪，謗議蠶起。中官見先生操古禮屹屹，^②則羣聚而笑之。或以爲言者，文達爲之解曰：『凡爲此者，所以勵風俗，使奔競干求乞哀之徒，觀之而有愧也。先生三辭不得命，稱病篤不起。上諭文達曰：『與弼不受官者何故？必欲歸，需秋涼而遣之，祿之終身，顧不可乎？』文達傳諭，先生辭益堅。上曰：『果爾，亦難留。』乃允之。先生因上十事，上復召對。賜璽書銀幣，遣行人王維善送歸，命有司月廩之。蓋先生知石亨必敗，故潔然高蹈。其南還也，人問其故，第曰：『欲保性命而已。』己卯九月，遣門生進謝表。辛巳冬，適楚拜楊文定之墓。壬午春，適閩，問考亭以申願學之志。己丑十月十七日卒。年七十有九。先生上無所傳，而問道最早。身體力驗，只在走趨語默之間。出作入息，刻刻不忘，久之自成片段。所謂敬義夾持，誠明兩進者也。一切玄遠之言，絕口

不道學者依之，真有途轍可循。臨川^⑤章袞^⑥謂其日錄爲一人之史，皆自言己事，非若他人以己意附成說，以成說附己意，泛言廣論者比。顧涇陽^⑦言先生一團元氣，可追太古之樸。而世之議先生者多端，以爲先生之不受職，因敕書^⑧以伊傅^⑨之禮聘之，至而授以諭德，失其所望，故不受。夫舜且歷試諸艱而後納於百揆^⑩，則伊傅亦豈初命爲相，卽世俗妄人，無如此校量官爵之法，而况於先生乎！陳建之通記，拾世俗無根之謗而爲此，固不足惜。薛方山^⑪亦儒者，憲章錄乃復仍其謬。又謂與弟訟田，褫冠蓬首，短衣束裾，跪訟府庭。張廷祥有上告素王^⑫正名討罪，豈容久竊虛名之書。劉先生^⑬言：『予於本朝，極服康齋先生。其弟不簡，私鬻祭田，先生訟之，遂囚服以質，絕無矯飾之意。非名譽心淨盡，曷克至此。』然考之楊端潔^⑭傳易考：『先生自辭宮諭歸，絕不言官，以民服力田。撫守張瓚^⑮人^⑯因先生拒而不見。瓚知京貴有忌先生者，^⑰欲壞其節行，令人訟之，久之無應者。瓚以嚴法令他人代弟訟之。牒入卽遣隸執牒拘之。門人胡居仁^⑱等勸

以官服往，先生服民服從拘者至庭。璜加慢侮，方以禮遣。先生無愠色，亦心諒非弟意，相好如初。璜以此得內貴心。張廷祥元始亦信之，後乃釋然。此爲實錄也。又謂：『跋石亨族譜，自稱門下士。』顧涇凡元論之曰：『此好事者爲之也。先生樂道安窮，曠然自足，真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下視塵世，曾不足過而覽焉。區區總戎一薦，何關重輕！乃遂不勝私門桃李元之感，而事之以世俗所事座主舉主元之禮乎？此以知其不然者一也。且總戎之汰甚矣，行路之人，皆知其必敗，而况於先生。先生所爲堅辭論德之命，意蓋若將挽焉，惟恐其去之不速也。况肯褰裳而赴，自附於匪人元之黨乎？此以知其不然者二也。』以義論之，當時石亨勢如燎原，其薦先生以炫耀天下者，區區自居一舉主之名耳。向若先生不稱門下，則大拂其初願，先生必不能善歸。先生所謂欲保性命者，其亦有甚不得已者乎？

○崇仁屬今江西省。

○司業元，古典樂之官，隋用其名，置國子監司業，以武祭酒，歷代因之，清季始廢。

○官名，秦置，晉以後職掌圖籍，隋曰司經局洗馬，歷代因之，清末廢。

○宋朱熹撰，十四卷，記周子以

下及程子交遊門弟子言行。其身列程門而言行無所表見者，亦具錄其名氏以備考。⑤程顥，字伯

淳，學者稱明道先生。⑥官名。禮『樂正司業，父師司成』。⑦明景宗年號。⑧潯南人，累官至鎮

朔大將軍，封武清侯，總帥京軍團營。景帝病，亨與曹吉祥迎英宗復辟，進爵忠國公，眷顧特異，勢焰薰

灼，以私憾殺于謙、范廣等。蓄材官猛士數萬，中外將帥，半出其門。後殞死獄中。⑨張翥，福州人，字柔

直，不與世詭隨。蔡京延爲子弟師，謂京子弟曰：『天下事而翁壞盡矣，且夕亂作，賊必先至而家，何不

善學走，可逃死。』諸生奔告京，京就請計。覺勸京亟引正人，因薦楊時可大用。⑩唐置，爲東宮之官，

掌侍從贊諭。職比常侍，歷代因之。清廢。⑪東帛，古聘問之禮物也。丘園，隱居之地。易賁于丘園。⑫

山獨立貌。⑬今江西臨川縣。⑭字汝明，嘉靖進士，授御史，以狷介稱。有童子瑣言，學庸口義，章介

菴集。⑮潯陽，顧憲成之別號。見明儒學案卷五十八東林學案。⑯君主時代，凡諭誥外藩及京外

官者，曰敕書，多用黃紙朱書。⑰伊尹，商之賢相。傅說，殷高宗之賢相。⑱總持國政之官。書納于百

揆。⑲方山，薛應旂之別號。見明儒學案卷二十五南中王門學案一。⑳言無位而空王之也。後世

謂孔子自稱素王。漢魏諸儒，皆有此說。㉑指劉宗周。見明儒學案卷六十二戴山學案。㉒楊時喬，

證端潔見卷四十二甘泉學案六。

③見下。

④見卷六十二東林學案三。

⑤私門，猶言權門。桃李

喻門牆之盛也。

⑥科舉時代，得儒之士，以有司爲座主，而自稱門生。

⑦言揭衣涉水而相從也。詩

「蹇裳涉漆。」

⑧謂行爲不正者。易「比之匪人。」

文敬胡敬齋先生居仁（一四三四——一四八四）

胡居仁，字叔心，饒之餘干①人也。學者稱爲敬齋先生。弱冠時，奮志聖賢之

學，往遊康齋吳先生之門，遂絕意科舉，築室於梅溪山中。事親講學之外，不干人

事。久之，欲廣聞見，適閩浙，入金陵，從彭蠡②而返。所至訪求問學之士，歸而與鄉

人婁一齋羅一峯③張東白④爲會於弋陽⑤之龜峯，餘干之應天寺。提學李齡

鍾城相繼請主白鹿書院。⑥諸生又請講學貴溪⑦桐源書院。淮王聞之，請講易

於其府。王欲梓其詩文，先生辭曰：『尙需稍進。』先生嚴毅清苦，左繩右矩，每日必

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雖器物之微，區別精密，沒齒不亂。父病嘗糞以驗其深

淺兄出則迎候於門，有疾則躬調藥飲。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柴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動依古禮，不從流俗。卜兆^④爲里人所阨，不得已訟之。墨衰^⑤而入公門，人咸笑之。家世爲農，至先生而窶甚。鶉衣脫粟^⑥，蕭然有自得之色。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⑦足矣。』成化^⑧甲辰三月十二日卒，年五十一。萬歷^⑨乙酉，從祀孔廟。先生一生得力於敬，故其持守可觀。周翠渠^⑩曰：『君學之所至兮，雖淺深予有未知；觀君學之所向兮，得正路抑又何疑。倘歲月之少延兮，必日躋乎遠大；痛壽命之弗永兮，若深造而未艾。』此定案也。其以有主言靜中之涵養，尤爲學者津梁。然斯言也，卽白沙所謂『靜中養出端倪，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宜其同門冥契。而先生必欲議白沙爲禪，一編之中，三致意焉。蓋先生近於狷，而白沙近於狂，不必以此而疑彼也。先生之辨釋氏尤力，謂：『其想像道理，所見非真。』又謂：『是空其心，死其心，制其心。』此皆不足以服釋氏之心。釋氏固未嘗無真見，其心死之而後活，制之而後靈。所謂真空卽

妙有^①也。彌近理而大亂真者，皆不在此。蓋大化流行，不舍晝夜，無有止息。此自其變者而觀之，氣也。消息盈虛，^②春之後必夏，秋之後必冬。人不轉而爲物，物不轉而爲人，草不移而爲木，木不移而爲草，萬古如斯。此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理也。在人亦然。其變者，喜怒哀樂，已發未發，一動一靜，循環無端者，心也。其不變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③牝^④之反覆，萌蘖^⑤發見者，性也。儒者之道，從至變之中，以得其不變者，而後心與理一。釋氏但見流行之體，變化不測，故以知覺運動爲性，作用見性。其所謂不生不滅者，卽其至變者也。層層掃除，不留一法。天地萬物之變化，卽吾之變化。而至變中之不變者，無所事之矣。是故理無不善，氣則交感錯綜，參差不齊，而清濁偏正生焉。性無不善，心則動靜感應，不一其端，而真妄雜焉。釋氏既以至變爲體，自不得不隨流鼓盪。其猖狂妄行，亦自然之理也。當其靜坐枯槁，一切降伏，原非爲存心養性也。不過欲求見此流行之體耳。見既真見，儒者謂其所見非真，只得形似，所以遏之而愈張其焰也。先生言治法：寓兵未復，且先

行屯田寶興不行且先薦舉井田之法當以田爲母區畫有定數以人爲子增減以授之。設官之法：正官命於朝廷，僚屬大者薦聞，小者自辟，皆非迂儒所言。後有王者，所當取法者也。

○餘干屬今江西省。

○今江西鄱陽湖。

○羅倫，號一峯，字彝正，永豐人。有一峯集。見卷四十五諸

儒學案。

○張元禎別號東白，字廷祥，南昌人。有東白集。

○戈陽縣名，屬今江西省。

○在江西星

子縣北廬山五老峯下。唐李渤與兄涉讀書廬山，常畜一白鹿自隨，因此得名。

○貴溪縣名，屬今江

西省。

○兆，瑩界也。

○喪服加黑色也。

○鶉衣，補綴之敝衣也。脫粟謂粗米僅脫稃殼不精鑿也。

○牙籤，藏書之標題備檢查者，此卽指書籍而言。大學「富潤屋，德潤身」。

○明憲宗年號。

○神宗

年號。

○周瑛也。見卷四十六諸儒學案。

○業疏濟緣記一上曰：「妙有則一毫不立，真空則因果

歷然。」真空謂超出一切色相意識之界也。非有之有曰妙有。

○消謂減，息謂增，時運循環，增減不

息，謂之消息。易「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惻隱謂見之惻然不忍也。孟子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亂也。

萌芽也。藥如列反（日世）芽之旁出者也。

居業錄

覺得心放，亦是好事。便提撕收斂，再不令走，便是主敬存心工夫。若心不知下落，茫茫蕩蕩，是何工夫！

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

人心一放，道理便失；一收，道理便在。

人雖持敬，亦要義理來浸灌，方得此心悅懌。不然，只是硬持守也。

今人說靜時不可操，才操便是動，學之不講，乃至於此，甚可懼也！靜時不操，待何時去操？其意以爲不要惹動此心，待他自存；若操便要著意，著意便不得靜。

是欲以空寂杳冥爲靜。不知所謂靜者，只是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而言。其中操持之意常在也。若不操持，待其自存，決無此理。程子曰：『人心自由便放去。』又以思慮紛擾爲不靜，遂遏絕思慮以爲靜。殊不知君子九思，○亦是存養法。但要專一，若專一時，自無雜慮。有事時專一，無事時亦專一，此敬之所以貫乎動靜，爲操存之要法也。

○論語『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敬爲存養之道，貫徹始終，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未知之前，先須存養此心，方能致知。又謂：『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則致知之後，又要存養方能不失。蓋致知之功有時，存養之功不息。

○程伊川語。 ○程明道語。

心精明是敬之效，才主一，則精明；二三，則昏亂矣。

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心亦自泰然。若不以義

理爲主，則遇難處之事，越難處矣。

今人不去學自守，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

人收斂警醒，則氣便清，心自明；才惰慢，便昏瞶也。

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效驗處。

敬該動靜；靜坐端嚴，敬也。隨事檢點致謹，亦敬也。敬兼內外：容貌莊正，敬也，心地湛然純一，亦敬也。

古人老而德愈進者，是持守得定，不與血氣同衰也。今日才氣之人，到老年便衰，是無持養之功也。

白沙學案（原卷五卷六）

文恭陳白沙先生獻章（二四二八——一五〇〇）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之白沙里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自幼警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嘗讀孟子所謂天民○者，慨然曰：『爲人必當如此！』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一人謂之曰：『八音○中惟石難諧，子能諧此，異日其得道乎！』因別號石齋。正統○十二年，舉廣東鄉試○，明年會試○中乙榜○，入國子監○讀書。已至崇仁，受學於康齋先生。歸卽絕意科舉○，築春陽臺靜坐其中，不出闕○。外者數年。尋遭家難。成化二年，復遊太學。祭酒○。邴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見先生之作，驚曰：『卽龜山不如也。』颺言於朝，以爲真儒復出，由是名動京師。羅一峯、章楓山、莊定山○、賀醫闔○皆恨相見。

之晚。醫閭且稟學焉。歸而門人益進。十八年，布政使彭韶^④都御史朱英^⑤交薦，言國以仁賢爲寶。臣自度才德不及獻章萬萬，臣冒高位，而令獻章老丘壑^⑥，恐坐失社稷之寶。召至京。政府或尼之，今就試吏部^⑦，辭疾不赴，疏乞終養，授翰林院檢討^⑧而歸。有言其出處與康齋異者，先生曰：『先師爲石亨所薦，所以不受職。某以聽選監生^⑨，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以釣虛譽。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自後屢薦不起。弘治^⑩十三年二月十日卒，年七十有三。先生疾革，知縣左某以醫來。門人進曰：『疾不可爲也。』先生曰：『須盡朋友之情，飲一匙而遣之。』先生之學以虛爲基本，以靜爲門戶，以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穿紐湊合爲匡郭，以日用常行分殊爲功用，以勿忘勿助^⑪之間爲體認之則，以未嘗致力而應用不遺爲實得，遠之則爲曾點^⑫，近之則爲堯夫^⑬，此可無疑者也。故有明儒者，不失其矩矱者，亦多有之；而作聖之功，至先生而始明，至文成^⑭而始大。向使先生與文成不作，則濂洛^⑮之精蘊同之者，固推見其至隱；異之者，亦疏通其流別；未能如

今日也。或者謂其近禪，蓋亦有二：聖學久湮，共趨事爲之末，有動察而無靜存。一及人生而靜以上，便鄰于外氏。此庸人之論，不足辨也。羅文莊言：『近世道學之昌，白沙不爲無力，而學術之誤，亦恐自白沙始。』『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此白沙自得之妙也。彼徒見夫至神者，遂以爲道在是矣。而深之不能極，幾之不能研，其病在此。緣文莊終身認心性爲二，遂謂先生明心而不見性。此文莊之失，不關先生也。先生自序爲學云：僕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旣無師友指引，日靠書冊尋之，忘寐忘食，如是者累年，而卒未有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張東所敘先生爲學云：『自見聘君歸後，靜坐

一室，雖家人罕見其面，數年未之有得。於是迅掃夙習，或浩歌長林，或孤嘯絕島，或弄艇投竿於溪厓海曲，捐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後有得焉。蓋主靜而見大矣。由斯致力，遲遲至二十餘年之久。乃大悟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一真萬事，本自圓成，不假人力。無動靜，無內外，大小精粗，一以貫之。先生之學，自博而約，由粗入細，其於禪學不同如此。尹直鎖綴錄謂：先生初至京，潛作十詩頌太監梁方，方言於上，乃得授職。及請歸出城，輒乘轎張蓋，列槩⑤開道，無復故態。丘文莊⑥採入憲廟實錄，可謂遺穢青史。憲章錄則謂採之實錄者，張東白⑦也。按東白問學之書，以義理須到融液，操存須到灑落⑧爲言。又令其門人鮑遺先生，深相敬慕。寄詩疑其逃禪，則有之，以烏有之事闖入史編，理之所無也。文莊深刻，喜進而惡退，一見之於定山，再見之於先生，與尹直相去不遠。就令梁方之詩不僞，方是先生鄉人，因其求詩而與之，亦情理之所有，便非穢事。旣已受職，乘轎張蓋，分之攸宜。攬之以爲話柄，則凡講學者涕唾亦不得矣。萬曆十三年，詔從祀孔廟，稱先儒陳子。

謚文恭。

①新會屬今廣東省。

②星名，共七星：一天樞，二璇，三璣，四權，五衡，六開陽，七搖光。一至四為魁，五至

七為杓，合而為斗。

③孟子『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朱注：民者，無位之稱，以其

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

④音靈。音聲洋溢也。

⑤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謂之八音。金、鐘也；

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簫管之屬；匏，笙竽也；土，壎也；革，鼓也；木，柷圜也。

⑥英宗年號。

⑦科舉之制：三

年，各省集士子於省城，簡放考官，試以四書文、試帖詩、五經文、策問，謂之鄉試。中式者曰舉人。

⑧明

時集各省舉人試於京師，曰會試。清仍之。

⑨謂舉人也。因進士有甲榜之名，故以舉人為乙榜。

⑩

即國學也。晉始立國子學。隋煬帝改學為監，歷代因之。

⑪唐始用科目取士，故曰科舉。其後宋用帖

括，明清用八股試士，亦沿科舉之稱。

⑫晉城門限也。

⑬古時會同饗讌，必尊長先用酒以祭，故凡

同列中以齒德相推者，曰祭酒。後因以為官名。漢有博士祭酒。

⑭襄陽人，字遜之，正統進士，成化初

擢國子祭酒。

⑮名時，字中立，將樂人，學於程頤。見宋元學案龜山學案。

⑯三人均見卷四十五諸

儒學案。

⑰名欽。見卷六白沙學案。

⑱布政使，官名。明太祖分全國為十三布政司，每司置布政使，

管理全省之民政及財政。清因之。彭韶，莆田人，字鳳儀，有彭惠安集。⑤都御史爲都察院之長官，專

司察劾。朱英，桂陽人，字時傑。景泰間議易儲，英泣諫不可，弗聽。⑥隱者棲息之所。⑦舊官制六部

之一，掌中外文職銓叙勳階黜陟之政。⑧宋有史館檢討，明時始屬翰林院，位次於編修。⑨謂入

國子監肄業者。⑩孝宗年號。⑪孟子心勿忘，勿助長也。⑫字哲，曾參之父，亦孔子弟子。嘗侍孔

子言志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⑬邵雍字。⑭王守仁諡。⑮濂，指周敦頤。洛，指程顥程頤兄弟。⑯佛教之一派。此宗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號爲頓門，亦稱心宗。⑰謂動時省察，靜時存養也。⑱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

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⑲指釋氏言。⑳名欽順，號整庵，文莊其諡也。見卷四十七諸儒學案。

㉑所以制馭馬之行止者。㉒名詡，字廷實，東所其號也。見卷六白沙學案。㉓音朔。與稍同，矛也。

矛長丈八曰槲。㉔名濬，字仲深，瓊山人。文莊其諡也。㉕名元禎，東白其號。見卷四十五諸儒學案。

三。⑳不拘束貌。

伊川先生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此一靜字，自濂溪先生主靜發源。後來程門諸公，遞相傳授。至於豫章延平，尤專提此教人。學者亦以此得力。晦翁恐人差入禪去，故少說靜，只說敬。如伊川晚年之訓，此是防微慮遠之道。然在學者須自度量如何。若不至爲禪所誘，仍多著靜，方有入處。若平生忙者，此尤爲對症之藥。與羅一峯書

○均見宋元學案卷三十九豫章學案。

學者先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此言最可玩味。言語動靜，便是理會氣象地頭。變急爲緩，變激烈爲和平，則有大功，亦遠禍之道也。非但氣象好而已。同上

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理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橛，○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個充塞。

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脚勞手攘。舞雩③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④。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此理包羅上下，貫徹始終，滾作一片，都無分別，無盡藏⑤故也。自茲以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毫分縷析，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書中所云，乃其統體該括耳。夫以無所著之心行於天下，亦焉往而不得哉！與林緝熙書

①易君子終日乾乾〔疏〕言終竟此日，健健自強，不有止息。②音竊。刀柄名。③古求雨之祭，爲壇，

帥女巫而舞，故謂之舞雩。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④詩『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物之任天

而動，自得其樂也。⑤本佛家語無盡藏海，謂真如法性，包羅萬法，如海之容衆物也。後因以指應用

無窮者。

人要學聖賢，畢竟要去學他。若道只是個希慕之心，却恐末梢未易湊泊，卒至廢弛。若道不希慕聖賢，我還肯如此學否？思量到此，見得個不容已處；雖使古

無聖賢爲之依歸，我亦住不得。如此方是自得之學。與賀克恭

心地要寬平，識見要超卓，規模要闊遠，踐履要篤實。能此四者，可以言學矣。

同上

爲學須從靜坐中養出個端倪。○來，方可商量處。同上

○莊子『反覆終始，不知端倪』。（成玄英疏）端，緒也。倪，畔也。

宇宙內更有何事，天自信，地自信，地自信，吾自信，吾自動，自靜，自閑，自關，自舒，自卷，甲不問乙供，乙不待甲賜，牛自爲牛，馬自爲馬，感於此，應於彼，發乎邇，見乎遠。故得之者，天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福，萬民與誠，百世與名。而無一物好於其間。嗚呼大哉！前輩云，銖視軒冕，○塵視金玉，此蓋略言之，以諷始學者耳。人爭一個覺，纔覺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尙奚暇銖軒冕而塵金玉耶？與何時矩

○銖音殊，古衡名。十黍爲累，十累爲銖，二十四銖爲兩。銖視猶言小視。軒冕卿大夫之車服也。亦以爲

貴顯者之通稱。○天地四方謂之六合。△△莊子「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更無別法也。卽此便是科級。學者須循次而進，漸到至處耳。同上

棄禮從俗，壞名教。○事，賢者不爲，願更推廣此心於一切事，不令放倒，名節道之籓籬；籓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與崔揖

○名謂名分；△△教謂教化。凡彝倫之所關，聖賢之所訓，皆是也。○謂名譽與節操也。

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是進也。才覺病，便是藥也。與湛民澤

語錄

爲學莫先於爲己爲人。○之辨，此是舉足第一步。

○論語「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疑而後問，問而後知，知之真則信矣。故疑者進道之萌芽也。信則有諸己矣。

論語曰：『古之學者爲己。』

善學者，主於靜以觀動之所本；察於用以觀體之所存。○

○凡理法之見於行事者謂之用。其所自包之原理謂之體。

題跋

忘我而我大，不求勝物而物莫能撓。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變一也，富貴貧賤威武一也，而無以動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於外物，不累於耳目，不累於造次顛沛。○鳶飛魚躍。○其機在我，知此者謂之善學，不知此者，雖學無益也。贈彭惠安別言

○論語『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次急遽之時也。顛沛，偃仆也。亦稱人事挫折曰顛沛。○詩：『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物之任天而動，自得其樂也。

著撰

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膿血，裹一大塊骨頭。飢能食，渴能飲，能著衣服，能行淫欲。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爲，一信血氣，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禽獸說

河東學案（原卷七卷八）

文清薛敬軒先生瑄（一三八九——一四六四）

薛瑄，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人。母夢紫衣人入謁而生。膚理如水晶，五臟皆見，家人怪之。祖聞其啼聲，曰：『非常兒也。』自幼書史過目成誦。父貞，爲滎陽^①教諭。^②聞魏范二先生深於理學。^③魏純字希文山東高密人。范俊考。俾先生與之遊處。講習濂洛^④諸書。歎曰：『此問學正路也。』因盡棄其舊學。父移教鄆陵，^⑤先生補鄆陵諸生，中河南永樂^⑥庚子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宣德^⑦初，授監察御史。^⑧三楊^⑨欲識其面，令人要之。先生辭曰：『職司彈事，豈敢私謁公卿。』三楊嗟歎焉。差監湖廣^⑩銀場。手錄性理大全，^⑪通宵不寐，遇有所得，即便劄記。正統^⑫改元，出爲山東提學僉事。^⑬先力行而後文藝，人稱爲薛夫子。時中官^⑭王振用

事，問三楊：『吾鄉誰可大用者？』皆以先生對。召爲大理寺少卿。④三楊欲先生詣振謝，不可。又令李文達傳語。先生曰：『德遠亦爲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某所不能爲也！』已遇振於東閣，百官皆跪，先生長揖不拜，振大恨之。會有獄夫病死，妾欲出嫁，妻弗聽，妾遂謂夫之死妻有力焉。先生發其誣。都御史⑤王文承振意劾爲故出。⑥先生廷折文，文言囚不服訊，繫獄論死。先生讀易不輟。覆奏將決，振有老僕者，山西人也。泣於竈下，振怪問之，曰：『聞薛夫子將刑，故泣耳。』振問：『若何以知有薛夫子？』曰：『鄉人也。』具言其平生狀。振惘然，立傳旨戍邊。尋放還家。景泰⑦初，起南京大理寺卿。蘇松饑，民貸粟不得，火有粟者之廬。王文坐以謀叛。先生抗疏辯之，文謂人曰：『此老崛強猶昔。』中官金英奉使，道出南京，公卿餞於江上。先生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壬申秋，以原官召入。英廟復辟，⑧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于忠肅王宮保⑨就刑。先生謂同列曰：『此事人所共知，各有子孫。』石亨奮然曰：『事已定，不

必多言。』上召閣臣入議。先生言陛下復登寶位，天也。今三陽^①發生，不可用重刑。同列皆無言。詔減一等。先生退而歎曰：『殺人以爲功，仁者不爲也。』一日召對便殿，上衣冠未肅，先生凝立不入。上知之，卽改衣冠，先生乃入。上惡石亨專，徐天全李文達許道中退朝，謂耿都御史令御史劾之。先生謂諸公曰：『易戒不密，春秋譏漏言，禍從此始矣！』未幾，諸公皆下詔獄。上以先生學行老成，甚重之。一日奏對，誤稱學生，眷注遂衰。先生亦知曹石^②用事，非行道之時，遂乞致仕。^③臨行，岳季方^④請教。先生曰：『英氣太露最害事。』後季方敗，憶先生之言，曰：『正乃先生之罪人也。』居家八年，從學者甚衆。天順^⑤八年甲申六月十五日卒。年七十有六。留詩有『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始覺性天通。』先生以復性爲宗，濂洛爲鵠。所著讀書錄^⑥大概爲太極圖說^⑦西銘正蒙^⑧之義疏。然多重複雜出，未經刪削。蓋惟體驗身心，非欲成書也。其謂：『理氣無先後，無無氣之理，亦無無理之氣。』不可易矣。又言：『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以日光飛鳥喻之，理如日光，氣

如飛鳥；理乘氣機而動，如日光載鳥背而飛。鳥飛而日光雖不離其背，實未嘗與之俱往而有間斷之處。亦猶氣動而理雖未嘗與之暫離，實未嘗與之俱盡而有滅息之時。』義竊謂理爲氣之理，無氣則無理。若無飛鳥而有日光，亦可無日光而有飛鳥，不可爲喻。蓋以大德敦化^①者言之：氣無窮盡，理無窮盡；不特理無聚散，氣亦無聚散也。以小德川流^②者言之：日新不已，不以已往之氣爲方來之氣，亦不以已往之理爲方來之理；不特氣有聚散，理亦有聚散也。先生謂水清則見毫毛，心清則見天理。喻理如物心，如鏡；鏡明則物無遁形，心明則理無蔽迹。義竊謂仁人心也。心之所以不得爲理者，由於昏也。若反其清明之體，卽是理矣。心清而見，則猶二之也。此是先生所言本領，安得起而質之乎？^③崔後渠^④言：『先生之佐大理，王振^⑤引之也。當時若辭而不往，豈不愈於抗而得禍與？于忠肅有社稷之功，其受害也，先生固爭之矣。爭不得，卽以此事而去，尤爲光明俊偉。』^⑥正統^⑦四年，南安知府林竽言：『比者提學薛瑄，以生員有疾罷斥者，追所給廩米，臣以

爲不幸有疾，罷之可也。至於廩給，糜費於累歲，而追索於一朝，固已難矣。父兄不能保子弟之無疾，今懲償納之苦，孰肯令其就學？』上是之。先生出處大節，豈後學所敢輕議，而盡美不能盡善，所云連得間矣。成化^④初，諡文清。隆慶^⑤五年，詔從祀孔廟，稱先儒薛子。

○舊說，肝、心、肺、脾、腎爲五臟。

○滎陽屬今河南省。

○明清縣學教官，謂之教諭。掌文廟奉祀，管理

所屬文武士子。

④性理之學。漢人治經，多詁其義。宋人乃疏其理，故有理學之稱。

⑤指周敦頤程

顥程頤。

⑥鄆陵屬今河南省。

⑦成祖年號。

⑧宣宗年號。

⑨掌內外糾察并監察祭祀及監諸

軍出使等。

⑩明仁宗時，楊士奇、楊榮、楊溥，並爲名臣，亦稱三楊。

⑪今湖南湖北之地。

⑫明胡廣

等奉敕撰採宋儒之說凡百二十家，分爲十三目：曰理氣、曰鬼神、曰性理、曰道統、曰聖賢、曰諸儒、曰學、

曰諸子、曰歷代、曰君道、曰治道、曰詩、曰文，凡七十卷。

⑬英宗年號。

⑭明時按察分司有提學道，掌

全省之學政。宋有簽書判官廳公事。金因置按察司僉事，僉事之名，始此。明制都督、都指揮、按察、宣慰、

宣撫等，皆有僉事之官。

⑮世稱宦者爲中官。

⑯大理寺爲九寺之一，司刑法之最高機關，設正卿

以爲寺之長，少卿次焉。①爲都察院之長官，專司察劾。其副有副都御史，僉都御史，監察御史等。

②科刑輕於所犯者謂之故出。③景宗年號。④也先入寇，虜英宗北歸，和議成，送還。英宗復位，謂

之復辟者，君也。⑤于忠肅名謙，錢塘人，字廷益。英宗土木之變，京師震驚，羣議南渡。謙議立景帝，

定策固守，以社稷安危爲己任。官至兵部尙書。後英宗復辟，被殺。弘治時，諡肅愍。萬曆時，改諡忠肅。宮

保謂太子少保，名文，字干之。爲人深刻有城府，面目嚴冷，廷臣無敢干以私者。然中實柔媚。英宗復位，

言官劾文與于謙等謀立外藩，命鞫於廷，按問無跡。卒與謙同斬于市。⑥書洪範三曰木疏正月爲

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數。⑦曹吉祥石亨也。祥，灤州人，素依王振。景泰中分掌京營。後與石

亨結，率兵迎英宗復位。遷司禮太監，總率三大營，其權勢與亨埒。時並稱曹石亨敗，吉祥不自安，乃與

其子欽爲反謀，事敗伏誅。⑧謂辭官而退隱也。⑨名正，字季方，諡文肅，灤縣人。忤石亨曹吉祥，謫

欽州同知，戍肅州。正博學能文章，畫葡萄稱絕品。學者稱蒙泉先生。⑩景宗景泰後改元。⑪凡十

一卷，又續錄十二卷。⑫宋周敦頤撰。⑬均宋張載撰。⑭中庸『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小德

川流，言聖心之條理分派也。大德敦化，言聖心之化育完具也。⑮名銑，字子鍾，一字仲冕，後渠其號。

銑學以程朱爲的言動皆有則斥王守仁爲霸儒有讀易餘言崔氏小爾雅後渠庸言等。 ⑤蔚州人。

英宗時，振掌司禮監，有寵，專權放恣，生殺與奪，悉在其手。廷臣至稱爲翁父。瓦剌入寇，振勸帝親征，致土木之變，死于軍中。 ⑥英宗年號。 ⑦憲宗年號。 ⑧穆宗年號。

讀書錄

人心一息之頃，不在天理，便在人欲。未有不在天理人欲而中立者也。少欲覺身輕。

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

爲政以法律爲師，亦明言也。旣知律己，又可治人。

二十年治一怒字，尙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

誠不能動人，當責諸己；己不能感人，皆誠之未至。

常沉靜則含蓄義理，而應事有力。

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非，較短長。纔舒放，卽當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

事已往不追，最妙。

人能於言動事爲之間，不敢輕忽，而事事處置合宜，則浩然之氣自生矣。矯輕警惰，只當於心志言動上用力。

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張子曰：『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余在辰州府，五更，忽念己德所以不大進者，正爲舊習纏繞，未能掉脫。故爲善而善未純，去惡而惡未盡。自今當一刮舊習，一言一行，求合於道，否則匪人矣。

若胸中無物，殊覺寬平快樂。

一念之差，心卽放，纔覺其差而心卽正。

言不謹者，心不存也。心存則言謹矣。

余於坐立方向器用安頓之類，稍有不正，卽不樂，必正而後已。非作意爲之，亦其性然。

纔敬便渣滓融化而不勝其大，不敬則鄙吝卽萌不勝其小矣。

人惻然慈良之心，卽天地藹然生物之心。

心一操而羣邪退聽，一放而羣邪並興。

纔收斂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義理，便是窮理。二者交資而不可缺一也。

居敬有力，則窮理愈精；窮理有得，則居敬愈固。

初學時見居敬窮理爲二事，爲學之久，則見得居敬時，敬以存此理；窮理時，敬以察此理。雖若二事，而實則一矣。

人不持敬，則心無頓放處。

人不主敬，則此心一息之間馳騫出入，莫知所止也。不能克己者，志不勝氣也。

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得書味深，則心自熟。久則衰者盡而熟者化矣。

當事務叢雜之中，吾心當自有所主，不可因彼之擾擾而遷易也。

學不進率由於因循。

事事不放過，而皆欲合理，則積久而業廣矣。

爲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陋至鄙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工夫緊貼在身心做，不可斯須外離。

心一放卽悠悠蕩蕩無所歸著。

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無他書，心乃有入。

人心皆有所安有所不安，安者義理也。不安者人欲也。然私意勝不能自克，則以不安者爲安矣。

略。有與人計較短長意，卽是渣滓銷融未盡。

只主於敬，纔有卓立。不然，東倒西歪，卒無可立之地。

方爲一事，卽欲人知，淺之尤者。

理明則心定。

學至於約，則有得矣。

凡所爲，當下卽求合理。勿曰今日姑如此，明日改之。一事苟，其餘無不苟矣。心有毫髮所繫，卽不得其平。

習於見聞之久，則事之雖非者，亦莫覺其非矣。

教人言理太高，使人無可依據。

爲學不實，無可據之地。人於實之一字，當念念不忘，隨事隨處，省察於言動。居處應事接物之間，必使一念一事皆出於實，斯有進德之地。

常存心於義理，久久漸明，存心於閒事，卽於義理日昧矣。

也。
涵養省察，雖是動靜交致其力；然必靜中涵養之功多，則動時省察之功易

雜慮少則漸近道。

心每有妄發，以經書聖賢之言制之。

姚江學案（原卷十）

文成王陽明先生守仁（一四七二——一五二八）

王守仁，字伯安，學者稱爲陽明先生，餘姚^①人也。父華，成化^②辛丑進士第
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尙書。先生娠^③十四月而生。祖母岑夫人夢神人送兒自雲
中至，因命名爲雲。五歲不能言。有異僧過之，曰：『可惜道破。』始改今名。豪邁不
羈。十五歲縱觀塞外，經月始返。十八歲過廣信^④，謁婁一齋^⑤，慨然以聖人可學
而至。登弘治^⑥己未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改兵部。逆瑾^⑦矯旨逮南京科道官^⑧。
先生抗疏救之。下詔獄，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⑨。瑾遣人跡而加害。先生托
投水脫去，得至龍場。瑾誅，知廬陵縣^⑩。歷吏部主事、員外郎、郎中，陞南京太僕寺
少卿^⑪。鴻臚寺卿^⑫。時凌閩^⑬不靖，兵部尙書王瓊^⑭特舉先生以左僉都御史

巡撫南贛。未幾，遂平漳南、橫水、桶岡、大帽、瀨頭諸寇。己卯六月，奉敕勘處福建叛軍。至豐城而聞宸濠反，遂返吉安。起兵討之。宸濠方圍安慶。先生破南昌。濠返兵自救，遇之於樵舍。三戰俘濠。武宗率師親征，羣小張忠許泰欲縱濠鄱湖，待武宗接戰而後奏凱。先生不聽，乘夜過玉山，集浙江三司，以濠付太監張永。張永者，爲武宗親信羣小之所憚也。命兼江西巡撫。又明年，陞南京兵部尙書，封新建伯。嘉靖壬午，丁冢宰憂。丁亥，原官兼左都御史，起征思田。思田平，以歸師襲八寨，斷藤峽，破之。先生幼夢謁馬伏波廟，題詩於壁。至是道出祠下，恍如夢中時。先生已病，疏請告，至南安。門人周積侍疾，問遺言。先生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而逝。七年戊子十一月二十九日也。年五十七。先生之學始泛濫於詞章，繼而徧讀考亭之書，循序格物。顧物理吾心，終判爲二，無所得入。於是出入於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處困，動心忍性，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

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自此以後，盡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爲學的。有未發之中，始能有發而中節之和。^⑤視、聽、言、動大率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江右以後，^⑥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不慮，出之自有天則。蓋良知卽是未發之中。此知之前，更無未發，良知卽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此知自能收斂，不須更主於收斂，此知自能發散，不須更期於發散。收斂者，感之體，靜而動也；發散者，寂之用，動而靜也。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無有二也。居越以後，^⑦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非，開口卽得本心，更無假借湊泊，如赤日當空，而萬象畢照。是學成之後，又有此三變也。先生憫宋儒之後，學者以知識爲知，謂人心之所有者不過明覺。而理爲天地萬物之所公共，故必窮盡天地萬物之理，然後吾心之明覺與之渾合而無間。說是無內外，其實全靠外來聞見，以填補其靈明者也。先生以聖人之學，心學也。心卽理也。故於致知格物之訓，不得不言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

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夫以知識爲知，則輕浮而不實。故必以力行爲功夫。良知感應神速，無有等待，本心之明卽知，不欺本心之明卽行也，不得不言知行合一。此其立言之大旨不出於是。而或者以釋氏本心之說，頗近於心學。不知儒釋界限，只一理字。釋氏於天地萬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而止守此明覺。世儒則不恃此明覺而求理於天地萬物之間，所爲絕異。然其歸理於天地萬物，歸明覺於吾心則一也。向外尋理，終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總使合得本體上，已費轉手。故沿門乞火，與合眼見闍，相去不遠。先生點出心之所以爲心，不在明覺而在天理。金鏡已墜而復收，遂使儒釋疆界，渺若山河。此有目者所共覩也。試以孔孟之言證之。致吾良知於事物，事物皆得其理，非所謂「人能弘道」乎？若在事物，則是道能弘人矣。告子之外義，豈滅義而不顧乎？亦於事物之間，求其義而合之，正如世儒之所謂窮理也。孟子胡以不許之，而四端必歸之心哉？嗟乎！糠粃眯目，四方易位，而後先生可疑也。隆慶初，贈新建侯，謚文成。萬曆中詔

從祀孔廟，稱先儒王子。

① 卽今浙江餘姚縣。

② 憲宗年號。

③ 音申。女姪身動也。

④ 明置廣信府，清因之。屬江西。民國廢。

今上饒縣其舊治也。

⑤ 名諒。見原卷二崇仁學案。

⑥ 孝宗年號。

⑦ 明之宦官，興平人，有寵於武

宗，爲司禮監。斥正士，專政權。時盜賊蠭起，張永陳瑾罪狀，伏誅。

⑧ 舊制：都察院衙門，設吏、戶、禮、兵、刑、

工六科給事中，及京畿遼瀋等各道監察御史，統稱科道。

⑨ 龍場地名，在貴州修文縣治。驛丞官名。

司驛站之事者。

⑩ 故城在今江西吉安縣南。

⑪ 太僕寺爲九寺之一。掌輿馬及牧畜之事。有卿、少

卿各一人。清光緒間改革官制，併入陸軍部。

⑫ 鴻臚寺有卿、少卿各一人。沿至清末始廢。⑬ 虔卽

今江西虔南縣。閩卽今福建。

⑭ 太原人，字德華，成化進士。有晉溪奏議等。

⑮ 南贛舊江西南安贛

州二府地。

⑯ 漳南原屬福建汀漳道境。橫水隘名。在江西崇義縣東桶岡大帽瀨頭均在廣東和平

縣附近，接江西界。

⑰ 敕，詔命曰敕。漢唐以來天子頒布臣民之書，謂之詔敕，亦單稱敕。

⑱ 縣名。卽

今江西豐城縣。

⑲ 明太祖子權之玄孫。弘治中襲封寧王。交通肘腋，黨羽甚衆。時武宗無儲嗣，遊幸

不時，人情危懼。宸濠遂謀亂。會帝遣人收其護衛，乃決計反。

⑳ 吉安屬名。在今江西省。

㉑ 清安徽

省治。民國廢。今懷寧縣其舊治也。⑤今縣名。清時與新建同爲江西省治。民國因之。⑥鎮名。在江

西新建縣西北。⑦張忠，霸州人。正德時爲御馬監太監，性兇殘，數談武藝，誘武宗巡幸邊塞。宸濠謀

反，忠先受其賂，後爲張承所發，論斬。許泰，寧子，中武會試第一。正德間與卻永江彬同勦流賊，後賜國

姓。會宸濠反，泰爲副將軍，率禁軍先往。宸濠已爲王守仁所擒，泰欲攘其功，嫉守仁，百方排擠之。⑧

湖在江西省之北境。⑨亦稱懷玉山。在江西玉山縣北一百四十里。又名輝山。⑩明行省文武長

官也。明太祖每省置布政使司以治民，按察使司以司法，都指揮使司以治軍。⑪保定，新城人。武宗

初，總神機營，與劉瑾爲黨，居八虎之一。後惡瑾行事，奏誅瑾。嘉靖時掌御用監，提督團營。⑫思，今廣

西上思縣。田，今廣西凌雲縣。其地土官仇殺爲亂，守仁奉命往征之。⑬卽馬援，茂陵人，字文淵，建武

中，拜伏波將軍，征交趾，平之，立銅柱以表功。⑭明爲府，屬江西，清因之，民國廢。今大庾縣其舊治也。

⑮考亭，朱熹別號。⑯大學致知在格物〔朱注〕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

到也。⑰指譎貶龍場言。⑱語見孟子。⑲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

謂之「和」，此處語本此。⑳江右，謂長江以西之地。今稱江西省爲江右。按年譜：「正德九年甲戌

先生四十三歲……是年始專以致良知訓學者。」○今稱浙江爲越。按年譜「正德十六年先生

五十歲……先生行至錢塘，上疏，仍乞便道省葬歸越。」○論語「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孟

子告子篇：「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公孫丑篇：「……惻隱

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知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

有四體也……」○穆宗年號。○神宗年號。

陽明傳信錄

暇日讀陽明先生集，摘其要語，得三卷：首語錄，錄先生與門弟子論學諸書，存學則也。次文錄，錄先生贈遺雜著，存教法也。又次傳習錄，錄諸門弟子所口授於先生之爲言學言教者，存宗旨也。先生之學，始出詞章，繼逃佛老，終乃求之六經，而一變至道。世未有善學如先生者也。是謂學則。先生教人吃緊在去人欲而存天理。進之以知行合一之說。其要歸於致良知。雖累千百言，不出

此三言爲轉註。凡以使學者截去之，繞尋向上去而已。世未有善教如先生者也。是爲教法。而先生之言良知也，近本之孔孟之說，遠遡之「精一」^①之傳。蓋自程朱一綫中絕而後，補偏救弊，契聖歸宗，未有若先生之深切著明者也。是謂宗旨。則後之學先生者，從可知已。不學其所悟而學其所悔，舍天理而求良知。陰以叛孔孟之道而不顧，又其弊也。說知說行，先後兩截，言悟言參，轉增學慮。吾不知於先生之道爲何如！問嘗求其故而不得，意者先生因病立方，時時權實^②互用。後人不得其解，未免轉增離歧乎？宗周^③因於手抄之餘，有可以發明先生之蘊者，僭存一二管窺，以質所疑，冀得藉手以就正於有道^④。庶幾有善學先生者出，而先生之道傳之久而無弊也。因題之曰「傳信」云。崇禎^⑤己卯七月既望。後學劉宗周書。

①書大禹謨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所以命禹之語。②佛法有權實二教。權教爲凡夫小乘說法，義取權宜，如阿含經是。實教爲大乘菩薩說法，顯示真要，如法華經是。③

劉宗周學者稱念臺先生。見下叢山學案。④論語「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矣。」⑤思宗年號。

語錄

刊落聲華，①務於切己處著實用力。所謂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②蓋因吾輩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③一段功夫耳。明道④云：「纔學便須知有著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著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學要鞭辟⑤近裏著己。」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⑥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謙受益」⑦不求異於人，而求同於理。」此數語，宜書之壁間，常日在之。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⑧只如前日所約循循爲之，亦是兩無相礙。所謂知得則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⑨也。與辰

中諸生

○後漢書「其書刊落不盡。」〔注〕刊，削也。聲華謂聲譽光耀也。○坐禪謂湛然靜坐，不思善惡，不

涉是非有無，而遊心於安樂自在之境也。其法豎起脊梁，使體端直。安置右手於左蹠之上，左手於右

蹠之上。拇指與拇指相接。眼半開。僧人默坐，至片念不起，謂之入定。上兩名詞，均佛家語。○孟子告

子篇：「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明道，宋程顥別號。○鞭辟策勵也。○語見中庸。

言君子深遠難知。○書大禹謨語。○論語「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語見周易。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然急追求之，則反爲私己，不可不察也。日用間何莫

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則義理自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深

造自得」者矣。答徐成之

○大學「……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又下文解誠意云「……所謂誠其意者，毋自

欺也……」○勿忘勿助語出孟子公孫丑篇。忘，言忘其事。助，言故意助之長也。○孟子離婁篇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聖人之心，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雜之鏡，須痛

加刮磨一番，盡去其駁蝕；然後纖塵卽見，纔拂便去，亦自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雜未去，其間固亦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亦纔拂便去。至於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幸弗以爲煩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爲之者，亦見得耳。向時未見得向裏面意思，此工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却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昨論儒釋之異，明道所謂：「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畢竟連敬以直內亦不是[○]」者，已說到八九分矣。答黃宗賢應原忠

○中庸云：『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二語，出於易。

僕近時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殺人須就咽喉上著刀。吾人爲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紅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

矣。若就標末妝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辨者，○適足以爲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爲進於高明光大，而不知陷於狼戾險嫉，亦誠可哀也已！

○易乾卦「修辭立其誠。」（疏）辭，謂文教。誠，謂誠實也。外則修理工教。內則立其誠實。○中庸論誠之道，有云：「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

吾輩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浮萍卽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由己，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者皆無源故耳。以上與黃宗賢

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在性爲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言，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吾心之處事物，純乎理而無人僞之雜。

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可求也。處物爲義，是吾心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曰：事事物物上求個至善，是離而二之也。伊川所云：『纔明彼，卽曉此。』是猶謂之二。性無彼此，理無彼此，義無彼此，善無彼此也。以上與王純甫

○義外之說，出孟子告子篇。注見前。孟子公孫丑篇云：『……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襲，掩取也。言行事偶合於義，便掩襲於外而得之也。

大學之所謂誠意，卽中庸之所謂誠身也。○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卽中庸之所謂明善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所以明善而爲誠身之功也。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格物致知之外，又豈別有所謂誠意之功乎？書之所謂精一，語之所謂博文約禮。○中庸之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皆若此而已。

答王天宇

○大學『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中庸『……誠身有道，不明乎善者，不誠乎身矣……』

①大學『……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中庸『……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②論語雍也篇『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③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疏〕『君子尊德性者，謂君子賢人尊敬此聖人道德之性，自然至誠也。而道問學者，言賢人行道由於問學，謂勤學乃致至誠也。』

學絕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爲德，而反以爲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機導引，因事啓沃，寬心平氣以薰陶之。俟其感發興起，而後開之以其說。是故爲力易而收效溥。寄李道夫

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况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尚有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况子史詩文之類乎？一切屏絕之說，猶是泥於舊聞，平日用功未有得

力處。與陸元靜

○錢穀指賦稅言

○傳燈錄

「龐居士見石頭和尚偈云：神通并妙用，水運與搬柴。」石頭然之。

數年切磋，只得立志辨義利。若於此未有得力處，却是平日所講，盡成虛話。平日所見，皆非實得。

經一蹶者長一智，今日之失，未必不爲後日之得。但已落第二義。須從第一義上著力，一真一切實。以上皆與薛尚謙

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

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答羅整菴少宰

○語見易繫辭下。精義物理之微者也。神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故能乘天下之微，會而通其用也。利用之道，由安其身而後動也。利用由於安身以崇其德。○語見中庸。○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

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昔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然則聖人之學，豈不有要乎？彼釋氏之外人，倫遺物理而墮於空寂者，固不得謂之明其心矣。若世儒之外務講求考索而不知本諸身者，其亦可謂窮理乎？與夏敦夫

○語見論語衛靈公篇。

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

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④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⑤亦動也。告子之強制，⑥正助之謂也。⑦是外義者也。答倫彥式。

①孟子公孫丑篇：『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集義言事事皆合於義也。②易復卦爻辭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祇，大也。既能速復，是無大悔，所以大吉。③程頤定性書中語。④通

書聖學章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⑤語均出莊子。『：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曰，

此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心齋，謂心專一定，靜，猶齋戒之屏除外欲也。』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

於大道。此謂坐忘。坐忘言無思慮也。孟子：「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柤棷也。以人性爲仁

義，猶以杞柳爲柤棷。』朱熹注：『柤棷，屈木所爲，若卮匱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

成。』孟子公孫丑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正，預期也。助，言故意助

之長忘，言忘其事也。

且以所見者實體諸心，必將有疑；果無疑，必將有得；果無得，又必有見。答方

叔賢

孟子云：『是非之心，智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謂『良知』

也。孰無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曷謂『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

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

○語均見孟子告子篇第六章。○孟子盡心篇云：『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

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易乾卦九三爻辭。

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恆照則恆動恆靜，天地之所以恆久而不已也。照

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

○語出中庸。『息』中庸作『測』。言至誠無貳，乃能生萬物多無數也。○語亦出中庸。

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卽是『未發之中』。○卽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

○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程顥定性書中語。○易繫辭傳文。

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卽不睹不聞。○無思無爲之謂也。不睹不

聞無思無爲，非「槁木死灰」之謂也。睹聞思爲一於理，而未嘗有所睹聞思爲，卽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

○中庸「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莊子「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如死灰乎？」槁木死灰言絕無生意也。○體用註見前。

未發之中，卽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有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卽爲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槁心一念，而未嘗靜也。

○易繫辭傳「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卽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存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卽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也。照心爲照，妄心爲妄。是猶有妄有照也。

有妄有照，則有二也；二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慎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矣。

○中庸『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不思善不思惡時，是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旣認得良知明白，卽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功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個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

○惺惺警覺也。『常惺惺』言時時警覺，與所謂『必有事焉』之意相近。

病瘡之人，瘡雖未發，而病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瘡之未發，而遂忘其服藥

調理之功乎？若必待瘡發而後服藥調理，則既晚矣。以上皆答陸元靜。

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懼，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於非僻邪妄，而失其本體之正耳。戒慎恐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恐懼憂患，無所好樂忿懣，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歉餒愧怍，和融瑩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反爲樂之累耶？

○中庸『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大學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

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愷音致，怒貌也。』論語子

罕篇云：『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私意也。必，期必也。④孟子公孫丑篇：『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慊，口刼反。快也。餒，奴罪反。飢乏而氣不充體也。孟子盡心篇云：『……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⑤孟子『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⑥論語爲政篇云：『……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矩，法度之器。

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個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①云殊途，云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耶？心之本體，卽是天理。只是一個，更何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服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②若以私意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答周道通

①易繫辭傳云：『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言心通

於道，則不假思慮也。○語見定性書。

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爲學者各執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卽是性，性卽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以上答周道通。

○程頤語。見宋元學案十五卷。

謹獨 ○卽是致良知。與黃勉之。

○謹獨卽慎獨。本中庸『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凡謂之行者，只是著實去做這件事。若著實做學問、思辨工夫，則學問、思辨亦便是行矣。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辨是思辨做這件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辨矣。若謂學、問、思、辨之然後去行，卻如何懸空先去學、問、思、辨得。行時又如何去得個學、問、思、辨的事。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

是行。若行而不能明覺精察，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個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個行。原來只是一個工夫。凡古人說知行，皆是就一個工夫上補偏救弊說。不似今人截然分作兩件事做。某今說知行合一，雖亦是就今時補偏救弊說。然知行體段，亦本來如是。

○論語爲政篇『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個工夫。這一個工夫，須著此兩個字，方說得完全無弊病。若頭腦處見得分明，見得原是一個頭腦，則雖把知行分作兩個說，畢竟將來做那一個工夫，則始或未便融會，終所謂『百慮而一致』矣。若頭腦見得不分明，原看做兩個了，則雖把知行合作一個說，亦恐終未有湊泊處。况又分作兩截去做，則是從頭至尾更沒討下落處也。已上答友人問。

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

何物耶？心之體，性也，性卽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卽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卽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卽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卽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耶？
晦菴○謂：『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於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而未免已啓學者心理爲二之弊。

○晦菴朱熹號。

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矣，而尙未措之於行，天下寧有是耶？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爲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則知行之合一並進，而不可以分爲兩節事矣。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爲未足，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爲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

之功，雖其困，勉至於人一己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於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機，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以致其體察乎？

○本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句。

夫良知之於節目事變，猶規矩、尺度之于方圓長短也；節目事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事變，而天下之節目事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謬，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吾子謂：『語孝於溫清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粗知溫清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

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耶？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爲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爲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耶？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爲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耶？使舜之心而非誠于爲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爲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其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爲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以

上答顧東橋

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爲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缺，則必古今風氣習

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若徒拘泥於古，不得于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禮之禮，行不著而習不察者矣。○

○孟子盡心篇云：「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朱熹注：『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

學絕道喪之餘，苟有興起向慕於學者，皆可以爲同志。不必銖稱寸度而求其盡合於此，以之待人可也。若在我之所以爲造端立命者，則不容有毫髮之或爽矣。道一而已。○仁者見仁，知者見知。釋氏之所以爲釋，老氏之所以爲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寧有二乎？今古學術之誠僞邪正，何啻砒砢。○美玉，有眩惑終身而不能辨者，正以此道之無二，而其變動不拘，充塞無間，縱橫顛倒，皆可推之而通。世之儒者各就其一偏之見，而又飾之以比擬倣像之功，文之以章句假借之訓，其爲習熟既足以自信，而條目又足以自安，此其所以誑已誑人，終身沒溺而不悟焉耳。然其毫釐之差，而乃致千里之謬。非誠有求爲聖人之

志而從事於惟精惟一之學者，莫能得其受病之源，而發其神奸之所由伏也。若某之不肖，蓋亦嘗陷溺於其間者幾年，俛俛然既自以爲是矣。賴天之靈，偶有悟於良知之學，然後悔其向之所爲者，固包藏禍機，作僞於外，而心勞日拙者也。⑤十餘年來，雖痛自洗剔創艾，而病根深痼，萌蘖時生。所幸良知在我，操得其要，譬猶舟之得舵，雖驚風巨浪，顛沛不無，尙猶得免於傾覆者也。夫舊習之溺人，雖已覺悔悟，而其克治之功，尙且其難若此。又况溺而不悟，日益以深者，亦將何所抵極乎！以上寄鄒謙之

○孟子滕文公篇：『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易繫辭傳云：『仁者見之謂之

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砥硠石之似玉者。○俛，音敕，央切。

俛俛，無見貌。⑤書『作僞心勞日拙』。○大雅蕩篇詩『顛沛之揭』。顛沛，偃仆也。

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

舉之矣。答李明德

大抵學問工夫，只要主意頭腦的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卻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答歐陽崇一

學者往往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問之云：『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卻只說個『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工夫全在『必有事』上。『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工夫原不間斷，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不須更說『勿助』。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功，而乃懸空守著一箇『勿忘勿助』，此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曾瀆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裂矣。所謂時時去『集義』者，只是『致

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當下便有用功實地。答聶

文蔚

良知只是一個，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來，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却自有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而原來只是一個。同上

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認出來。』○良知即是天理，體認者，實有諸己之謂耳。與馬子莘

○見宋元學案十三卷明道學案。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與宗賢

象山 ○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

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①
曰：『克己復禮。』^②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③曰：『學問之
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④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⑤是數言者，
孔孟之言也。惡在其爲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
說，出於繫辭。^⑥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
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晦菴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
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
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⑦爲事，而
又惡在其爲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⑧之屬，亦
必與之註釋考辨。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學者之躡等，而或失之於妄作，
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挂一漏
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至有疲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則遂議其支離。不

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當時晦菴之自爲，亦豈至是乎？僕嘗以爲晦菴之與象山，雖其所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菴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辨者。獨象山之學，則以其常與晦菴之有言，而遂籓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乃擯放廢斥，若砮砮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菴折衷羣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辨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爲己之道，其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概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冤也已。答徐成之。

①名九淵，象山其別號。

②語見論語子路篇。

③語見論語顏淵篇。

④語見孟子盡心篇。

⑤⑥

均見孟子告子篇。

⑦繫辭傳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⑧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⑨漢劉向哀集屈宋諸賦，謂之楚辭集部之目，此爲最古。陰符書名列代史志，皆以周書陰符入兵

家，黃帝陰符入道家。此書本有兩種，今所傳本，舊題黃帝撰。蓋道家之書，非所謂陰符兵法，太公陰符

也。其書之真偽不可考。朱子謂其時有精語，非深於道者不能作。因爲之考定其文，作考異一卷。參同。即參同契簡稱。葛洪神仙傳稱魏伯陽作。朱子及蔡元定皆嘗治之。朱子作考異一卷。⊕由子路名。賜子貢名。均孔子弟子。

凡工夫只是要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寄安福諸同志

傳習錄

愛⊖問：「知止而後有定。」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卻事物，本註所爲「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徐愛記

⊖愛，姓徐，字曰仁，號橫山，餘姚人。從守仁遊，守仁器之，妻以女弟。舉正德進士，歷官南工部郎中。守仁良知之說，學者初多未信，愛疏通辨析，暢其指要。年三十一卒，守仁哭之慟。⊖「知止而後有定」

大學語止所止之處，指至善也。言所止則有定向也。朱子主卽物而窮其理，故以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爲前提也。

○義外之說，發自告子。原文引見前注。此處取義外爲言，以明至善不在事事物物上也。

④朱熹注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明，在止於至善」句曰：「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曰：『心卽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卽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愛曰：『如事父一事，其間溫清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亦須講求否？』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個頭腦，只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講求夏清，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個誠於孝親之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寒，自去求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熱，自去求清的道理。譬之樹木，

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便是如此。」

○禮記曲禮云：「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言冬日則溫，以禦其寒，夏日則清，以致其涼，昏則定其衽席，晨則省其安否也。○禮記祭義篇語。

愛問：「今人儘有知父當孝，兄當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知行分明是兩件。」曰：「此已被私欲間斷，不是知行本體。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故大學指個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後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後別立個心去惡。」愛曰：「古人分知行爲兩，亦是要人見得分曉，一行工夫做知，一行工夫做行，則工夫始有下落。」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

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己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己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知，又說行者，只爲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維省察，只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只是個揣摩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纔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今若知得宗旨，卽說兩個亦不妨，亦只是一個；若不會宗旨，便說一個，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

愛問：『「格物」「物」字，卽是「事」字，皆從心上說。』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卽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卽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卽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卽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個「誠意」；「誠意」之功，只是個「格物。」』

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卽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常人不能無私意，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禮「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

問：「博約。」○曰：「禮」字卽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個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這便是「博學於文」便是「約禮」的功夫。「博文」卽是「惟精」，「約禮」卽是「惟一」。○

○論語雍也篇云：「子曰：『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又子罕篇顏淵自稱「夫
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惟精惟一，見前第八十八頁注。

愛問：『「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曰：『然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僞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卽「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卽人欲，道心卽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日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爲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以上徐愛記

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爲主一乎？』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主一是專主一個天理。』陸澄記

○澄姓陸，字原靜，一字清伯，歸安人。正德進士，授刑部主事，議大禮不合罷歸。後悔前議之非，上言自訟，帝惡其反覆，遂斥不用。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

內，種此一大樹，雨露之滋，土脈之力，只滋養得這個大根；四旁縱要種些嘉穀，上被此樹遮覆，下被此樹盤結，如何生長得成？須是伐去此樹，纖根勿留，方可種植嘉種。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滋養得此根。」

○孟源字伯生，滁州人。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纔遇事便不同，如何？」曰：「是徒知養靜，而不用克己工夫也。人須在事上磨鍊，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問：「上達工夫。」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與其力哉！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工，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上達工夫。」

○論語憲問篇：「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我知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

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下學言修持於人事之常，上達言致極於精微之理也。

問：『寧靜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靜時念念去欲存理，動時念念去欲存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着寧靜，不惟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爲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爲主，未必能循理。』

○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未發之中本此。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

唐詡問：『立志是常存個善念，要爲善去惡否？』曰：『善念存時，卽是天理。此念卽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根芽，立志者，長立此善念。』

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處。」

○孔子自言進德之序，至七十而臻此境界。見論語爲政篇。

許魯齋○謂儒者以治生爲先之說亦誤人。

○許魯齋名衡，字仲平，元河內人。幼有異質，稍長，嗜學如飢渴。及讀程朱書，益大有得。善教人，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學者稱魯齋先生。有讀易私言魯齋心法，魯齋遺書嘗曰：「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謀利者，殆亦窮於生理所致。士君子當以務農爲生，商賈雖逐末，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

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的，纔自家着些意思，便過不及，便是私。

問：「知至然後可以言意誠，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得克己工夫？」

曰：「人若真實切己用工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天理私欲終不自見，如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歧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纔能到。今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

之人欲不肯去，只管愁不能盡知，閒講何益？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在。」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學者看未發以前氣象，何如？」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個中，把中作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人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卽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蘇昞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程頤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卽是已發。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延平宋李侗，字愿中，南劍人。從學羅從彥，爲所稱許。退而結茅山田，謝絕世故。飲食或不充，怡然自得。其始學也，默坐澄心，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也。有延平問答及語錄。○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澄於中字之義尙未明。』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何等氣象？』曰：『如明鏡全體瑩徹，無纖塵點染。』曰：『當其已發，或着在好色、好利、好名上，方見偏倚；若未發時，何以知其有所偏倚？』曰：『平日美色、名利之心原未嘗無，病根不除，則暫時潛伏，偏倚仍在。須是平日私心蕩除潔淨，廓然純乎天理，方可謂中。』

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不存。

問：『「格物」於動處用功否？』曰：『「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

○語見孟子公孫丑篇。

問：『程子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何墨氏兼愛，反不得謂之仁？』曰：『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雖彌漫周遍，無處不是，然其流行發生，亦自有漸。』

惟其有漸，所以必有發端處；惟有發端處，所以生生不息。譬之於木，其始抽芽，便是生意發端處；然後有榦有枝葉。父子兄弟之愛，是人心生意發端處，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愛物，如木之有榦有枝葉也。墨氏將父子兄弟與途人一例，便沒了發端處。安能生生？安得謂之仁！

○程顥語。見二程全書卷二。

問：『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當理與無私心，如何分別？』曰：『心卽理也，無私心卽是當理，未當理卽是私心。若析心與理言之，恐亦未善。』又問：『釋氏於世間情款之私不染，似無私心；外棄人倫，却似未當理。』曰：『亦只是一統事，成就他一個私己的心。』以上俱陸澄記。

聖人之所以爲聖，只是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爲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所以爲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

兩，所以爲聖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學者學聖人，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猶鍊金而求其足色耳。後世不知作聖之本，卻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敝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煅鍊成色，而乃妄希分兩。錫鉛銅鐵，雜然投之，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及其梢末，無復有金矣。薛侃記○

○薛侃字尚謙，揭陽人。正德進士。性至孝，以侍養歸。與兄俊率子姪宗鏗等師事陽明，因是王氏學盛行於嶺南。門人記所聞曰研幾錄。

侃去花間草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爲善，以草爲惡；如欲用草時，復以草爲善矣。』曰：『然則無善無惡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于氣，卽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着在無上，便一切不管。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

「無有作惡。」○此之謂不動于氣。曰：「草既非惡，是草不宜去矣。」曰：「如此卻是佛氏意見。草若有礙，理亦宜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只是好惡一循于理，不去着一分意思。即是不曾好惡一般。」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

○書洪範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作好亂爲私好也。作惡亂爲私惡也。

爲學須得個頭腦，工夫方有着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于學，只做個「義襲而取」，○非大本達道也。

○見前九十三頁注○

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爲體，心之動爲用，如何？」曰：「不可以動靜爲體，用動靜時也。即體而言，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

體，動可以記其用，卻不妨。」

梁日孚○問：『主一。』曰：『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卽是理，有事時便逐物，無事時便是着空。惟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卽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不是居敬了別有個心窮理，窮理時別有個心居敬；名雖不同，工夫只是一事。』

○梁日孚名焯，爲進士時，攜家謁選於京，過贛，見守仁，便欲從以終身，不願離去。守仁勸以『務醒其心，毋徒湯火荆棘之爲懼。』遂北去。

正之○問：『戒懼是己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己所獨知時工夫。』曰：『只是一個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于此用功，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若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僞。今若又分戒懼爲己所不知，工夫便支離。旣戒懼是卽知己。』曰：『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耶？』曰：『戒懼之念無時可』

息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聩，便已流入惡念。」

○^{△△}正之黃弘綱字，零都人。登鄉舉，官至刑部主事，學者稱洛村先生。有黃洛村集。

蔡希淵○問：『大學新本，○先「格致」而后「誠意」工夫，似與首章次第相合；若先生從舊本，「誠意」反在「格致」之前矣。』曰：『大學工夫卽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個「誠意」。「誠意」工夫只是「格致」。若以「誠意」爲主，去用「格致」工夫，工夫始有下落，卽爲善去惡無非是「誠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卽茫茫蕩蕩，都無着落處，須添個「敬」字，方纔牽扯得身心上來，終沒根源。且旣須敬字，緣何孔門倒將最要緊的落了，直待千餘年後人添補？正謂以「誠意」爲主，卽不須添「敬」字。此學問大頭腦。於此不察，真是千里之謬。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總是一般。』以上俱

○希淵蔡宗堯字，號我齋，浙江山陰人。從王守仁學。正德進士。以教授奉母。孤介不爲當道所喜，輒思棄去。守仁以爲傷於急迫，乃止。○朱熹所改定之大學，謂之新本，即大學章句是也。分全篇爲經一章，傳十章，並記之云：『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而以舊本爲誤本。大學有『致知在格物』一語，朱熹注云：『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又補釋『格物致知』之義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此說也，守仁非之。

九川○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個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覺內外打不成一片。』曰：『心何嘗有內外，即如惟濬今在此講論，又豈有一心在內照管？這講說時專一，即是那靜坐時心。工夫一貫，何須更起念頭？須在事磨鍊工夫得力；若只好靜，遇事便亂。那靜時工夫亦差似收斂，而』

實放溺也。」

○九川姓陳，字惟濬，號竹亭，以居明水山，遂易號明水。臨川人。有明水先生集。見原卷十九江右王門學案四。

問：『近來工夫稍知頭腦；然難尋個穩當處。』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曰：『一點良知，是爾自家的準則。爾意念着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何等穩當！此便是致知的實功。』

崇一 ○曰：『先生「致知」之旨發盡精蘊，看來這裏再去不得。』曰：『何言之易也！』再用功半年看如何，又用功一年看如何。工夫愈久，愈覺不同。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不知則遂埋沒。』以上俱陳九川記

○崇一，歐陽德字，號南野，秦和人。從王守仁學。嘉靖進士。有歐陽南野集。詳見原卷十七江右王門學

案二。

黃以方[○]問：『先生格致之說，隨時格物以致其知，則知是一節之知，非全體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地位？』曰：『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原是一個天，只爲私欲障礙，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個淵，只爲私欲窒塞，則淵之本體失了。如念念致良知，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了。』因指天以示之曰：『如面前所見，是昭昭之天，四外所見，亦只是昭昭之天。只爲許多牆壁遮蔽，不見天之全體，若撤去牆壁，總是一個天矣。於此便見一節之知卽全體之知，全體之知只一節之知，總是一個本體。』黃直

記

^{△△△}黃以方名直，金谿人。嘉靖進士。[○]語見中庸，言周徧靜深之至也。

聖賢非無功業氣節，但其循着天理，則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

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量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則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隨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工夫。

問：『知行合一。』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卻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聖人無所不知，只是知個天理；無所不能，只是能個天理。聖人本體明白，故事事知個天理在，便所去盡個天理；不是本體明後，卻于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來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數、草木鳥獸之類，不勝其煩，雖是本體明了，亦何緣能盡知得。但不必知的，聖人自不消求知，其所當知者，聖人自能問人。如『子入太廟，每事問。』○先儒謂：『雖知亦問，敬謹之至。』此說不可通。聖人于禮樂名物，不必盡知，然他知得一個天理，便自有許多節文度數出來。不知能問，亦即是天理節文所在。

問：『儒者夜氣，胸中思慮空空靜靜，與釋氏之靜卻一般。此時何所分別？』
曰：『動靜只是一個。那夜氣空空靜靜，天理在中，即是應事接物的心；應事接物的心，亦是循天理，便是夜氣空空靜靜的心。故動靜分別不得。知得動靜合一，釋氏毫釐差處亦自莫掩矣。』

『文公「格物」之說，只是少頭腦。如所謂「察之于念慮之微」，此一句不該與「求之文字之中，驗之事爲之著，索之講論之際」混作一例看，是無輕重也。』以上俱黃直記

『佛氏不着相，其實着相，吾儒着相，其實不着相。佛怕父子累，卻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卻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卻逃了夫婦，都是着相，便須逃避。吾儒有個父子，還他以仁，有個君臣，還他以義，有個夫婦，還他以別，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婦的相？』

問：『讀書所以調攝此心，但一種科目意思牽引而來，何以免此？』曰：『只

要良知真切，雖做舉業，不爲心累，且如讀書時，知得強記之心不是，卽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卽克去之，有誇多鬪靡之心不是，卽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終日與聖賢印對，是個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只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

『諸君工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工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曾用工夫，今卻不濟，便要矯強做出一個沒破綻的模樣，這便是「助長。」連前些子工夫都壞了。只要常常懷個「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毀譽榮辱，久久自然有得力處。』已上俱黃修易記

[○]語見易。

言立志曰：『真有聖人之志，良知上更無不盡，良知上留得些子別念挂帶，便非必爲聖人之志矣。』

『吾昔居滌時，[○]見諸生多務知解，無益於得，姑教之靜坐。一時窺見光景，

頗收近效；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故邇來只說「致良知」。良知明白，隨你去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

○按年譜正德八年，陽明至滁州督馬政，地僻官閒，從遊者始衆。滁州今爲安徽滁縣。

問：「不睹不聞」是說本體，「戒慎恐懼」是說工夫否？」曰：「須信得本體原是不睹不聞的，亦原是戒慎恐懼的，戒慎恐懼不會在不睹不聞上加得些子。見得真時，便謂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亦得。」

「良知在夜氣發的方是本體，以其無物欲之雜也。學者要使事物紛擾之時，常如夜氣一般，就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上來，卻于本體上加卻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虛無的本色，便於本體有障礙。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

本色，便不着些子意在。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象貌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

問：「釋氏亦務養心，然不可以治天下，何也？」曰：「吾儒養心未嘗離卻事物，只順其天則自然就是工夫。釋氏卻要盡絕事物，把心看做幻相，與世間無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

問：「異端」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
「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只在毫釐間。告子只在不動心上着功，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爲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論心之動與不動，只是「集義」所行無不是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告子只要此心不動，便是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息之根反阻撓了。」

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爲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爲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爲天地矣。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爲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

問：『人與物同體，如何大學又說個厚薄？』曰：『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體，把手足捍頭目，豈是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獸與草木同是愛的，把草木去養禽獸，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的，宰禽獸以養親，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的，顛沛患難之際，不能兩全，寧救至親，不救路人，心又忍得；這是道理合該如此。及至吾身與至親，更不得分彼此厚薄。蓋以仁民愛物皆從此出，此處可忍，更無所不忍矣。大學所謂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便謂之義；順這個條理，便謂之禮；知此條理，便謂之智；終始這條理，便謂之信。』

○大學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爲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爲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爲體；口無體，以萬物之味爲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爲體。』

『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嘗有心照物，而自無物不照，無照無不照，原是日之本體。良知本無知，今卻要有知，本無不知，今卻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

問：『孔子所謂遠慮，○周公夜以繼日，○與將迎不同何如？』曰：『遠慮不是茫茫蕩蕩去思慮，只是要存這天理。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無有終始。天理卽是良知，千思萬慮，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隨事應去，良知便粗了。若只著在事上茫茫蕩蕩去思，教做遠慮，便不免有毀譽得喪人欲攙入其中，就是將迎了。周公終夜以思，只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

○論語衛靈公篇云：『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孟子離婁篇云：『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先天而天弗違，』天卽良知也。『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卽天也。

○引語見易乾卦文言。

『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又曰：『是非兩字是個大規矩，巧處則存乎其人。』

問：『知譬日，欲譬雲，雲雖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氣合有的，欲亦莫非人心合有否？』曰：『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認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雖雲霧四塞，太虛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滅處，不可以雲能蔽日，教天不要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着，俱謂之欲。然纔有着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卽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看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工夫。』

『人有過多于過上用功，就是補甑，○其流必歸于文過。』

○東漢孟敏荷甑墮地，不顧去，曰：『已破矣，視之何益？』補甑本此。

『琴瑟簡編，學者不可無，蓋有業以居之，心就不放。』

問：『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卻有過不及？』曰：『知得過不及處，就是中和。』

『慈湖不爲無見，○又着在無聲無臭見上了。』

○楊慈湖名簡，字敬仲，宋慈溪人。乾道進士，爲陸九淵弟子。少時嘗自視無過，視人有過。一日，忽懷疑念，旋省得已過，乃痛懲力改，刻意爲學。

門人歎：『先生自征寧藩以來，○天下謗議益衆。』先生曰：『我在南都以前，尙有些子鄉原意思在；今信得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纔做得個狂者胸次，故人都說我行不揜言也。』以上俱錢德洪記

○寧王宸濠也。詳見前第八十五頁注④。

『所謂人所不知，而已獨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處。』

有言：『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灑掃應對。』曰：『灑掃應對就是物。童子良知只到此，只教去灑掃應對，便是致他這一點良知。又如童子之畏先生長者，此亦是他良知處。故雖遨嬉，見了先生長者，便去作揖恭敬，是他能格物以致敬師長之良知。我這裏格物，自童子以至聖人，皆是此等工夫；但聖人格物便更熟得些子，不消費力。』

問：『程子云：「在物爲理，」如何云心卽理？』曰：『在物爲理，在字上當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則爲理，如此心在事父則爲孝，在事君則爲忠之類是也。諸君要識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說個心卽理，只爲世人心分心與理爲二，便有許多病痛。如五霸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個私心，便不當理，人卻說他做得當理，只心有未純，往往慕悅其所爲，要來外面做個好看，卻與心全不相干。分心與理爲二，其流至于霸道之僞而不自知。故我說個心卽理，要使知心理是一個，便來心上做工夫，不去襲取于義，便是王道之真。』

『夫子說「性相近」，○卽孟子說「性善」，不可專在氣質上說。若說氣質，如剛與柔對，如何相近得，惟性善則同耳。人生初時善，原是同的，但剛者習於善，則爲剛善，習於惡，則爲剛惡，柔者習於善，則爲柔善，習於惡，則爲柔惡，便日相遠了。』已上俱黃以方記。

○論語陽貨篇云：『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征思田，○德洪與汝中○論學。德洪舉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知亦是無善、無惡，物亦是無善、無惡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無善、惡；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修，此是復性體工夫，若原無善、惡，工夫亦不消說矣。』是夕坐天泉橋，各舉請正。先生曰：『二君之見，正好相資，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裏接人，原有二種。利根之人，直從

本源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原是個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卽是工夫，人已內外一齊俱透。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爲善去惡，工夫熟後，渣滓去盡，本體亦明淨了。汝中之見，是我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爲其次立法的。相取爲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旣而曰：』已後講學，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這話頭隨人指點，自沒病痛，原是徹上徹下工夫。利根之人，世亦難遇。人有習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工夫，只去懸空想個本體。一切事爲俱不着實，不過養成一個虛寂；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

泉證道記

① 思田見上第八十六頁注。

② 德洪姓錢，字洪甫，號緒山。汝中王畿字，別號龍溪。二人均詳下浙

中王門學案。

浙中王門學案（原卷十一至十五）

郎中徐橫山先生愛（一四八七——一五一七）

徐愛，字曰仁，號橫山，餘姚之馬堰人。正德三年進士。出知祁州。陞南京兵部員外郎，轉南京工部郎中。十一年，歸而省親。明年五月十七日卒，年三十一。

山緒

傳云兵部及告病歸皆非

先生爲海日公之婿，於陽明內兄弟也。陽明出獄而歸，先生卽北面

稱弟子，及門莫有先之者。

鄧元錫皇明書云自龍場歸受學非

其後與陽明同官南中，朝夕不離。學

者在疑信之間，先生爲之騎郵以通彼我；於是門人益親。陽明日：『曰仁吾之顏

淵也。』先生嘗遊衡山，夢老僧撫其背而歎曰：『子與顏子同

壽。』覺而異之。陽明在贛州，聞訃，哭之慟。先生雖死，陽明每在講席，未嘗不念

之。耐答之頃，機緣未契，則曰：『是意也，吾嘗與曰仁言之，年來未易及也。』一日

講畢，環柱而走。歎曰：『安得起曰仁於泉下而聞斯言乎！』乃率諸弟子之其墓所，酌酒而告之。先生始聞陽明之教，與先儒相出入，駭愕不定，無入頭處。聞之既熟，反身實踐，始信爲孔門嫡傳。舍是皆旁蹊小徑，斷港絕河矣。陽明自龍場以後，其教再變。南中之時，大率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故以默坐澄心爲學的。江右以後，則專提『致良知』三字。先生記傳習初卷皆是南中所聞，其於『致良知』之說，固未之知也。然錄中有云：『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爲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使此心之良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則三字之提，不始於江右明矣。但江右以後，以此爲宗旨耳。是故陽明之學，先生爲得其真。』聶雙江云：『今之爲良知之學者，於傳習錄前編所記真切處，俱略之。乃駕空立籠罩語，似切近而實渺茫，終日逐外而自以爲得手也。』蓋未嘗不太息於先生云。

○祁州△河北州名，今爲安國縣。

○衡山△在湖南衡山縣西北三十里。

○贛州△今江西贛縣卽其舊。

治也。④名豹，雙江其號。詳見下江右王門學案。

文集

吾師之教，謂人之心有體有用，猶之水木有根原有枝葉流派。學則如培濬溉疏，故木水在培濬其根，濬疏其源，根盛源深，則枝流自然茂且長。故學莫要於收放心，涵養省察，克治是也。卽培濬其根源也。讀書玩理，皆所以溉疏之也。故心德者，人之根源也，而不可少緩。文章名業者，人之枝葉也，而非所汲汲。學者先須辨此，卽是辨義理之分；既能知所決擇，則在立志堅定以趨之而已。

答邵思抑

學者大患在於好名。今之稱好名者，類舉富貴誇耀以爲言，抑末矣。凡其意有爲而爲，雖其跡在孝、弟、忠、信、禮、義，猶其好名也，猶其私也。古之學者，其立心之始，卽務去此，而以全吾性命之理爲心。當其無事，以『勿忘勿助』而養吾公平正大之體，勿先事落此谿徑，故謂之存養。及其感應而察識其有無，故謂之省察。

察知其有此而務決去之，勿苦其難，故謂之克治。專事乎此而不以怠心間之，故謂之不息。去之盡而純，故謂之天德。推之純而達，故謂之王道。送甘欽采

夫人之所以不宜於物者，私害之也。是故吾之私得以加諸彼，則伎心生焉。伎心，好勝之類也。凡天下計較、忌妬、驕淫、狼傲、攘奪、暴亂之惡，皆從之矣。吾之私得以藉諸彼，則求心生焉。求心，好屈之類也。凡天下阿比、諂佞、柔懦、燕溺、污辱、詛之惡，皆從之矣。二私交於中，則我所以爲感應之地者，非公平正大之體矣。以此之機，而應物之感，其有能宜乎否也。宜齋序

古人謂未知學，須求有箇用力處，既用力，須求有箇得力處。今以康齋之勇，殷勤辛苦不替七十年，然未見其大成，則疑其於得力處有未至。白沙之風，使人有『吾與點也』○之意。然末流涉曠達，則疑其於用力處有缺。夫有體斯有用，有終必有始。將以康齋之踐履爲體爲始耶？將以白沙之造詣爲用爲終耶？是體用終始岐爲二也。世固有謂某有體無用，有用無體者。僕竊不然，必求二公之所

以蔽者而會歸之。此正關要所係，必透此方有下手處也。答王承吉。

○論語先進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語。

予始學於先生，惟循跡而行，久而大疑且駭。然不敢遽非，必反而思之；思之稍通，復驗之身心，既乃恍若有見。已而大悟，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曰：此道體也，此心也，此學也，人性本善也，而邪惡者客感也。感之在於一念，去之在於一念。無難事，無多術。且自恃稟性柔，未能爲大惡，則以爲如是，可以終身矣。而坦坦然而蕩蕩然樂也。孰知久則私與憂復作也？通世之痼疾有二：文字也，功名也。予始以爲姑毋攻焉，不以累於心可矣。絕之無之，不已甚乎？孰知二者之賊，素奪其宮。姑之云者，是假之也。是故必絕之無之，而後可以進於道；否則終不免虛見，且自誣也。

贈薛尙謙

員外錢緒山先生德洪（一四九六——一五七四）

錢德洪，字洪甫，號緒山。浙之餘姚人。王文成平濠歸越，先生與同邑范引年、管州、鄭寅、柴鳳、徐珊、吳仁數十人會於中天閣，同稟學焉。明年舉於鄉。時四方之士來學於越者甚衆。先生與龍溪疏通其大旨，而後卒業於文成，一時稱爲教授師。嘉靖○五年，舉於南宮，○不廷試○而歸。文成征思田，○先生與龍溪居守越中書院。七年，奔文成之喪，至於貴溪，○問喪服。邵竹峰曰：『昔者孔子沒，子貢若喪父而無服，禮也。』○先生曰：『吾夫子沒於道路，無主喪者，弟子不可以無服。然某也有父母在，麻衣布經，○弗敢有加焉。築室於場，以終心制。』○十一年，始赴廷試，出爲蘇學教授。○丁內艱。○服闋，補國子監丞。○尋陞刑部主事，稍遷員外郎，署陝西司事。上夜游西山，召武定侯郭勳○不至，給事中高時劾之，下勳錦衣獄，轉送刑部。勳驕恣不法，舉朝恨之，皆欲坐以不軌。先生據法以違敕十罪論死。再上不報，舉朝以上之不報，因按輕也。劾先生不明律法。上以先生爲故入，○故不報。遂因劾下先生於獄。蓋上之寵勳未衰，特因事稍折之，與廷臣之意故相

左也。先生身嬰三木，^⑤與侍御楊斛山都督趙白樓講易不輟。黜死，始得出獄。九廟成，詔復冠帶。穆宗朝，進階朝列大夫，致仕。萬曆^⑥初，復進階一級。在野三十年，無日不講學。江、浙、宣、歙、楚、廣，名區輿地，^⑦皆有講舍。先生與龍溪迭捧珠盤。年七十，作頤閒疏告四方，始不出遊。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卒，年七十九。陽明致良知之學，發於晚年。其初以靜坐澄心訓學者，學者多有喜靜惡動之弊。知本流行，故提掇未免過重。然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又曰謹獨卽是致良知，則亦未嘗不以收斂爲主也。故鄒東廓^⑧之戒懼，羅念菴^⑨之主靜，此真陽明之的傳也。先生與龍溪親炙陽明最久，習聞其過重之言。龍溪謂：『寂者心之本體，寂以照爲用；守其空知而遺照，是乖其用也。』先生謂：『未發竟從何處覓？離已發而求未發，必不可得。是兩先生之良知，俱以見在知覺而言。於聖賢凝聚處，盡與掃除。在師門之旨，不能無釐毫之差。龍溪從見在悟其變動不居之體。先生只於事物上實心磨鍊。故先生之徹悟，不如龍溪；龍溪之修持，不如先生。乃龍溪竟入於禪，而先生不失

儒者之矩矱何也？龍溪懸崖撒手，非師門宗旨所可繫縛。先生則把纜放船，雖無大得，亦無大失耳。念菴曰：『緒山之學數變，其始也，有見於爲善去惡者，以爲致良知也。已而曰，良知者無善無惡者也。吾安得執以爲有而爲之而又去之。已又曰，吾惡夫言之者之淆也，無善無惡者見也，非良知也。吾惟卽吾所知以爲善者而行之，以爲惡者而去之，此吾可能爲者也。其不出於此者，非吾所得爲也。又曰，向吾之言猶二也，非一也。夫子嘗有言矣。曰：至善者心之本體，動而後有不善也。吾不能必其無不善，吾無動焉而已。彼所謂意者動也，非是之謂動也。吾所謂動，動於動焉者也。吾惟無動，則在吾者常一矣。按先生之無動，卽慈湖之不起意也。不起意，非未發乎？然則謂離已發而求未發必不可得者，非先生之末後語矣。』

○世宗年號。

○明代會試屬禮部。

應禮部試者，亦曰南宮試。會試中式，謂之捷南宮。

○科舉時代

之殿試朝考，並謂之廷試。

④注詳前姚江學案第八十六頁注⑤。

⑤貴溪，今縣名。地屬江西省。

⑥禮『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師喪無服，故曰心喪。

⑦經，迪齧切，音

蓋在首在腰曰經。⑧築室於場語見孟子滕文公篇。場孔子冢上祭祀之壇場也。心制言心喪三年

之制也。⑨明制：府學置教授，州學置學正，縣學置教諭。⑩遭母喪或承重祖母之喪，俗稱內艱。

⑪闕音缺。喪服期滿曰服闕。國子監即國學也。丞副佐也。位在祭酒下。⑫英六世孫，正德中鎮兩廣。

嘉靖中督團營，兼領後府，以罪下獄死。⑬故人科刑重於所犯者之謂。⑭三木古刑具。以械頸及

手足者。⑮神宗年號。⑯宣今安徽宣城縣。歙今安徽歙縣。⑰名守益。詳下江右王門學案中。

⑱名洪先。詳下江右王門學案。

會語

戒懼即是良知，覺得多此戒懼，只是功夫生。久則本體功夫，自能相忘，『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亦只一熟耳。

○語見中庸。

聖人於紛紜交錯之中，而指其不動之真體，良知是也。是知也，雖萬感紛紜，

而是非不昧；雖衆欲交錯，而清明在躬，至變而無方，至神而無迹者，良知之體也。太虛之中，無物不有，而無一物之住，其有住則卽爲太虛之礙矣。人心感應，無時不有，而無一時之住，其有住，則卽爲太虛之障矣。故忿懣、好樂、恐懼、憂患，一著於有心，卽不得其正矣。故正心之功，不在他求，只在誠意之中，體當本體明徹，止於至善而已矣。

問：『感人不動如何？』曰：『纔說感人，便不是了。聖賢只是正己而物自正。譬如太陽無蔽，容光自能照物，非是屑屑尋物來照。』

問：『戒懼之功，不能無有事無事之分。』曰：『知得良知是一個頭腦，雖在千百人中，工夫只在一念微處。雖獨居冥坐，工夫亦只在一念微處。』

致知之功，在究透全體，不專在一念一事之間，但除卻一念一事，又更無全體可透耳。

良知廣大高明，原無妄念可去，纔有妄念可去，已自失卻廣大高明之體矣。

今只提醒本體，羣妄自消。

學者功夫，不得伶俐直截，只爲一虞字作祟耳。良知是非從違，何嘗不明！但不能一時決斷。如白虞度曰：此或無害於理否？或可苟同於俗否？或可欺人於不知否？或可因循一時以圖遷改否？只此一虞，便是致吝之端。

昔者吾師之立教也，揭『誠意』爲大學之要指，『致知格物』爲『誠意』之功。門弟子聞言之下，皆得入門用力之地。用功勤者，究極此知之體，使天則流行，纖翳無作，千感萬應，而真體常寂，此誠意之極也。故誠意之功，自初學用之，卽得入手；自聖人用之，精詣無盡。吾師旣歿，吾黨病學者善惡之機，生滅不已。乃於本體提揭過重，聞者遂謂『誠意』不足以盡道，必先有悟而意自不生。『格物』非所以言功，必先歸寂而物自化。遂相與虛憶以求悟，而不切乎『民彝物則』之常。⊖執體以求寂，而無有乎圓神活潑之機。希高凌節，影響謬戾，而吾師平易切實之旨，壅而弗宣。師云：『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是止至善也者，未嘗離

『誠意』而得也。言止則不必言寂，而寂在其中。言至善則不必言悟，而悟在其中。然皆必本於『誠意』焉何也？蓋心無體，心之上不可以言功也。應感起物，而好惡形焉。於是乎有精察克治之功。『誠意』之功極，則體自寂而應自順，初學以至成德，徹始徹終，無二功也。是故不事『誠意』而求寂與悟，是不入門而思見宗廟百官也。知寂與悟而不示人以『誠意』之功，是欲人見宗廟百官而閉之門也。皆非融釋於道者也。

○詩大雅烝民篇：『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論學書

久菴○謂吾黨於學，未免落空，初若未以爲然，細自磨勘，始知自懼。日來論本體處，說得十分清脫，及徵之行事，疎略處甚多，此便是學問落空處。譬之草木，生意在中，發在枝榦上，自是可見。復王龍溪

①久菴黃綰號，黃巖人。見原卷十三浙中王門學案。

親蹈生死真境，身世盡空，獨留一念癡魂，耿耿中夜，豁然若省，乃知上天爲我設此法象，示我以本來真性，不容絲髮掛帶。平時一種姑容因循之念，常自以爲不足害道。由今觀之，一塵可以矇目，一指可以障天，誠可懼也。噫！古人處動忍而獲增益，吾不知增益者何物，減削則已盡矣。獄中寄龍溪

龍溪學日平實，每於毀譽紛冗中，益見奮惕，弟向與意見不同，雖承先師遺命，相取爲益，終與入處異路，未見能渾接一體。歸來屢經多故，不肖始能純信本心。龍溪亦於事上肯自磨滌，自此正相當，能不出露頭面，以道自任，而毀譽之言，亦從此入。舊習未化，時出時入，容或有之。然其大頭放倒如羣情所疑，非真信此心千古不二，其誰與辨之？與張浮峯

格物之學，實良知見在功夫。先儒所謂過去未來，徒放心耳。見在功夫，時行時止，時嘿時語，念念精明，毫釐不放。此卽『行著習察』。①實地格物之功也。於

此體當切實，著衣吃飢，卽是盡心至命之功。與陳兩湖

○孟子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衆皆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郎中王龍溪先生畿（一四九八——一五八三）

王畿，字汝中，別號龍溪，浙之山陰人。弱冠舉於鄉。嘉靖癸未下第，歸而受業於文成。丙戌試期，遂不欲往。文成曰：『吾非以一第爲子榮也。顧吾之學，疑信者半，子之京師，可以發明耳。』先生乃行，中是年會試。時當國者不說學。先生謂錢緒山曰：『此豈吾與子仕之時也。』皆不廷試而歸。文成門人益進，不能徧授，多使之見先生與緒山。先生和易宛轉，門人日親。文成征思田，先生送至嚴灘而別。明年，文成卒於南安。先生方赴廷試，聞之，奔喪至廣信，斬衰以畢葬事，而後心喪。壬辰，始廷對，授南京職方主事。尋以病歸，起原官，稍選至武選郎中。時相夏貴溪惡之。三殿災，吏科都給事中戚賢上疏言先生學有淵源，

可備顧問。貴溪草制，僞學小人，黨同妄薦，謫賢外任。先生因再疏乞休而歸。踰年當考察，南考功薛方山①與先生學術不同，欲借先生以正學術，遂填察典。先生林下四十餘年，無日不講學，自兩都及吳、楚、閩、越、江、浙皆有講舍，莫不以先生爲宗盟。年八十，猶周流不倦。萬曆②癸未六月七日卒，年八十六。天泉證道記謂師門教法，每提四句：無善無惡之心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緒山以爲定本，不可移易。先生謂之權法，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則意知物，俱是無善無惡，相與質之陽明。陽明曰：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者，卽本體便是功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者，須用爲善去惡功夫，以漸復其本體也。自此印正，而先生之論，大抵歸於四無。以正心爲先天之學，『誠意』爲後天之學。從心上立根，無善無惡之心，卽是無善無惡之意。是先天統後天。從意上立根，不免有善有惡，兩端之抉擇，而心亦不能無雜。是後天復先

天此先生論學大節目。傳之海內，而學者不能無疑。以四有論之，惟善是心所固有，故意知物之善，從中而發，惡從外而來。若心體既無善惡，則意知物之惡固妄也，善亦妄也。功夫既妄，安得謂之復還本體。斯言也，於陽明平日之言，無所考見，獨先生言之耳。然先生他日答吳悟齋云：『至善無惡者心之體也。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也。知善知惡者良知也。爲善去惡者格物也。』此其說已不能歸一矣。以四無論之，大學『正心』之功，從『誠意』入手。今日從心上立根，是可以無事乎意矣。而意上立根者爲中下人而設，將大學有此兩樣功夫歟？抑止爲中下人立教乎？先生謂良知原是無中生有，卽是『未發之中』。此知之前，更無未發，卽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自能收斂，不須更主於收斂；自能發散，不須更期於發散。當下現成，不假功夫修整而後得。致良知原爲未悟者設，信得良知過時，獨往獨來，如珠之走盤，不待拘管，而自不過其則也。以篤信謹守一切矜名飾行之事，皆是犯手做作。唐荆川^⑤謂：『先生篤於自信，不爲形迹之防。包荒

爲大，無淨穢之擇。故世之議先生者不一而足。夫良知既爲知覺之流行，不落方所，不可典要，一著功夫，則未免有礙虛無之體，是不得不近於禪。流行卽是主宰，懸崖撒手，茫無把柄，以心息相依爲權法，是不得不近於老。雖云真性流行，自見天則，而於儒者之矩矱，未免有出入矣。然先生親承陽明末命，其微言^⑤往往而在。象山之後，不能無慈湖^⑥。文成之後，不能無龍溪，以爲學術之盛衰因之。慈湖決象山之瀾，而先生疏河導源，於文成之學，固多所發明也。

①清代與會稽縣並爲浙江紹興府治。民國廢府。并山陰會稽爲紹興縣。②禮「二十曰弱冠」疏

「二十成人初加冠，體猶未壯，故曰弱也。」沿爲少年之稱。③世宗年號。④明時集各省舉人試

於京師，曰會試。清仍之。⑤卽嚴陵灘。漢嚴光釣遊處也。在浙江桐廬縣南。⑥安南在今江西省大

庾縣。⑦今江西上饒縣其舊治也。⑧斬衰，喪服之最重者。以至粗麻布爲之，不縫下邊。⑨給事

中掌侍從規諫，糾察六部之弊誤，有駁正章奏封還制勅之權。戚賢字秀夫，全椒人。嘉靖進士。師事王

守仁。政治精明，賢聲大著。⑩考功，舊制吏部之屬司。掌官吏考課黜陟之事。薛方山名應旂。見原卷

二十五南中王門學案。

①神宗年號。

②名順之，荆川其號。見原卷二十六南中王門學案。

③微。

言謂微妙之言也。

④名簡，慈湖其別號。詳見宋元學案卷七十四慈湖學案。

語錄

先師嘗謂人曰：『戒慎、恐懼是本體，不覩、不聞是功夫。戒慎、恐懼若非本體，於本體上便生障礙；不覩、不聞若非功夫，於一切處盡成支離。』

聖人所以爲聖，精神命脈，全體內用，不求知於人，故常常自見己過，不自滿假，日進於無疆。鄉愿①，惟以媚世爲心，全體精神，盡從外面照管，故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梅純甫問答

①謂鄉人之同流合污，以博謹愿之稱者。

致良知只是虛心應物，使人人各得盡其情。能剛能柔，觸機而應，迎刃而解，如明鏡當空，妍媸自辨，方是經綸手段。纔有些子才智伎倆與之相形，自己光明，

反爲所蔽。維揚晤語

良知宗說，同門雖不敢有違，然未免各以其性之所近，擬議攙和。有謂良知非覺照，須本于歸寂而始得；如鏡之照物，明體寂然，而妍媸自辨，滯於照則明反眩矣。有謂良知無見成，由於修證而始全；如金之在鑛，非火齊[○]鍛鍊，則金不可得而成也。有謂良知是從已發立教，非未發無知之本旨。有謂良知本來無欲，直心以動，無不是道，不待復加銷欲之功。有謂學有主宰有流行；主宰所以立性，流行所以立命，而以良知分體用。有謂學貴循序，求之有本末，得之無內外，而以致知別始終。此皆論學同異之見，不容以不辨者也。寂者心之本體，寂以照爲用，守其空知而遺照，是乖其用也。見入井孺子而惻隱，見噉齷之食而羞惡，仁義之心，本來完具，感觸神應，不學而能也。若謂良知由修而後全，撓其體也。良知原是未發之中，無知而無不知，若良知之前，復求未發，卽爲沉空之見矣。古人立教，原爲有欲設，銷欲正，所以復還無欲之體，非有所加也。主宰卽流行之體，流行卽主宰

之用，體用一原，不可得而分，分則離矣。所求即得之之因，所得即求之之證，始終一貫，不可得而別，別則支矣。吾人服膺良知之訓，幸相默證，務求不失其宗，庶爲善學也已。

○火齋猶言火候。

『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先師謂象山之學，得力處全在積累。須知涓流即是滄海，拳石即是泰山。此是最上一機，不由積累而成者也。

峴臺會語

○陸九淵和乃兄九齡詩句。

立志不真，故用力未免間斷，須從本原上徹底理會，種種嗜好，種種貪著，種種奇特技能，種種凡心習態，全體斬斷，令乾乾淨淨，從混沌中立根基，始爲本來生生真命脈。此志既真，功夫方有商量處。

斗山會語

先師講學山中，一人資性警敏，先生漫然視之，屢問而不答。一人不顧非毀，

見惡於鄉黨。先師與之語，竟日忘倦。某疑而問焉。先師曰：『某也資雖警敏，世情機心，不肯放舍，使不聞學，猶有敗露悔改之時。若又使之有聞，見解愈多，趨避愈巧，覆藏愈密，一切圓融智慮，爲惡不可復悛矣。某也原是有力量之人，一時狂心銷遏不下。今既知悔，移此力量爲善，何事不辦！此待兩人所以異也。』休寧會語

夫一體之謂仁，萬物皆備於我，非意之也。吾之目遇色自能辨青黃，是萬物之色備於目也。吾之耳遇聲自能辨清濁，是萬物之聲備於耳也。吾心之良知，遇父自能知孝，遇兄自能知弟，遇君上自能知敬，遇孺子入井自能知怵惕，遇堂下之牛自能知穀觶。推之爲五常，擴之爲百行，萬物之變，不可勝窮，無不有以應之，是萬物之變，備於吾之良知也。夫目之能備五色，耳之能備五聲，良知之能備萬物之變，以其虛也。致虛則自無物欲之間，吾之良知，自與萬物相爲流通而無所凝滯。後之儒者，不明一體之義，不能自信其心，反疑良知涉虛，不足以備萬物，先取古人孝弟愛敬五常百行之迹，指爲典要，揣摩依仿，執之以爲應物之則，而不

復知有變動周流之義。是疑目之不能辨五色，而先塗之以丹臙。○耳之不能辨五聲，○而先聒之以宮羽。豈惟失卻視聽之用，而且汨其聰明之體。不至聾且瞶者幾希！宛陵會語

○丹臙[△]油漆所用之顏料。臙音螻。○宮、商、角、徵、羽也。

千古學術，只在一念之敬上求。生死不違，不違此也。日月至，至此也。

一念之微，只在慎獨。

人心只有是非，是非不出好惡兩端，忿與慾只好惡上略過些子，其幾甚微。懲忿窒慾，復其是非之本心，是合本體的功夫。

論功夫聖人亦須困勉，方是小心緝熙。論本體衆人亦是生知安行，方是真機直達。

先師自云：『吾龍場以前，稱之者十九。鴻臙○以前，稱之者十之五，議之者十之五。鴻臙以後，議之者十之九矣。學愈真切，則人愈見有過。前之稱者，乃其包

藏掩飾，人故不得而見也。

○官名。掌贊導相禮。鴻聲也。臚傳也。傳聲贊導，故曰鴻臚。

一友用功，恐助長落第二義。答云：『真實用功，落第二義亦不妨。』

聖賢之學，惟自信得及，是是非非，不從外來。故自信而是，斷然必行，雖「遜世不見是而無悶。」○自信而非，斷然必不行，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如此方是毋自欺，方謂之王道。何等簡易直截！後世學者，不能自信，未免倚靠於外。動於榮辱，則以毀譽爲是非。惕於利害，則以得失爲是非。攙和假借，轉摺安排，益見繁難，到底只成就得霸者伎倆。而聖賢易簡之學，不復可見。答

林退齋

○易文。 ○孟子文。

忿不止於憤怒，凡嫉妒褊淺，不能容物，念中悻悻一些子放不過，皆忿也。慾不止於淫邪，凡染溺蔽累，念中轉轉貪戀，不肯舍卻，皆慾也。懲窒之功，有難易，有

在事上用功者，有在念上用功者，有在心上用功者，事上是遏於已然，念上是制於將然，心上是防於未然。懲心忿，窒心慾，方是本原明簡功夫。在意與事上遏制，雖極力掃除，終無廓清之期。

問：『伊川存中應外制外養中之學，以爲內外交養何如？』曰：『古人之學，一頭一路，只從一處養。譬之種樹，只養其根，根得其養，枝葉自然暢茂。種種培壅灌溉，條枝剔葉，刪去繁冗，皆只是養根之法。若既養其根，又從枝葉養將來，便是二本支離之學。晦菴以『尊德性』爲存心，以『道問學』爲致知。取證於『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說，以此爲內外交養，知是心之虛靈，以主宰謂之心，以虛靈謂之知，原非二物。舍心更有知，舍存心更有致知之功，皆伊川之說誤之也。涵養功夫，貴在精專接續。如雞抱卵，先正嘗有是言。然必卵中原有一點真陽種子，方抱得成。若是無陽之卵，抱之雖勤，終成鰥卵。學者須識得真種子，方不枉費功夫。明道云：『學者須先識仁，吾人心中一點靈明，便是真種子。原是生生

不息之機。種子全在卵上，全體精神，只是保護得。非能以其精神助益之也。』以上留都會記

○程頤語。

良知二字是徹上徹下語。良知是知非。良知無是無非。知是知非即所謂規矩。忘是非而得其巧，即所謂悟也。

鄉黨自好與賢者所爲，分明是兩條路徑。賢者自信本心是是非非，一毫不從人轉換。鄉黨自好，即鄉愿也。不能自信，未免以毀譽爲是非，始有違心之行，徇俗之情。虞廷觀人，先論九德，○後及於事。『乃言曰，載采采。』○所以符德也。善觀人者，不在事功名義格套上，惟於心術微處，密窺而得之。雲門問答

○書臯陶謨『亦行有九德』謂『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語亦見書臯陶謨，載行也，采事也。

良知不學不慮，終日學只是復他不學之體。終日慮只是復他不慮之體。無

功夫中真功夫，非有所加也。功夫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後世學術，正是添的勾當。所以終日勤勞，更益其病。果能一念惺惺，泠然自會，窮其用處，了不可得，此便是究竟話。答徐存齋

問：「知行合一」曰：「天下只有箇知，不行不足謂之知。知行有本體，有功夫。如眼見得是知；然已是見了，即是行。耳聞得是知；然已是聞了，即是行。要之只此一箇知己自盡了。孟子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無不知敬其兄。』」止曰：知而已，知便能了。更不消說，能愛能敬。本體原是合一，先師因後儒分爲兩事，不得已說箇合一。知非見解之謂，行非履蹈之謂，只從一念上取證。知之真切篤實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切即是知。知行兩字，皆指功夫而言，亦原是合一的，非故爲立說以強人之信也。

良知本順，致之則逆。目之視，耳之聽，生機自然，是之謂順。視而思明，聽而思聰，天則森然，是之謂逆。跋圖書目

心迹未嘗判。迹有可疑，畢竟其心尙有不能盡信處。自信此生決無盜賊之心，雖有褊心之人，亦不以此疑我。若自信功名富貴之心，與決無盜賊之心一般，則人之相信，自將不言而喻矣。自訟

千古聖學，只從一念靈明識取。當下保此一念靈明便是學。以此觸發感通，便是教。隨事不昧此一念靈明，謂之格物。不欺此一念靈明，謂之誠意。一念廓然，無有一毫固必之私，謂之正心。此是易簡直截根源。水西別言

問：『白沙與師門同異。』曰：『白沙是百原山中傳流，亦是孔門別派。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乃景象也。緣世人精神撒潑，向外馳求，欲返其性情而無從入。只得假靜中一段行持，窺見本來面目，以爲安身立命根基，所謂權法也。若致知宗旨，不論語默動靜，從人情事變徹底鍊習以歸於元。譬之真金爲銅鉛所雜，不遇烈火烹熬，則不可得而精。師門嘗有入悟三種教法：從知解而得者，謂之解悟，未離言詮。從靜中而得者，謂之證悟，猶有待於境。從人事鍊習而得者，忘言忘境，觸

處逢源，愈搖蕩愈凝寂，始爲徹悟。寬川別語

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未嘗有三念之雜，乃不動於欲之真心，所謂良知也。與堯舜未嘗有異者也。於此不能自信，幾於自誣矣。苟不用致知之功，不能時時保任。此心時時保任，徒認見成虛見，附和欲根，而謂卽與堯舜相對，幾於自欺矣。壽念菴

論學書

吾人一生學問，只在改過，須常立於無過之地，不覺有過，方是改過真功夫。所謂復者，復於無過者也。答鼎雙江

當萬欲騰沸之中，若肯返諸一念良知，其真是真非，炯然未嘗不明。只此便是天命不容滅息所在，便是人心不容蔽昧所在。此是千古入賢入聖真正路頭。

答茅治卿

見在良知，必待修證而後可與堯舜相對。尙望兄一默體之。蓋不信得當下具足，到底不免有未瑩處。欲懲學者不用功夫之病，并其本體而疑之，亦矯枉之過也。

文公謂：『天下之物，方圓輕重長短，皆有定理，必外之物至，而後內之知至。』先師則謂：『事物之理，皆不外於一念之良知，規矩在我，而天下方圓不可勝用。無權度，則無輕重長短之理矣。』答吳悟齋

所謂必有事者，獨處一室，而此念常炯然。日應萬變，而此念常寂然。閒時能不閒，忙時能不忙，方是不爲境所轉。與趙麟陽

吾人立於天地之間，須令我去處人，不可望人處我。與周順之

良知在人，本無污壞，雖昏蔽之極，苟能一念自反，卽得本心。譬之日月之明，偶爲雲霧所翳，謂之晦耳。雲霧一開，明體卽見，原未嘗有所傷也。此原是人人見在具足，不犯做手本領功夫。人之可以爲堯舜，小人之可使爲君子，舍此更無從

入之路，可變之幾。答鼎雙江

江右王門學案（原卷十六至二十四）

文莊鄒東廓先生守益（二四九——一五六二）

鄒守益，字謙之，號東廓，江西安福^①人。九歲從父宦於南都，羅文莊欽順^②見而奇之。正德^③六年，會試第一，廷試第三，授翰林編修。^④踰年丁憂，宸濠反，從文成建義，嘉靖^⑤改元起用。大禮議起，^⑥上疏忤旨，下詔獄。謫判廣德州，^⑦毀淫祠。建復初書院講學。擢南京主客郎中，任滿告歸。起南考功。^⑧尋還翰林司經局洗馬。^⑨上聖功圖，世宗猶以議禮前疏弗悅也。下禮部參勘而止。遷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陞南京國子祭酒。九廟災，有旨大臣自陳，大臣皆惶恐引罪。先生上疏獨言君臣交儆之義，遂落職閒住。四十一年卒，年七十二。隆慶元年，^⑩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莊。初見文成於虔臺，求表父墓，殊無意於學也。文成顧日夕談

學，先生忽有省曰：『往吾疑程朱補大學，先格物窮理，而中庸首慎獨，兩不相蒙，今釋然格致之卽慎獨也。』遂稱弟子。又見文成於越，留月餘。既別而文成念之，曰：『以能問於不能，謙之近之矣。』又自廣德至越，文成歎其不以遷謫爲意。先生曰：『一官應迹，優人隨遇，爲故事耳。』文成默然，良久曰：『書稱允恭克讓，謙之信恭讓矣。自省允克何如？』先生欲然，始悟平日之恭讓，不免於玩世也。先生之學，得力於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雜以塵俗者也。吾性體行於日用倫物之中，不分動靜，不舍晝夜，無有停機。流行之合宜處謂之善，其障蔽而壅塞處謂之不善。蓋一忘戒懼，則障蔽而壅塞矣。但令無往非戒懼之流行，卽是性體之流行矣。離卻戒慎恐懼，無從覓性。離卻性亦無從覓日用倫物也。故其言道器無二，性在氣質，皆是此意。其時雙江從寂處體處用功夫，以感應運用處爲效驗。先生言其倚於內，是裂心體而二之也。彭山惡自然而標警惕，先生言其滯而不化，非『行所無事』也。夫子之後，源遠而流分。陽明之沒，不失其傳者，不

得不以先生爲宗子也。夫流行之爲性體，釋氏亦能見之；第其捍禦外物，是非善惡，一歸之空，以無礙我之流行。蓋有得於渾然一片者。而日用倫物之間，條理脈絡，不能分明矣。麤而不精，此學者所當論也。先生青原贈處，記陽明赴兩廣，錢王二子各言所學。緒山曰：『至善無惡者心，有善有惡者意，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龍溪曰：『心無善而無惡，意無善而無惡，知無善而無惡，物無善而無惡。』陽明笑曰：『洪甫須識汝中本體，汝中須識洪甫功夫。』此與龍溪天泉證道記同一事，而言之不同如此。蕺山⊕先師嘗疑陽明天泉之言與平時不同，平時每言至善是心之本體。又曰：『至善只是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又曰：『良知卽天理。』錄中言天理二字不一而足：有時說無善無惡者理之靜，亦未嘗徑說無善無惡是心體。今觀先空所記，而四有之論，仍是以至善無惡爲心。卽四有四句，亦是緒山之言，非陽明立以爲教法也。今據天泉所記，以無善無惡議陽明者，蓋亦有考於先生之記乎？子善，孫德涵德溥德泳。

○縣名，今屬江西省。○詳見下諸儒學案。○武宗年號。○科舉時代：集各省舉人試於京師，曰

會試。殿試朝考，並謂之廷試。編修位次於修撰，與修撰檢討同謂之史官，掌修國史。○世宗年號。

⑧武宗無嗣而死，楊廷和奉遺詔迎立孝宗之弟興獻王之子原燧，是爲世宗。已而追崇興獻王之議

起，禮部尙書毛澄受廷和之意，根據漢宋故事以孝宗爲父稱皇考，興獻王則稱皇叔父，而帝則自稱

姪皇帝。帝怒而不納，廷臣等無已，乃欲以孝宗爲皇考，以興獻王曰本生皇考興獻帝，其妃曰本生皇

太后爲請；然桂萼則欲以孝宗爲「皇伯考」，興獻王曰「皇考」爲請；張璠則謂宜去其本生之稱。

爭論亘三年之久，終乃依席書等之議，稱孝宗爲「皇伯考」，其皇后爲「皇伯母」，興獻王稱皇考，

其妃稱聖母，武宗則稱皇兄，其后稱皇嫂，而詔告天下。是曰大禮之議。○廣德州今屬安徽。○考

功，官名。考察內外百官。○司經局有洗馬二人，掌經籍，出入侍從，圖書上在宮者，皆受而藏之。○

卽公元一五六七年，隆慶，穆宗年號。○論語文。○欲音坎，意不自滿也。○名豹，雙江，其號也。詳

見下。○彭山，季本之號，字德明，越之會稽人。見原卷十三浙中王門學案。○語見孟子。○戴山，

劉宗周之別號。詳見下戴山學案。

東廓論學書

良知之教，乃從天命之性，指其精神靈覺而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無往而非良知之運用，故戒懼以致中和，則可以位育。①擴充四端，則可以保四海。②初無不足之患，所患者未能明耳。好問好察以用中也。③誦詩讀書以尙友也。④前言往行以畜德也。⑤皆求明之功也。及其明也，只是原初用也。非合天下古今之明而增益之也。世之沒溺於聞見，勤苦於記誦，正坐以良知爲不足，而求諸外以增益之，故比擬愈密，揣摩愈巧，而本體障蔽愈甚，博文格物，卽戒懼擴充一箇功夫，非有二也。果以爲有二者，則子思開卷之首，得無舍其門而驟語其堂乎？

敦夫

①中庸『石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②孟子公

孫丑篇『……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

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③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④孟子「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⑤易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越中之論，誠有過高者；忘言絕意之辨，向亦駭之，及臥病江上，獲從緒山龍溪切磋，漸以平實。其明透警發處，受教甚多。夫乾乾不息於誠，①所以致良知也。懲忿窒慾，遷善改過，②皆致良知之條目也。若以懲忿之功為第二義，則所謂如好好色，如惡惡臭，③己百己千者，皆為剩語矣。源泉混混以放乎四海，④性之本體也。有所壅蔽，則決而排之，未嘗以人力加損，故曰行所無事。⑤若忿慾之壅，不加懲窒，而曰本體原自流行，是不決不排而望放乎海也。苟認定懲窒為治性之功，而不察流行之體，原不可以人力加損，則亦非行所無事之旨矣。答聶雙江

①易乾卦「君子終日乾乾。」乾乾，自強不息貌。

②語出易經。

③語出大學。

④中庸人一能之，

已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⑤孟子離婁篇：『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混混，猶

滾滾，水流貌。

⑥語出孟子。

古人理會利害，便是義理。今人理會義理，猶是利害。答甘泉

良知精明處，自有天然一定之則。可行則行，可止則止，真是鳶飛魚躍，天機活潑，初無妨礙，初無揀擇。所患者好名好利之私，一障其精明，則糠粃眯目，天地爲之易位矣。答周順之

遷善改過，卽致良知之條目也。果能戒慎恐懼，常精常明，不爲物欲所障蔽，則卽此是善，更何所遷，卽此非過，更何所改。一有障蔽，便與掃除，雷厲風行，復見本體。其謂落在下乘者，只是就事上點檢，則有起有滅，非本體之流行耳。答徐子弼

近有友人相語曰：『君子處世，只顧得是非，不須更顧利害。』僕答之曰：『天下真利害便是天下真是非，卽如舍生取義，○殺身成仁，○安得爲害，而蟠肉乞飽，○壟上岡斷，○安得爲利。若論世情利害，亦有世情是非矣。』與師泉

○語見孟子。

○語見論語。

○孟子『……卒之東郭播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

謂饜足之道也。』播，冢也。

○孟子『有賤丈夫焉，必求壟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

吾輩病痛，尙是對景時放過，故辨究雖精，終受用不得。須如象山所云：關津路口，一人不許放過，方是須臾不離之學。與周順之

近來講學，多是意興，於戒懼實功，全不著力，便以爲妨礙自然本體。故精神浮泛，全無歸根立命處。間有肯用戒懼之功者，止是點檢於事爲，照管於念慮，不曾從不睹不聞上入微。與余柳溪

過去未來之思，皆是失卻見在功夫，不免借此以繫其心。緣平日戒懼功疏，此心無安頓處。佛家謂之猢猻失樹，更無伎倆。若是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洞洞屬屬，精神見在兢業不暇，那有閒工夫思量過去，理會未來。故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此是將迎病症。思曰睿，睿作聖。○此是見在本體功程，毫釐千里。答濮致昭

○語出易經。△△憧憧不定貌。○語出尚書。

陽明夫子之平兩廣也，錢王二子送於富陽。○夫子曰：『予別矣，盍各言所學！』德洪對曰：『至善無惡者心，有善有惡者意，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畿對曰：『心無善而無惡，意無善而無惡，知無善而無惡，物無善而無惡。』夫子笑曰：『洪甫須識汝中本體，汝中須識洪甫功夫，二子打併爲一，不失吾傳矣。』
青原贈處

○縣名，今屬浙江。

東廓語錄

問：『性固善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曰：『以目言之，明固目也，昏亦不可不謂之目。當其昏也，非目之本體矣。古人以心體得失爲吉凶。今人以外物得失爲吉凶。作德日休，作僞日拙，○方見影響不爽。奉身之物，事事整飾，而自家身心，先就破蕩，不祥莫大焉。』

○書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問：『天下事變，必須講求。』曰：『聖門講求，只在規矩。規矩誠立，千方萬圓，自運用無窮。平天下之道，不外絜矩。』○直至瓊臺，○方補出許多節目。豈是曾子比丘氏疎略欠缺。』

○大學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鄭注）絜，猶結也。矩，法也。絜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於人耳。○指明丘濬，瓊山人，著有大學衍義補等書。

有苦閒思雜念者，詰之曰：『汝自思閒，卻惡閒思。汝自念雜，卻惡雜念。辟諸汝自醉酒，卻惡酒。果能戒懼一念，須臾不離，如何有功夫去浮思！』

往年與周順之切磋，夢與同志講學。一廚子在旁切肉，用刀甚快，一猫升其几，以刀逐之，旋復切肉如故。因指語同座曰：使廚子只用心逐猫，猫則去矣，如何得肉待客。醒以語順之，忻然有省。

天性與氣質更無二件，人此身都是氣質用事；目之能視，耳之能聽，口之能言，手足之能持行，皆是氣質。天性從此處流行。先師有曰：『惻隱之心，氣質之性也。』正與孟子形色天性同旨。其謂浩然之氣，塞天地，配道義，氣質與天性一滾出來，如何說得論性不論氣！後儒說兩件反更不明，除卻氣質，何處求天地之性？良知虛靈，晝夜不息，與天同運，與川同流，故必有事焉無分於動靜。若分動靜而學，則交換時須有接續，雖妙手不能措巧。元公○謂靜而無靜，動而無動，其善發良知之神乎！

○宋周敦頤的證。

貞襄聶雙江先生豹

聶豹，字文蔚，號雙江，永豐○人也。正德十二年進士。知華亭縣。○清乾沒一萬八千金，以補逋賦，修水利，興學校。識徐存齋○於諸生中。召入爲御史，劾奏大

奄及柄臣，有能諫名。出爲蘇州知府，丁內外艱，^④家居十年，以薦起知平陽府。^⑤修關練卒，先事以待，寇至不敢入。世宗聞之，顧謂侍臣曰：『豹何狀，乃能爾！』陞陝西按察司副使，爲輔臣夏貴溪所惡，罷歸。尋復逮之。先生方與學人講中庸，校突至，械繫之。先生繫畢，復與學人終前說而去。旣入詔獄，而貴溪亦至。先生無怨色，貴溪大慚。踰年得出。嘉靖二十九年京師戒嚴，存齋爲宗伯，^⑥因薦先生。召爲巡撫薊州。^⑦右僉都御史，轉兵部侍郎，協理京營戎政。仇鸞請調宣大兵入衛。先生不可而止。尋陞尙書，累以邊功加至太子少傅。東南倭亂，趙文華請視師。朱龍禧請差田賦開市舶，輔臣嚴嵩主之。先生皆以爲不可，降俸二級，遂以老疾致仕。四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卒，年七十七。隆慶元年，贈少保，諡貞襄。陽明在越，先生以御史按閩，過武林，欲渡江見之。人言力阻，先生不聽。及見而大悅，曰：『君子所爲，衆人固不識也。』猶疑接人太濫，上書言之。陽明答曰：『吾之講學，非以蘄人之信己也，行吾不得已之心耳。若畏人之不信，必擇人而與之，是自喪其心也。』先生

爲之惕然。陽明征思田。先生問勿忘勿助之功。陽明答書。此間只說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專言勿忘勿助，是空鍋而爨也。陽明既歿，先生時官蘇州，曰：『昔之未稱門生者，冀再見耳，今不可得矣。』於是設位北面再拜，始稱門生，以錢緒山爲證，刻兩書於石以識之。先生之學，獄中閒久靜極，忽見此心真體，光明瑩徹，萬物皆備。乃喜曰：『此未發之中也，守是不失，天下之理，皆從此出矣。』及出，與來學立靜坐法，使之歸寂以通感，執體以應用。是時同門爲良知之學者，以爲未發卽在已發之中。蓋發而未嘗發，故未發之功，卻在發上用。先天之功，卻在後天用上。其疑先生之說者有三：其一謂道不可須臾離也。今日動處無功，是離之也。其一謂道無分於動靜也。今日功夫只是主靜，是二之也。其一謂心事合一，心體事而無不在。今日感應流行，著不得力，是脫略事爲類於禪悟也。王龍溪黃洛村②陳明水③鄒東廓劉兩峯④各致難端。先生一一申之。惟羅念菴⑤深相契合。謂雙江所言，真是霹靂手段。許多英雄瞞昧，被他一口道著。如康莊大道，更無可疑。兩

峯晚乃信之曰：『雙江之言是也。』夫心體流行不息，靜而動，動而靜。未發靜也，已發動也，發上用功，固爲徇動，未發用功，亦爲徇靜，皆陷於一偏；而中庸以大本歸之未發者，蓋心體卽天體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其中爲天樞，天無一息不運，至其樞紐處，實萬古常止，要不可不歸之靜。故心之主宰，雖不可以動靜言，而惟靜乃能存之。此濂溪^⑤以主靜立人極，龜山^⑥門下以體夫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爲相傳口訣也。先生所以自別於非禪者，謂歸寂以通天下之感，不似釋氏以感應爲塵煩，一切斷除而寂滅之；則是看釋氏尙未透。夫釋氏以作用爲性，其所惡言者體也。其曰父母未生前，曰先天，曰主中主，皆指此流行者而言。但此流行不著於事爲知覺者也。其曰後天，曰大用現前，曰賓，則指流行中之事爲知覺也。其實體當處皆在動一邊者，故曰無所住而生其心，正與存心養性相反。蓋心體原是流行，而流行不失其則者，則終古如斯，乃所謂靜也。寂也。儒者存養之力，歸於此處，始不同夫釋氏耳。若區區以感應有無別之，彼釋氏又何

嘗廢感應耶！陽明自江右以後，始拈良知。其在南中，以默坐澄心爲學的。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有未發之中，始能有中節之和。其後學者有喜靜厭動之弊，故以致良知救之。而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則猶之乎前說也。先生亦何背乎師門，乃當時羣起而難之哉！徐學謨識餘錄言楊忠愍劾嚴嵩假冒邊功，下部查覆，世蕃自草覆稿送部，先生卽依稿具題。按識小編先生勸嵩自辭軍賞，而覆疏竟不上；但以之歸功張時徹，然則依稿具題之誣，不辯而自明矣。

①縣名。屬江西省。

②今改名爲松江縣。屬江蘇省。

③徐階號。見卷二十七南中王門學案。

④遭

母喪或承重祖母之喪，俗稱內艱。父喪或承重祖父之喪，俗稱外艱。此處丁內外艱，謂父母之喪也。

⑤屬山西。

⑥舊稱禮部尙書爲大宗伯，侍郎爲宗伯。

⑦明清皆屬直隸順天府，民國改縣，今屬河北。

⑧洛村，

黃弘綱號。見原卷十九江右王門學案。

⑨明水，陳九川號。見同上。

⑩兩峯，劉文敏號。

見同上。

⑪羅洪先，號念菴。詳見下。

⑫濂溪，

宋周敦頤的別號。詳見宋元學案卷十一濂溪學

案。

⑬龜山，

宋楊時的別號。詳見宋元學案卷二十五龜山學案。

雙江論學書 困辨錄

原泉者，江淮河漢之所從出也。然非江淮河漢，則亦無以見所謂原泉者。故溶原者，溶其江淮河漢所從出之原，非以江淮河漢爲原而溶之也。根本者，枝葉花實之所從出也。培根者，培其枝葉花實所從出之根，非以枝葉花實爲根而培之也。今不致感應變化所從出之知，而卽感應變化之知而致之；是求日月於容光必照之處，而遺其懸象著明之大也。

聖人過多，賢人過少，愚人無過，蓋過必學而後見也。不學者，妄行妄作以爲常，不復知過。答許玉林

達夫○早年之學，病在於求脫化融釋之太速也。夫脫化融釋，原非功夫字眼，乃功夫熟後境界也。而速於求之，故遂爲慈湖○之說所入。以見在爲具足，以知覺爲良知，以不起意爲功夫。樂超頓而鄙艱苦，崇虛見而略實功，自謂撒手懸

崖徧地黃金，而於六經四書未嘗有一字當意，玩弄精魂，謂爲自得，如是者十年矣。至於盤錯顛沛，則茫然無據，不能不動朱公之哭也。已而恍然自悟，考之詩書，乃知學有本原，心主乎內，寂以通感也，止以發慮也，無所不在。而所以存之養之者，止其所而不動也。動其影也，照也，發也。發有動靜而寂無動靜也。於是一以洗心退藏爲主，虛寂未發爲要。刊落究竟，日見天精，不屬睹聞。此其近時歸根復命，煞喫辛苦處，亦庶幾乎知微知彰之學。乃其自性自度，非不肖有所裨益也。

○達夫羅洪先的字事詳下。

○慈湖楊簡的別號。詳見宋元學案卷七十四慈湖學案。

○朱公指

楊朱。列子楊朱篇歧路亡羊一段文，喻求道之易入於迷誤，列子之寓言也。

今之爲良知之學者，於傳習錄前篇所記真切處，俱略之。乃駕空立籠罩語。似切近而實渺茫，終日逐外而自以爲得手也。寄曹兩峯

纔覺無過，便是包藏禍心。故時時見過，時時改過，便是江漢以濯，秋陽以暴。夫子只要改過，鄉愿只要無過。辨過

機械變詐之巧，蓋其機心滑熟，久而安之。其始也生於一念之無恥，其安也習而熟之，充然無復廉恥之色。放僻邪侈，無所不爲，無所用其恥也。辨仁

問：『遷善改過，將隨事隨處而遷之改之乎？抑只於一處而遷之改之也？』
曰：『天下只有一善，更無別善；只有一過，更無別過；故一善遷而萬善融，一過改而萬過化，所謂一真一切真。』

問：『閒思雜慮祛除不得如何？』曰：『習心滑熟故也。習心滑熟，客慮只從滑熟路上往還，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欲逐之而使去，禁之而使不生，墮突衝決，反爲本體之累。故欲去客慮者，先須求復本體，本體復得一分，客慮減去一分。然本體非敬不復，敬以持之，以作吾心體之健。心體健而後能廓清掃蕩，以收定靜之功。蓋盜賊無主，勢必解散，然非責效於日夕用意於皮膚者，可幾及也。』

問：『良知之學何如？』曰：『此是王門相傳指訣。先師以世之學者，率以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爲聖人，以有所不知不能爲儒者所深恥。一切入手，便從多學

而識考索記誦上鑽研。勞苦纏絆，擔閣了天下無限好資質的人。乃謂良知自知致而養之，不待學慮，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孟子所謂不學不慮，愛親敬長，蓋指良知之發用流行切近精實處。而不悟者遂以愛敬爲良知，著在支節上求；雖極高，手不免賺入邪魔蹊徑，到底只從霸學裏改換頭目出來。蓋孩提之愛敬，卽道心也。一本其純一未發，自然流行，而纖毫思慮營欲不與。故致良知者只養這個純一未發的本體，本體復則萬物備，所謂立天下之大本。先師云：「良知是未發之中，廓然大公的本體。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物來順應。」此是傳習錄中正法眼藏，而誤以知覺爲良知，無故爲霸學張一赤幟，與邊見外修何異，而自吟其師說遠矣。」

文恭羅念菴先生洪先

羅洪先，字達夫，別號念菴。吉水○人。父循，山東按察副使。先生自幼端重。年

五歲，夢通衢市人擾擾，大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耳。』覺而以告其母李宜人，識者知非埃壻[○]人也。十一歲，讀古文，慨然慕羅一峯之爲人，卽有志於聖學。嘉靖八年，舉進士第一。外舅太僕曾直聞報喜曰：『幸吾婿建此大事。』先生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二年遞一人，奚足爲大事也。』授翰林修撰。明年告歸，已丁父艱，苦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繼丁內艱，居後喪復如前喪。十八年召拜左春坊[○]左贊善[○]。踰年至京，上常不御朝。十二月，先生與司諫唐順之校書。趙時春請以來歲元日皇太子御文華殿受百官朝賀。上曰：『朕方疾，遂欲儲貳臨朝，是必君父不能起也。』皆黜爲民。三十七年，嚴相嵩起，唐順之爲兵部主事，次及先生。先生以畢志林壑報之。順之強之同出。先生曰：『天下事爲之非甲則乙，某所欲爲而未能者，有公爲之，何必有我。』四十三年卒。年六十一。隆慶改元，贈光祿少卿，謚文恭。先生之學，始致力於踐履，中歸攝於寂靜，晚徹悟於仁體。幼聞陽明講學，虔臺心卽向慕。比傳習錄出，讀之至忘寢食。同里谷平李中傳玉齋楊

珠之學。先生師之，得其根柢。而聶雙江以歸寂之說號於同志，惟先生獨心契之。是時陽明門下之談學者，皆曰知善知惡，卽是良知；依此行之，卽是致知。先生謂良知者，至善之謂也。吾心之善，吾知之；吾心之惡，吾知之，不可謂非知也。善惡交雜，豈有爲主於中者乎？中無所主，而謂知本常明不可也。知有未明，依此行之，而謂無乖戾於既發之後，能順應於事物之來不可也。故非經枯槁寂寞之後，一切退聽，天理炯然，未易及此。雙江所言，真是靈犀手段，許多英雄瞞昧，被他一口道著；如康莊大道，更無可疑。關石蓮洞居之，默坐半榻間，不出戶者三年。事能前知，人或訝之。答曰：『是偶然不足道。』王龍溪恐其專守枯靜，不達當機順應之妙，訪之於松原。問曰：『近日行持比前何似？』先生曰：『往年尙多斷續，近來無有雜念；雜念漸少，卽感應處便自順適。卽如均賦一事，從六月至今半年，終日紛紛，未嘗敢厭倦，未嘗敢執著，未嘗敢放縱，未嘗敢張皇，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一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此卽是靜定功夫，非紐定默坐時是靜，到動應時

便無著靜處也。龍溪嗟歎而退，先生於陽明之學，始而慕之，已見其門下承領本體大易，亦遂疑之。及至功夫純熟，而陽明進學次第洞然無間。天下學者，亦遂因先生之言，而後得陽明之真。其嘒嘒以師說鼓動天下者，反不與焉。先生既定陽明年譜，錢緒山曰：『子於師門，不稱門生而稱後學者，以師存日，未得及門委贄也。子謂古今門人之稱，其義止於及門委贄也。子年十四時，欲見師於贛，父母不聽，則及門者其素志也。今學其學者三紀於茲矣。非徒得其門，所謂升堂入室者，子且無歉焉。於門人乎何有！』譜中改稱門人，緒山龍溪證之也。先生以濂溪無欲故靜之旨，爲聖學的傳。有言辭受取與爲小事者，先生謂此言最害事。請告歸，過儀真，^⑤一病幾殆。同年項甌東念其貧困，有富人坐死，行賄萬金，待先生一言，先生辭之而去。已念富人罪不當死，囑恤刑生之，不令其知也。先世田宅盡推以與庶弟，別架數楹，僅蔽風雨。尋爲水漂沒，假寓田家。撫院馬森以其故所卻餽，先後數千金，復致之立室，先生不受。其門下構正學堂以居之。將卒，問疾者入視，

室如懸磬，曰：『何至一貧如此？』先生曰：『貧固自好。』故於龍溪諸子會講近城市勞官府，則痛切相規。謂：『借開來之說，以責後車傳食^④之報。爲賄賂公行，廉恥道喪者助之瀾也。』先生靜坐之外，經年出遊，求師問友，不擇方內方外。一節之長，必虛心咨請，如病者之待醫。士大夫體貌規格，黜棄殆盡。獨往獨來，累饑寒，經跋涉，重湖驚濤之險，逆旅諍詈之加，漠然無所芥蒂。或疑其不絕二氏。先生嘗閱楞嚴，得返聞之旨。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見者驚其神采。先生自省曰：『誤入禪定矣。』其功遂輟。登衡岳絕頂，遇僧楚石，以外丹授之。先生曰：『吾無所事此也。』黃陂山人方與時，自負得息心訣，謂：『聖學者亦須靜中恍見端倪始得。』先生與龍溪偕至黃陂^⑤，習靜。龍溪先返，先生獨留。夜坐功夫愈密，自謂已入深山更深處。家書休遣鴈來過。蓋先生無處非學地，無人非學侶。同牀各夢，豈二氏所能連染哉！耿天臺^⑥謂先生爲與時所欺，憤悔疽發。還家而夫人又殂。由是益恨與時。今觀其夜坐諸詩，皆得之黃陂者。一時之所證入，固非與時所可窺。

見。又何至以妻子一訣，自動其心乎？可謂不知先生者矣。鄧定字①曰：『陽明必爲聖學無疑，然及門之士，概多矛盾。其私淑而有得者，莫如念菴。』此定論也。

①縣名，屬江西。

②班固賦：『軼埃壙之混濁。』壙音藹，塵合也。

③魏晉以來，太子官稱春坊。唐置

詹事府，以比尙書省；置左右春坊，以比門下中書兩省，各率其屬。歷代互有增損。清季始廢。

④爲東

宮之官，掌侍從翊贊。

⑤儀真縣名，今作儀徵，屬江蘇省。

⑥孟子滕文公篇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

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爲泰乎？

⑦今縣名，屬湖北。

⑧名定向，天臺其號。見卷三十五泰

州學案。

⑨名以讚，定字其號。見卷二十一江右王門學案。

論學書

以爲良知之外，尙有所謂義理者在，是猶未免於幫補湊合之病。其於自信，不亦遠乎？見聞不與，獨任真誠，矢死以終，更無外想。自非豪傑，其孰能任此！
與林

澈山

來諭辭受取予，雖關行檢，看來亦小。此言最害事。辭受取與，元關心術，本無大小，以此當天來事看，卽堯舜事業亦是浮雲過目。若率吾真心而行，卽一介不取與，亦是大道。非小事業而大一介也。此心無物可尙故也。答戚南玄

學須靜中入手，然亦未可偏向此中躲閃過。凡難處與不欲之念，皆須察問從何來。若此間有承當不起，便是畏火之金。必是銅鉛錫鐵攙和，不得回互姑容，任其暫時云爾也。除此無下手誅責處。平日卻只是陪奉一種清閒自在，終非有根之樹，冒雪披風，榦柯折矣。與王有訓

大抵功夫未下手，卽不知自己何病。又事未涉境，卽病亦未甚害事。稍涉人事，乃知爲病，又未知去病之方。蓋方任己便欲回互，有回互則病乃是痛心處。豈肯割去。譬之浮躁起於快意，有快意爲之根，則浮躁之標末自現。欲去標末，當去其根。其根爲吾之所回互，安能克哉。此其所以難也。答王西石

千古病痛，在入處防閑到。旣入後濯洗縱放，終非根論。周子無欲，程子定性，

皆率指此。置身千仞，則坎蛙穴螺爭競，豈特不足以當吾一視，著脚泥淖，得片瓦拳石，皆性命視之，此根論大抵象也。到此識見既別，卻犯手入場，皆吾游刃。老叟與羣兒調戲，終不成憂其攪溷。吾心但防閑入處，非有高睨宇宙，狠斷俗情，未可容易承當也。答尹洞山

欲之有無，獨知之地，隨發隨覺，顧未有主靜之功，以察之耳。誠察之，固有不待乎外者。而凡考古證今，親師取友，皆所以爲寡欲之事。不然，今之博文者有矣。其不救於私妄之恣肆者何歟？故嘗以爲欲希望聖必自無欲始，求無欲必自靜始。答高白坪

某所嘗著力者，以無欲爲主。辨欲之有無，以當下此心微微覺處爲主。此覺處甚微，非志切與氣定，卽不自見。答李二守

立行是孔門第一義，今之言不睹不聞者，亦是欲立行至精密處，非有二義也。凡事狀之萌，有作有止。而吾心之知，無斷無續。卽事狀而應之，不涉放肆，可謂

有依據矣。安知不入安排理道與打貼世情彌逢人意乎？即使無是數者，事已作何歸宿，此不謂虛過日月者哉？又况處事原屬此心，心有時而不存，即事亦有時而不謹。所謹者在人之可見聞耳。因見聞而後有著力，此之謂爲人，非君子反求諸己之學也。故戒慎於不睹不聞者，乃全吾忠實之本。然而不睹不聞，即吾心之常知處。自其常知不可以形求者，謂之不睹。自其常知不可以言顯者，謂之不聞。固非窈冥之狀也。吾心之知，無時或息，即所謂事狀之萌，應亦無時不有。若諸念皆泯，炯然中存，亦即吾之一事。此處不令他意攙和，即是必有事焉，又何茫蕩之足慮哉？答劉月川

果能收斂翕聚，如嬰兒保護，自能歡笑，自能飲食，自能行走，豈容一毫人力安排。試於臨民時驗之，稍停詳妥貼，言動喜怒，自是不差。稍周章忽略，便有可悔。從前爲良知時，時見在一句誤卻，欠卻培養一段功夫。培養原屬收斂翕聚。甲辰夏，因靜坐十日，恍恍見得，又被龍溪諸君一句轉了。總爲自家用功不深，內虛易

搖也。孟子言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由於乍見。言平旦好惡與人相近，由於夜氣所息，未嘗言時時有是心也。末後四端須擴而充之，自然火然泉達，可以保四海。夜氣苟得其養，無物不長。所以須養者，緣此心至易動故也。未嘗言時時便可致用，皆可保四海也。擴充不在四端後，卻在常無內交要譽惡聲之心，所謂以直養也。養是常息，此心常如夜之所息。如是則時時可似乍見與平旦時，此聖賢苦心語也。陽明拈出良知，上面添一一致字，便是擴養之意。良知良字，乃是發而中節之和。其所以良者，要非思爲可及。所謂不慮而知，正提出本來頭面也。今卻盡以知覺發用處爲良知。至又易致字爲依字，則是只有發用無生聚矣。本常發榮必速槁。人常動用必速死。天地猶有閉藏，况於人乎？是故必有未發之中，方有發而中節之和；必有廓然大公，方有物來順應之感。平日作文字，只謾說過去，更不知未發與廓然處何在，如何用功，誠鶻突。⊖半生也。真擴養得，便是集義，自浩然不奪於外，此非一朝一夕可得。然一朝一夕，亦便小小自驗，但不足放乎四海。譬之操舟，

舵不應手，不免橫撐直駕，終是費力，時時培此，卻是最密地也。與尹道與

○不曉事之意。音鶴滑。

陽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乍見入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三者，以其皆有未發者存，故謂之良。朱子以爲良者，自然之謂是也。然以其一端之發見，而未能卽復其本體。故言怵惕矣，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矣。先生得其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功。試以三言思之，其言充也，將卽怵惕之已發者充之乎？將求之乍見之真乎？無亦不動於內交要譽惡聲之私已乎？其言養也，將卽好惡之已發者養之乎？將求之平旦之氣乎？無亦不梏於旦晝所爲矣乎？其言達也，將卽愛敬之已發者達之乎？將不失孩提之心乎？無亦不涉於思慮矯強矣乎？終日之間，不動於私，不梏於爲，不涉於思慮矯強。以是爲致知之功，則其意烏有不誠，而亦烏用以立誠二字附益之也。今也不然，但取足於知，而不原其所以良，故失養其端，而惟

任其所以發。遂以見存之知，爲事物之則，而不察理欲之淆混。以外交之物爲知覺之體，而不知物我之倒置，豈先生之本旨也。

當極靜時，恍然覺吾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有如長空，雲氣流行，無有止極。有如大海，魚龍變化，無有間隔，無內外可指，無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成一片。所謂無在而無不在。吾之一身，乃其發竅，固非形質所能限也。是故縱吾之目，而天地不滿於吾視；傾吾之耳，而天地不出於吾聽；冥吾之心，而天地不逃於吾思。古人往矣，其精神所極，卽吾之精神，未嘗往也。否則聞其行事，而能憬然憤然矣乎？四海遠矣，其疾病相關，卽吾之疾病，未嘗遠也。否則聞其患難，而能惻然盡然矣乎？是故感於親而爲親焉，吾無分於親也；有分於吾與親，斯不親矣。感於民而爲仁焉，吾無分於民也；有分於吾與民，斯不仁矣。感於物而爲愛焉，吾無分於物也；有分於吾與物，斯不愛矣。是乃得之於天者固然。如是而後可以配天也。故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同體也者，謂在我者亦卽在物，合吾與物而同爲

一體，則前所謂虛寂而能貫通，渾上下四方往古來今內外動靜而一之者也。若二氏者，有見於己，無見於物，養一指而失其肩背，○比於自賊其身者耳。諸儒關二氏矣，猥瑣於掃除防檢之勤，而迷謬於統體該括之大。安於近小，而弗睹其全；矜其智能，而不適於用。譬之一家，不知承藉祖父之遺光，復門祚，而顧栖栖於一室身口是計，其堂奧未窺，積聚未復，終無逃於樊遲細民之譏，則亦何以服二氏之心哉？與蔣道林

○孟子語。

此學日入密處，紛紜轆轤中，自得泰然，不煩照應。不煩照應一語，雙老所極惡聞，卻是極用力全體不相污染，乃有此景。如無爲寇之念，縱百念縱橫，斷不須照應，始無此念。明道不須防檢，不待窮索，未嘗致纖毫之力，意正如此。寄尹道與

來書責弟不合良知外提出知止二字，而以爲良知無內外無動靜無先後，一以貫之。除此更無事，除此別無格物，言語雖似條暢，只不知緣何便無分毫出

入。操則存，舍則亡，非卽良知而何。終日談本體，不說功夫，纔拈功夫，便指爲外道，恐陽明先生復生，亦當攢眉也。寄王龍溪

默默自修，真見時刻有不穀手處，時刻有不如人處，時刻只在自心內尋究虛靜根底，安頓不至出入，卽有好商量矣。答王著久

三四年間，曾以主靜一言爲談良知者告。以爲良知固出於稟受之自然，而未嘗泯滅。然欲得流行發見，常如孩提之時，必有致之之功，非經枯槁寂寞之後，一切退聽，而天理爛然，未易及此。陽明之龍場是也。學者舍龍場之懲創，而談晚年之熟化。譬之趨萬里者，不能蹈險出幽，而欲從容於九達之途，豈止躐等而已哉。然聞之者惟恐失其師傅之語，而不究竟其師之入手何在，往往辨詰易生，徒多慨惜。寄謝高泉

良知兩字，乃陽明先生一生經驗而后得之。使發於心者一與所知不應，卽非其本旨矣。當時遷就初學，令易入，不免指見在發用以爲左券。至於自得，固未

可以草草謬承。而因仍其說者，類借口實，使人猖狂自恣，則失之又遠。寄張須野

旁午之中，吾御之者，轆轤紛紜，而爲事物所勝，此卽憧憧之思也。從容閒雅，而在事物之上，此卽寂然之漸也。由憧憧而應之，必或至於錯謬。由寂然而應之，必自盡其條理。此卽能寂與不能寂之驗。由一日而百年可知也。一日之間，無動無靜，皆由從容閒雅，進而至於澄然無事，未嘗有厭事之念，卽此乃身心安著處。安著於此，不患明之不足於照矣。漸入細微，久而成熟，卽爲自得。明道不言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謂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夫必有事者，言乎心之常止於是，勿忘助者，言乎常止之無所增損。未嘗致纖毫之力者，言乎從容閒雅，又若未嘗有所事事。如此而後可以積久成熟而入細微。蓋爲學之穀率也。與徐大巡

學有可以一言盡者，有不可以一言盡者。如收斂精神，併歸一處，常令凝聚，能爲萬物萬事主宰，此可一言而盡，亦可以一息測識而悟。惟夫出入於酬應，牽

引於情思，轉移於利害，纏固於計算，則微曖萬變，孔竅百出，非堅心苦志持之歲月，萬死一生，莫能幾及也。與蕭雲阜

知縱肆是良知，知不能卻常自欺，是瞞良知。自知瞞良知，又是良知。形之紙筆，公然以爲美談，是不肯致良知也。此病豈他人能醫耶？答門人

此學靜中覺觀體用事極難。大約只於自心欺瞞不得處，當提醒作主，久久精明便有別白處。若只將日用間應酬知解處，便謂是心體。此卻作主不定，有差自救不來，何也，只尋得差不得處始有見耳。與周學論

除此真心作用，更無才力智巧。答胡正甫

執著乃用功生疏所致，則純熟自當輕省，不可便生厭心。此處一有憎厭疑貳，便是邪魔作祟，絕不可放過也。答劉可賢

此心皎然無掩蔽時，便與聖人不甚異。於此不涉絲毫搖兀，亦無改變，亦無執著，亦無忽略，此便是學。只時時有保護處，不傷皎然處，將容體自正，言語自謹，

嗜慾自節，善自行，惡自止，好名好貨，各色自覺澹。以此看書，以此處友，精神自聚不散渙矣。答劉可賢

處處從小利害克治，便是克己實事。便是處生死成敗之根。亦不論有事無事，此處放過，更無是處。於克治知費力與濁亂，此是生熟安勉分限。不安分限，將下手實際，便欲並成德時論。此涉於比擬太過。不知功夫純熟，只在常明少昏。漸漸求進，到得成片段，卻真咽喉下能著刀。能下此刀，與一念一事是非不同，卻是得先幾也。答曾于野

靜中如何便計較功效，只管久久見得此心有逐物有不逐物時，卻認不逐物時心爲本。日間動作，皆依不逐物之心照應。一逐物便當收回。愈久漸漸成熟。如此功夫，不知用多少日子，方有定貼處。如何一兩日坐後，就要他定貼，動作不差，豈有此理。陽明先生叫人依良知，不是依眼前知解的良知，是此心瞞不過處，即所謂不逐物之心也。靜中識認他，漸漸有可尋求耳。答羅生

終日眼前俱是假人，無一分真實意。自我待之，終日俱是真人，無一分作偽意。如此便是有進步。寄劉少衡

凡習心混得去，皆緣日間太順適，未有操持。如舵工相似，終日看舵，便不至瞌睡。到得習熟，卽身卽舵，無有兩件。凡人學問真處，決定有操持收束漸至其中。未有受用見成者。答歐陽文朝

自覺得力，只管做去，微覺有病，又須轉手。此件功夫，如引小兒。隨時遷就，執著不得。與杜道升

予問龍溪曰：『凡去私欲，須於發根處破除始得。私欲之起，必有由來。皆緣自己原有貪好，原有計算，此處漫過，一時潔淨，不但潛伏，且恐陰爲之培植矣。』
錢緒山曰：『此件功夫零碎，但依良知運用，安事破除。』
龍溪曰：『不然，此搗巢搜賊之法，勿謂盡無益也。』

龍溪之言曰：『先師提掇良知，乃道心之微。一念靈明，無內外，無寂感，吾人

不昧此一念靈明，便是致知。隨事隨物，不昧此一念靈明，便是格物。良知是虛，格物是實。虛實相生，天則乃見。蓋良知原是無知而無不知，原無一物，方能類萬物之情。或以良知未盡妙義，於良知上攙入無知意見，便是異學。或以良知未足以盡天下之變，必加見聞知識補益而助發之，便是俗學。吾人致知功夫不得力，第一意見爲害。意見是良知之賊。卜度成悟，明體宛然，便認以爲良知。若信得良知過時，意卽是良知之流行，見卽是良知之照察。徹內徹外，原無壅滯，原無幫補。所謂丹府一粒，點鐵成金。若認意見以爲實際，本來靈覺生機，封閉愈固，不得出來。學術毫釐之辨，不可不察也。然質之陽明先生所言，或未盡合。先生嘗曰：『良知者，天命之性，心之本體，自然昭明靈覺者也。』是謂良知卽天性矣。中庸言性，所指在於不睹不聞。蓋以君子之學，惟於其所不睹不聞者而戒慎恐懼耳。舍不睹不聞之外，無所用其戒慎恐懼也。夫不睹不聞，可謂隱而未形，微而未著矣。然吾之發見於外者，卽此未形者之所爲而未始有加。吾之彰顯於外者，卽此未著者

之所爲而未始有加。由是言之，謂良知之體至虛可也。謂其本虛而形實亦可也。今日良知是虛，格物是實，豈所謂不睹不聞有所待而後實乎？先生又曰：『至善者心之本體，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是以良知爲知善矣。大學之言至善，其功在於能止。蓋以吾心之體，固有至善，而有知之後，得止爲難，知而常止，非夫良之止其所，孰能與於此。故定靜安慮者至善也。能定能靜能安能慮者，止至善也。能止而後至善盡爲己有。有諸己而後謂之有得。先之以定靜安者，物之所由以格，止之始也。後之以慮者，知之所以爲至，止之終也。故謂致知以求其止可也。謂物則生於定靜亦可也。今日虛實相生，天則乃見，豈定靜反由慮而相生乎？先生又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又曰：當知未發之中，常人亦未能皆有。豈非以良知之發，爲未泯之善端，未發之中，當因發而後致。蓋必常靜常定，然後可謂之中。則凡致知者，亦必卽其所未泯而益充其所未至，然後可以爲誠意。固未嘗以一端之善，爲聖人之極則也。今日若信得良知過時，意卽是良知之流行，見

卽是良知之照察云云。夫利欲之盤固，遏之猶恐弗止，而欲從其知之所發，以爲心體。以血氣之浮揚，斂之猶恐弗定，而欲任其意之所行，以爲功夫。畏難苟安者，取便於易從。見小欲速者，堅主於自信。夫注念反觀，孰無少覺，因言發慮，理亦昭然，不息之真，旣未盡亡，先入之言，又有可據，日滋日甚，日移日遠。將無有以存心爲拘迫，以改過爲黏綴，以取善爲比擬，以盡倫爲矯飾者乎？而其滅裂恣肆者，又從而譟張簧鼓之，使天下之人，遂至於蕩然而無歸，則其陷溺之淺深，吾不知於俗學何如也！先生又曰：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未嘗以物爲知之體也。而緒山乃曰：知無體，以人情事物之感應爲體，無人情事物之感應，則無知矣。夫人情事物感應之於知，猶色之於視，聲之於聽也。謂視不離色，固有視於無形者，而曰色卽爲視之體，無色則無視也可乎？謂聽不離聲，固有聽於無聲者，而曰聲卽爲聽之體，無聲則無聽也可乎？戊申夏遊記

泰州學案（原卷三十二至三十六）

處士王心齋先生良（一四八三——一五四〇）

王良，字汝止，號心齋。泰州之安豐場人。七歲受書鄉塾，貧不能竟學。從父商於山東。常銜孝經論語大學袖中，逢人質難。久而信口談解，如或啓之。其父受役，天寒起盥冷水。先生見之痛哭曰：『爲人子而令親如此，尙得爲人乎？』於是

有事則身代之。先生雖不得專功於學，然默默參究，以經證悟，以悟釋經，歷有年所，人莫能窺其際也。一夕夢天墮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舉臂起之。視其日月星辰失次，復手整之。覺而汗溢如雨，心體洞徹。記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乃按禮經，製五常冠深衣大帶笏板服之。曰：『言堯之言，行堯之行，而不服堯之服可乎？』時陽明巡撫江西，講良知之學。大江之

南學者翕然信從。顧先生僻處，未之聞也。有黃文剛者，吉安人，而寓泰州。聞先生論，詫曰：『此絕類王巡撫之談學也。』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良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良與王公也。』即日啓行，以古服進見。至中門，舉笏而立。陽明出迎於門外。始入，先生據上坐。辯難久之，稍心折，移其坐於側。論畢，乃嘆曰：『簡易直截，良不及也！』下拜自稱弟子。退而繹所聞，間有不合，悔曰：『吾輕易矣！』明日入見，且告之悔。陽明曰：『善哉！子之不輕信從也。』先生復上坐。辯難久之，始大服。遂爲弟子如初。陽明謂門人曰：『向者吾擒宸濠，一無所動，今卻爲斯人動矣！』陽明歸越，先生從之，來學者多從先生指授，已而嘆曰：『千載絕學，天啓吾師，可使天下有不及聞者乎？』因問陽明以孔子轍環車制。陽明笑而不答。歸家，遂自創蒲輪，招搖道路。將至都下，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變爲人立，晨起往候，而先生適至。當是時，陽明之學，謗議蠶起，而先生冠服言動，不與人同，都人以怪魁目之。同門之在京

者勸之歸，陽明亦移書責之。先生始還會稽。陽明以先生意氣太高，行事太奇，痛加裁抑，及門三日不得見。陽明送客出門，先生長跪道旁曰：『良知過矣！』陽明不顧而入。先生隨至庭下，厲聲曰：『仲尼不爲己甚。』陽明方揖之起。陽明卒於師，先生迎哭。至桐廬，⊖經紀其家而後返。開門授徒，遠近皆至。同門會講者，必請先生主席。陽明而下，以辯才推龍溪，然有信有不信。惟先生於眉睫之間，省覺人最多，謂百姓日用卽道。雖僮僕往來動作處，指其不假安排者以示之，聞者爽然。御史吳疏山梯上疏薦舉不報。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八日卒。年五十八。先生以格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身與天下國家一物也。格知身之爲本而家國天下之爲末，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反己是格物底工夫。故欲齊治平在於安身。易曰：『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身未安，本不立也。知身安者則必愛身敬身。愛身敬身者，必不敢不愛人不敬人。能愛人敬人，則人必愛我敬我而我身安矣。一家愛我敬我則家齊，一國愛我敬我則國治，天下愛我敬我則天下平。故人不愛我，非特

人之不仁，己之不仁可知矣。人不敬我，非特人之不敬，己之不敬可知矣。此所謂淮南格物也。子劉子曰：『後儒格物之說，當以淮南爲正，第少一註脚。格知誠意之爲本，而正修治平之爲末，則備矣。然所謂安身者，亦是安其心耳。非區區保此形骸之爲安也。彼居危邦入亂邦，見幾不作者，身不安而心固不安也。不得已而殺身以成仁，文王之姜里，夷齊之餓，心安則身亦未嘗不安也。』乃先生又曰：『安其身而安其心者上也。不安其身而安其心者次之。不安其身又不安其心，斯爲下矣。而以緝蠻爲安身^④之法，無乃開一臨難苟免之隙乎？』先生以九二見龍爲正位。^⑤孔子修身講學以見於世，未嘗一日隱也。故有以伊傅稱先生者，先生曰：『伊傅之事我不能，伊傅之學我不由，伊傅得君可謂奇遇，如其不遇，終身獨善而已。』孔子則不然也。此終蒲輪轍環意見。陽明之所欲裁抑者，熟處難忘也。於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學，^⑥終隔一塵。先生曰：『聖人以道濟天下，是至重者道也。人能弘道，是至重者身也。道重則身重，身重則道重。故學也者，所以學爲師

也，學爲長也，學爲君也。以天地萬物依於身，不以身依於天地萬物。舍此皆妾婦之道。』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在今江蘇泰縣。

○縣名。屬浙江。

○大學引詩釋止至善曰：『緝蠻黃鳥止于丘隅，』所以安身

也。緝蠻，鳥聲。緝音民。

④易乾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⑤易乾初九爻辭：『不成乎名，遯世无悶，

不見是而无悶。』

心齋語錄

知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則以天地萬物依於己，不以己依於天地萬物。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常知故也。知之未嘗復行，常行故也。

○語出論語。

孔子謂二三子以我爲隱乎？○此隱字對見字說，孔子在當時雖不仕，而無行不與二三子。是修身講學以見於世，未嘗一日隱也。

○語出論語。

體用不一，只是功夫生。

人之天分有不同，論學則不必論天分。

愛人直到人亦愛，敬人直到人亦敬，信人直到人亦信，方是學無止法。

學者問：『放心難求。』先生呼之即應。先生曰：『爾心見在，更何求乎？』學

者初見，先生常指之曰：『即爾此時就是。』未達曰：『爾此時何等戒懼！私欲從

何處入？常常如此，便是允執厥中。』○

○語出尚書大禹謨。

有疑出必爲帝者師，處必爲天下萬世師者。曰：『禮不云乎？學也者，學爲人師也。學不足以爲人師，皆苟道也。故必以修身爲本，然後師道立。身在一國，必修身立本以爲一家之法，是爲一國之師矣。身在一國，必修身立本以爲一國之法，是爲一國之師矣。身在一國，必修身立本以爲天下之法，是爲天下之師矣。是故

出不爲帝者師，是漫然苟出，反累其身，則失其本矣。處不爲天下萬世師，是獨善其身，而不講明此學於天下，則遺其本矣，皆非也，皆小成也。」

夫仁者愛人，信者信人，此合外內之道也。於此觀之，不愛人，己不仁可知矣。不信心，己不信可知矣。夫愛人者人恆愛之，信心者人恆信之，此感應之道也。於此觀之，人不愛我，非特人之不仁，己之不仁可知矣。人不信我，非特人之不信，己之不信可知矣。勉仁方

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樂便然後學，學便然後樂。樂是學，學是樂。嗚呼！天下之樂，何如此學！天下之學，何如此樂！樂學歌

人心本無事，有事心不樂；有事行無事，多事亦不錯。示學者

處士王東崖先生襞

王襞，字順宗，號東崖，心齋仲子也。九歲，隨父至會稽。每遇講會，先生以童子歌詩，聲中金石。陽明問之，知爲心齋子，曰：『吾固疑其非越中兒也。』令其師事龍溪緒山。先後留越中幾二十年。心齋開講淮南，○先生又相之。心齋沒，遂繼父講席，往來各郡，主其教事。歸則扁舟於村落之間，歌聲振乎林木，恍然有舞雩氣象。○萬曆十五年十月十一日卒。年七十七。先生之學，以不犯手爲妙。烏啼花落，山峙川流，飢食渴飲，夏葛冬裘，至道無餘蘊矣。充拓得開，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今人纔提學字，便起幾層意思。將議論講說之間，規矩戒嚴之際，工焉而心日勞，勤焉而動日拙，忍欲希名而誇好善，持念藏機而謂改過。心神震動，血氣靡甯。不知原無一物，原自見成。但不礙其流行之體，真樂自見。學者所以全其樂也。不樂則非學矣。此雖本於心齋樂學之歌。而龍溪之授受，亦不可誣也。白沙云：『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脚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

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趨，一似說夢。蓋自夫子川上^④一嘆，已將天理流行之體，一日迸出。曾點見之而爲暮春，康節^⑤見之而爲元會運世。故言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至明而爲白沙之藤蓑，心齋父子之提唱，是皆有味乎其言之。然而此處最難理會，稍差便入狂也蕩^⑥。一路所以朱子言曾點不可學，明道說康節豪傑之士，根本不貼貼地。白沙亦有說夢之戒。細詳先生之學，未免猶在光景作活計也。

○淮水以南之地。今湖北大江以北，漢水以東，及江蘇安徽江以北，淮以南皆是。○論語『風乎舞

雩。』古求雨之祭。爲壇，帥女坐而舞，故謂之舞雩。後因以名其地。○論語先進篇子路曾皙冉有公

西華侍坐章『點爾何如？』鼓瑟希，鐸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

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

歎曰：『吾與點也！』○四 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五 邵雍也。康節其諡。

見宋元學案卷九卷十百源學案。○六 語出論語。

附樵夫朱恕 陶匠韓樂吾

朱恕，字光信，泰州草偃場人。樵薪養母。一日，過心齋講堂，歌曰：『離山十里，薪在家裏；離山一里，薪在山裏。』心齋聞之，謂門弟子曰：『小子聽之！道病不求耳。求則不難，不求無易。』樵聽心齋語，浸浸有味。於是每樵必造階下聽之。飢則向都養乞漿解裹飯以食。聽畢則浩歌負薪而去。門弟子覩之，其然，轉相驚異。有宗姓者，招而謂之曰：『吾以數十金貸汝，別尋活計，庶免作苦，且可日夕與吾輩遊也。』樵得金，俯而思，繼而大恚曰：『子非愛我，我自憧憧。』然經營念起，斷送一生矣。遂擲還之。胡廬山○爲學使，召之不往。以事役之，短衣徒跣入見。廬山與之成禮而退。

○音潤，與睥同，視也。

○不定貌。

○胡直，號廬山。見原卷江右王門學案。

韓貞，字以中，號樂吾。興化○人。以陶瓦爲業。慕朱樵而從之學。後乃卒業於

東崖。粗識文字。有茅屋三間，以之償債，遂處密中。自詠曰：『三間茅屋歸新主，一片烟霞是故人。』年逾三紀，未娶。東崖弟子釀金爲之定姻。久之，覺有所得，遂以化俗爲任，隨機指點。農工商賈從之遊者千餘。秋成農隙，則聚徒談學，一村旣畢，又之一村。前歌後答，絃誦之聲，洋洋然也。縣令聞而嘉之，遺米二石，金一鍔。樂吾受米返金，令問政，對曰：『儂窶人，無能補於左右，第凡與儂居者，幸無訟牒煩公府。此儂之所以報明府也。』耿天臺行部泰州，大會心齋祠，偶及故相，喜怒失常。樂吾拊牀叫曰：『安能如儂識此些子意耶？』天臺笑曰：『窮居而意氣有加，亦損也。』東崖曰：『韓生識之。大行窮居，一視焉可也。』樂吾每遇會講，有談世事者，輒大噪曰：『光陰有幾，乃作此閒談耶？』或尋章摘句，則大悲曰：『舍卻當下不理會，搬弄陳言，此豈學究講肆耶？』在坐爲之警省。

○縣名，屬江蘇。

○十二年爲一紀。

○音環。古量名。尙書孔氏傳謂鍔是六兩。

參政羅近溪先生汝芳

羅汝芳，字惟德，號近溪，江西南城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知太湖縣。擢刑部主事。出守甯國府，以講會鄉約爲治。丁憂起復，江陵問山中功課。先生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補守東昌。遷雲南副使，悉修境內水利。莽人掠迤西，迤西告急。先生下教六宣慰使滅莽分其地。莽人恐，乞降，轉參政。萬曆五年，進表講學於廣慧寺，朝士多從之者。江陵惡焉。給事中周良寅劾其事，畢不行，潛住京師，遂勒令致仕。歸與門下走安成，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所至弟子滿座，而未常以師席自居。十六年，從姑山崩，大風拔木，刻期以九月朔觀化。諸生請留一日，明日午刻乃卒。年七十四。少時讀薛文清語，謂：『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決志行之。閉關臨田寺，置水鏡几上，對之默坐，使心與水鏡無二。久之而病心火。偶過僧寺，見有榜急救心火者，以爲名醫，訪之，則聚而講學者也。先生從衆中聽良久，喜曰：『此真能救我心火。』問之爲顏山農。山農者，名鈞，吉安人也。得泰州心齋之

傳。先生自述其不動心於生死得失之故。山農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先生曰：『克去己私，復還天理，非制欲，安能體仁！』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故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先生時如大夢得醒。明日五鼓，卽往納拜稱弟子，盡受其學。山農謂先生曰：『此後子病當自愈，舉業當自工，科第當自致。不然者，非吾弟子也。』已而先生病果愈。其後山農以事繫留京獄。先生盡鬻田產脫之。侍養於獄六年，不赴廷試。先生歸田後，身已老。山農至，先生不離左右，一茗一果，必親進之。諸孫以爲勞。先生曰：『吾師非汝輩所能事也。』楚人胡宗正，故先生舉業弟子。已聞其有得於易，反北面之。宗正曰：『伏羲平地着此一畫何也？』先生累呈註脚，宗正不契。三月而後得其傳。嘗苦格物之論不一，錯綜者久之，一日而釋然。謂大學之道，必在先知，能先知之，則盡大學一書無非是此物事。盡大學一書物事，無非是此本末始終。盡大學一書之本末始終，無非是古聖六經之

嘉言善行。格之爲義，是卽所謂法程，而吾儕學爲大人之妙術也。夜趨其父錦臥榻陳之。父曰：『然則經傳不分乎？』曰：『大學在禮記中本是一篇文字。初則概而舉之，繼則詳而實之，總是慎選至善之格言，明定至大之學術耳。』父深然之。又嘗過臨清，劇病，恍惚見老人語之曰：『君自有生以來，觸而氣每不動，劬而目輒不暝，擾攘而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心之痼疾也。』先生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豈病乎？』老人曰：『人之心體，出自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夙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隨之矣。』先生驚起叩首，流汗如雨，從此執念漸消，血脈循軌。先生十有五而定志於張洵水。二十六而正學於山農。三十四而悟易於胡生。四十六而證道於秦山丈人。七十而問心於武夷先生。先生之學，以赤子良心不學不慮爲的，以天地萬物同體徹形骸忘物我爲大。此理生生不息，不須把持，不須接續，當下渾淪順適，工夫難得湊泊。卽以不屑湊泊爲工夫，胸次茫無畔岸，便以不依畔岸爲胸次。

解纜放船，順風張棹，無之非是。學人不省，妄以澄然湛然爲心之本體，沉滯胸臆，留戀景光，是爲鬼窟活計，非天明也。論者謂龍溪筆勝舌，近溪舌勝筆，顧盼喁^④欠，微談劇論，所觸若春行雷動，雖素不識學之人，俄頃之間，能令其心地開明，道在現前，一洗理學膚淺套括之氣，當下便有受用，顧未有如先生者也。然所謂渾淪順適者，正是佛法一切現成。所謂鬼窟活計者，亦是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之呵。不落義理，不落想像，先生真得祖師禪之精者。蓋生生之機，洋溢天地間，是流行之體也。自流行而至畫一，有川流便有敦化，^⑤故儒者於流行見其畫一，方謂之知性。若徒見氣機之鼓盪，而玩弄不已，猶在陰陽邊事，先生未免有一問之未達也。夫儒釋之辨，真在毫釐，今言其偏於內而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又言其只自私自利。又言只消在迹上斷，終是判斷不下。以義論之，而流行之體，儒者悟得，釋氏亦悟得。然悟此之後，復大有事，始究竟得流行。今觀流行之中，何以不散漫無紀，何以萬殊而一本，主宰歷然。釋氏更不深造，則其流行者亦歸之野馬塵埃^⑥之

聚散而已。故吾謂釋氏是學焉而未至者也。其所見固未嘗有差。蓋雖流行亦無所爲主宰耳。若以先生近禪，并棄其說，則是俗儒之見，去聖亦遠矣。許敬菴言先生大而無統，博而未純，已深中其病也。王塘南^⑤言先生早歲於釋典玄宗，無不探討。縑流羽客，延納弗拒，人所共知，而不知其取長棄短，迄有定裁。會語出晚年者，一本諸大學孝弟慈之旨，絕口不及二氏。其孫懷智嘗閱中峯廣錄，先生輒命屏去，曰：禪家之說，最令人躲閃，一入其中，如落陷阱，更能轉頭出來，復歸聖學者，百無一二。可謂知先生之長矣。楊止菴^⑥上士習疏云：『羅汝芳師事顏鈞，談理學。師事胡清虛，正，即宗談燒煉，採取飛昇。師僧玄覺，談因果，單傳直指。其守甯國^⑦，集諸生會文講學，令訟者跣跌公庭，斂目觀心，用庫藏充餽遺，歸者如市。其在東昌雲南，置印公堂，胥吏雜用，歸來請託煩數，取厭有司。每見士大夫，輒言三十三天，憑指箕仙，稱呂純陽自終南寄書。其子從丹師死於廣，乃言日在左右。其誕妄如此。此則賓客雜沓，流傳錯誤，毀譽失真，不足以掩先生之好學也。

①縣名。今屬安徽。

②在明爲府。今山東聊城縣其舊治也。

③縣名。屬山東。

④音曲於切。張口貌。

⑤禮記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⑥莊子「野馬也，塵埃也。」

⑦成玄英云，青春之時，陽氣發動，遙望藪

澤，猶如奔馬，謂之野馬。

⑧王時槐，號塘南，見原卷江右王門學案。

⑨楊時喬，號止菴，見原卷甘泉

學案。

⑩今安徽宣城縣其舊治也。

語錄

問：「今時談學，皆有個宗旨，而先生獨無。自我細細看來，則似無而有，似有而無也。」羅子曰：「如何似無而有？」曰：「先生隨言對答，多歸之赤子之心。」曰：「如何似有而無？」曰：「纔說赤子之心，便說不慮不學，卻不是似有而無茫然莫可措手耶？」曰：「吾子亦善於形容矣。其實不然。我今問子初生亦是赤子否？」曰：「然。」曰：「初生既是赤子，難說今日此身不是赤子長成。此時我問子答，是知能之良否？」曰：「然。」曰：「卽此問答，用學慮否？」曰：「不用。」曰：「如

此則宗旨確有矣。』曰：『若只是我問你答，隨口應聲，個個皆然，時時如是，雖至白首終同凡夫，安望有道可得耶？』曰：『其端只在能自信從，其機則始於善自覺悟。虞廷言道，原說其心惟微。而所示工夫，卻要惟精惟一。有精妙的工夫，方入得微妙的心體。』曰：『赤子之心，如何用工？』曰：『心爲身主，身爲神舍，身心二端，原樂於會合，苦於支離。故赤子孩提，欣欣長是歡笑。蓋其時身心猶相凝聚，及少少長成，心思雜亂，便愁苦難當。世人於此，隨俗習非，往往馳求外物以圖安樂，不思外求愈多，中懷愈苦，老死不肯回頭。惟是有根器的人，自然會尋轉路，曉夜皇皇，或聽好人半句言語，或見古先一段訓詞，憬然有個悟處，方信大道只在此身。此身渾是赤子，赤子渾解知能，知能本非學慮。至是精神自是體貼，方寸頓覺虛明，天心道脈信爲潔淨精微也已。』曰：『此後卻又如何用工？』曰：『吾子只患不到此處，莫患此後工夫。請看慈母之字嬰兒，調停斟酌，不知其然而然矣。』問：『掃浮雲而見天日，與吾儒宗旨同否？』曰：『後儒亦有錯認以爲治心

工夫者；然與孔孟宗旨則迥然冰炭也。論孟之書具在，如曰「苟志仁矣無惡也。」
○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曰「凡有四端於我者」○云云。看他受用，渾是
青天白日，何等簡易方便也！曰：「習染聞見，難說不是天日的浮雲。故學者工
夫，要如磨鏡，塵垢挾去，光明方顯。」曰：「吾心覺悟的光明，與鏡面光明，卻有不
同。鏡面光明，與塵垢原是兩個。吾心先迷後覺，卻是一個。當其覺時，即迷心爲覺。
則當其迷時，亦即覺心爲迷也。夫除覺之外，更無所謂迷。而除迷之外，亦更無所
謂覺也。故浮雲天日，塵垢鏡光，俱不足爲喻。若必欲尋個譬喻，莫如冰之與水，猶
爲相近。吾人閒居放肆，一切利欲愁苦，即是心迷；譬則水之遇寒凍，而凝結成冰，
固滯蒙昧，勢所必至。有時師友講論，胸次瀟灑，是心開朗；譬則冰之暖氣，消融解
釋成水，清瑩活動，亦勢所必至也。冰雖凝而水體無殊，覺雖迷而心體具在，方見
良知宗旨，貫古今徹聖愚通天地萬物而無二無息者也。」

○語均出論語。

○語見孟子。

問：『今時士子，祇狗聞見。讀書逐枝葉而忘根本，何道可反茲習？』曰：『枝葉與根本，豈是兩段！觀之草木，徹頭徹尾，原是一氣貫通。若頭尾分斷，則便是死的。雖云根本，堪作何用，只要看用功志意何如！若是切切要求根本，則凡所見所聞皆歸之根本。若是尋枝覓葉的肚腸，則雖今日儘有玄談，亦將作舉業套子矣。』

問：『善念多爲雜念所勝。又見人不如意暴發不平，事已輒生悔恨，不知何以對治？』曰：『譬之天下路徑，不免石塊高低。天下河道，不免灘瀨縱橫。善推車者，輪轅迅飛，則塊磊不能爲礙。善操舟者，篙槳方便，則灘瀨不能爲阻。所云雜念忿怒，皆是說前日後日事也。工夫緊要，只論目前。今且說此時相對，中心念頭，果是如何？』曰：『若論此時，則恭敬安和，只在專志聽教，一毫雜念也不生。』曰：『吾子既已見得此時心體，有如是好處，卻果信得透徹否？』大衆忻然起曰：『據此時心體的確，可以爲聖爲賢而無難事也。』曰：『諸君目前各各奮躍，此正是車輪轉處，亦是槳勢快處，更愁有甚麼崎嶇，可以阻得你，有甚灘瀨，可以滯得你。况』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此個輪極是易轉。此個槳極爲易搖，而王道蕩蕩平平，終身由之，絕無崎嶇灘瀨也。故自黃中通理，○便到暢四肢發事業。自可欲之善，便到大而化聖而神。古今一路學脈，真是簡易直截，真是快活方便。奈何天下推車者日數千百人，未聞以崎嶇而迴轍，行舟者日數千百人，未聞以灘瀨而停棹！而吾學聖賢者，則車未嘗推，而預愁崎嶇之阻；舟未曾發，而先懼灘瀨之橫，此豈路之扼於吾人哉！亦果吾人之自扼也。』

○語見詩大雅蒸民篇。

○語出易經。

問：『平日在慎獨用功頗爲專篤，然雜念紛擾，終難止息，如何乃可？』羅子曰：『學問之功，須先辨別源頭分曉，方有次第。』且言如何爲獨？曰：『獨者吾心獨知之地也。』又如何爲慎獨？曰：『吾心中念慮紛雜，或有時而明，或有時而昏，或有時而定，或有時而亂，須詳察而嚴治之，則慎也。』曰：『卽子之言，則慎雜非慎獨也。蓋獨以自知者，心之體也。一而弗二者也。雜其所知者，心之照也。二而弗

一者也。君子於此，因其悟得心體在我，至隱至微，莫見莫顯，精神歸一，無須臾之散離，故謂之慎獨也。」曰：「所謂慎者，蓋如治其昏而後獨可得而明也，治其亂而後獨可得而定也。若非慎其雜，又安能慎其獨也耶？」曰：「明之可昏，定之可亂，皆二而非一也。二而非一，則皆雜念而非所謂獨知也。獨知也者，吾心之良知，天之明命，而於穆不已者也。明固知明，昏亦知昏，昏明二而其知則一也。定固知定，亂亦知亂，定亂二而其知則一也。古今聖賢，惓惓切切，只爲這些子費卻精神，珍之重之，存之養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總在此一處致慎也。」曰：「然則雜念詎置之不問耶？」曰：「隸胥之在於官府，兵卒之在於營伍，雜念之類也。憲使升堂，而吏胥自肅；大將登壇，而兵卒自嚴。則慎獨之與雜念之類也。今不思自作憲使主將，而惟隸胥兵卒之求焉，不亦悖且難也哉！」

甘泉學案（原卷三十七至四十二）

文簡湛甘泉先生若水（一四七六——一五〇六）

湛若水，字元明，號甘泉，廣東增城人。從學于白沙，不赴計偕。○後以母命入南雍。○祭酒章楓山○試晬面盎背論，○奇之。登弘治乙丑進士第。初楊文忠○張東白○在闈中，得先生卷，曰：『此非白沙之徒不能爲也。』拆名果然。選庶吉士。○擢編修。○時陽明在吏部講學，先生與呂仲木○和之。久之使安南冊封國王。○正德丁亥，奉母喪歸，廬墓三年。卜西樵爲講舍，士子來學者，先令習禮，然後聽講，興起者甚衆。嘉靖初，入朝，陞侍讀。尋陞南京祭酒，禮部侍郎，歷南京禮吏兵三部尚書，致仕。平生足跡所至，必建書院以祀白沙。從遊者殆徧天下。年登九十，猶爲南岳之遊。將過江右，鄒東廓戒其同志曰：『甘泉先生來，吾輩當獻老而不乞。』

言，毋有所輕論辯也。』庚申四月丁巳卒。年九十五。先生與陽明分主教事。陽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隨處體認天理。學者遂以良知之學，各立門戶，其間爲之調人者，謂天理卽良知也。體認卽致也。何異何同。然先生論格物條，陽明之說四不可。陽明亦言隨處體認天理爲求之于外，是終不可強之使合也。先生大意謂陽明訓格爲正，訓物爲念頭；格物，是正念頭也。苟不加學問思辨行之功，則念頭之正否未可據。夫陽明之正念頭，致其知也；非學問思辨行，何以爲致。此不足爲陽明格物之說病。先生以爲心體萬物而不遺，陽明但指腔子裏以爲心。故有是內而非外之誚。然天地萬物之理，不外於腔子裏，故見心之廣大，若以天地萬物之理，卽吾心之理；求之天地萬物以爲廣大，則先生仍爲舊說所拘也。天理無處而心其處。心無處而寂然未發者其處。寂然不動，感卽在寂之中，則體認者亦唯體認之於寂而已。今日隨處體認，無乃體認於感，其言終覺有病也。

○計偕謂徵召之人，偕郡國上計者俱至京師也。後代舉人赴會試，亦曰計偕。

○明南京國子監亦

稱南雍言其爲南京之辟雍也。

③章懋，號楓山。見原卷諸儒學案上。

④孟子君子所性，仁義禮智

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⑤楊廷和也，文忠其諡，字介夫。武

宗崩，無子，議所當立。廷和據祖訓請立興獻王子，是爲世宗。

⑥張元禎，號東白。見原卷諸儒學案上。

⑦官名。明太祖採周書庶常吉士之義置庶吉士。六科及中書皆有之。永樂中始專隸於翰林院。

⑧

宋有史館編修。明時始屬翰林院，位次於修撰，與修撰檢討同謂之史官，掌修國史。

⑨呂柟，字仲木

號涇野。見原卷河東學案。

論學書

心存則有主，有主則物不入，不入則血氣矜忿窒礙之病，皆不爲之害矣。大抵至緊要處，在執事敬。①一句。若能於此得力，如樹根着土，則風雨雷霆，莫非發生。此心有主，則書冊山水酬應皆吾致力涵養之地，而血氣矜忿窒礙，久將自消融矣。

○語見論語。

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如車兩輪。夫車兩輪，同一車也。行則俱行，豈容有二。而謂有二者，非知程學者也。鄙見以爲如人行路，足目一時俱到，涵養進學，豈容有二。自一念之微，以至於事爲講習之際，涵養致知，一時俱到，乃爲善學也。故程子曰：『學在知所有，養所有。』

○程伊川語。

明道所言：『存久自明，何待窮索？』○須知所存者何事，乃有實地。首言：『識得此意，以誠敬存之。』○知而存也。又言：『存久自明，』存而知也。知行交進，所知所存，皆是一物。其終又云：『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大段要見得這頭腦親切，存之自不費力耳。答方西樵

○均程明道識仁篇語。

夫學以立志爲先，以知本爲要，不知本而能立志者，未之有也。立志而不知

本者有之矣，非真志也。志立而知本焉，其于聖學思過半矣。夫學問思辨，所以知本也。知本則志立，志立則心不放，心不放則性可復，性復則分定，分定則於憂怒之來，無所累于心性，無累斯無事矣。苟無其本，乃憧憧乎放心之求，是放者一心，求之者又一心也。則情熾而益鑿其性，性鑿則憂怒之累無窮矣。答鄭啓範

語錄

盤問日用切要工夫。道通曰：『先生之教，惟立志、煎銷習心、體認天理之三言者，最爲切要。然亦只是一事。』每令盤體驗而熟察之。久而未得其所以合一之義，敢請明示。先生曰：『此只是一事。天理是一大頭腦，千聖千賢，共此頭腦，終日終身，只是此一大事，更無別事。立志者，立乎此而已。體認是工夫，以求得乎此者。煎銷習心，以去其害此者。心只是一箇好心，本來天理完完全全，不待外求，願人立志與否耳。孔子十五志於學，卽志乎此也。此志一立，三十四五十六十七

十直至不踰矩。皆是此志。變化貫通，只是一志。志如草木之根，具生意也。體認天理，如培灌此根。煎銷習心，如去草以護此根，貫通只是一事。」

衝嘗與仲木伯載言學，因指鷄母爲喻。云鷄母抱卵時，全體精神，都只在這幾卵上；到得精神用足後，自化出許多雞雛來。吾人於天地間萬事萬化，都只根源此心精神之運用何如耳。呂陸以爲然。一友云：「說雞母精神都在卵上，恐猶爲兩事也。」此又能輔衝言所不逮者。先生曰：「雞卵之譬，一切用功，正要如此接續。許大文王，只是緝熙敬止。雞抱卵少間斷，則這卵便孵了。然必這卵元有種子方可，若無種的卵，將來抱之雖勤亦孵了。學者須識種子，方不枉了工夫。何謂種子？卽吾此心中這一點生理，便是靈骨子也。今人動不動只說涵養，若不知此生理，徒涵養個甚物。釋氏爲不識此種子，故以理爲障，要空要滅，又焉得變化。人若不信聖可爲，請看無種子鷄卵，如何抱得成雛子。皮毛骨血形體全具出殼來。都是一團仁意，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精神在卵內，不在抱之者。或人之言，亦不可

廢也。明道先生言：「學者須先識仁。」①

①語見識仁篇。

諸儒學案（原卷四十三至五十七）

文正方正學先生孝孺

方孝孺，字希直，台之寧海^①人。自幼精敏絕倫，八歲而讀書，十五而學文，輒爲父友所稱。二十遊京師，從學於太史宋濂^②。濂以爲遊吾門者多矣，未有若方生者也。濂返金華^③，先生復從之，先後凡六歲，盡傳其學。兩應召命，授漢中^④教授。蜀獻王聘爲世子師，獻王甚賢之，名其讀書之堂曰正學。建文帝^⑤召爲翰林博士，進侍讀學士。帝有疑問，不時宣召，君臣之間，同於師友。金川^⑥失守，先生斬衰^⑦，哭不絕聲。文皇^⑧召之不至，使其門人廖鏞^⑨往。先生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於是繫獄。時當世文章，共推先生爲第一。故姚廣孝^⑩嘗囑文皇曰：『孝孺必不降，不可殺之；殺之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文皇旣慚德此舉，欲令

先生草詔以塞天下之人心。先生以周公之說窮之。文皇亦降志乞草。先生怒罵不已。④磔之聚寶門外。年四十六。坐死者凡八百四十七人。崇禎⑤末，謚文正。先生直以聖賢自任，一切世俗之事，皆不關懷。朋友以文辭相問者，必告之以道，謂文不足爲也。入道之路，莫切於公私義利之辨；念慮之興，當靜以察之。舍此不治，是猶縱盜於其家，其餘無可爲力矣。其言周子⑥之主靜，主於仁義中正，則未有不靜；非強制其本心，如木石然，而不能應物也。故聖人未嘗不動。謂聖功始于小學，作幼儀二十首。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王治尙德而緩刑，作深慮論十篇。謂道體事而無不在，列雜誠以自警。持守之嚴，剛大之氣，與紫陽⑦真相伯仲，固爲有明之學祖也。先生之學雖出自景濂氏，然得之家庭者居多。其父克勤，嘗尋討鄉先達授受原委，寢食爲之幾廢者也。故景濂氏出入於二氏；先生以叛道者，莫過於二氏，而釋氏尤甚，不憚放言驅斥。一時僧徒俱恨之。庸人之論先生者有二：以先生得君而無救於其亡。夫分封太過，七國之反，漢高祖釀之。成祖

之天下，高皇帝授之。一成一敗。成祖之智勇十倍吳王濞。此不可以成敗而譽咎王室也。况先生未嘗當國，惠宗徒以經史見契耳。又以先生激烈已甚，致十族之酷。夫成祖天性刻薄，先生爲天下屬望，不得其草，則怨毒倒行，何所不至，不關先生之甚不甚也。不觀先生而外，其受禍如先生者，寧皆已甚之所至乎？此但可委之無妄之運數耳。蔡虛齋^⑤曰：『如遜志^⑥者，蓋千載一人也。天地幸生斯人，而乃不終祐之，使斯人得竟爲人世用，天地果有知乎哉！』痛言及此，使人直有追憾天地之心也，乃知先正固自有定論也。

① 今浙江寧海縣。

② 浦江人，字景濂。有宋學士全集等。

③ 屬浙江。

④ 屬陝西。今南鄭縣，其舊治

也。

⑤ 名允燉，太祖太子標之子，在位四年，諡惠帝。建文其年號。

⑥ 在四川西北邊境。

⑦ 斬衰[△]，喪

服之最重者，以至粗麻布爲之，不縫下邊。

⑧ 卽燕王棣。

⑨ 永忠孫。建文時與議兵事。與弟銘嘗受

學於方孝孺。孝孺死，鏞銘檢遺骸，瘞聚寶門外山上。坐見收，論死。⑩ 長洲人。年十四，度爲僧，名道衍。

燕王與語甚合，請於帝，從至北平。帝崩，道衍勸王反，遂起兵。燕王立，錄功第一，復其姓，賜名廣孝，有逃

虛子集。

① 磔（四之）讀如摘。刑法分列肢體曰磔。

② 思宗年號。

③ 指周敦頤。

④ 指朱熹。

⑤ 名清。見原卷諸儒學案上。

⑥ 遜志，孝孺的別名。有遜志齋集行世。

學正曹月川先生端

曹端，字正夫，號月川，河南之澠池人。自幼不妄言動。年十七，讀五經皆遍。

師事宜陽馬子才、太原彭宗古，遠有端緒。永樂戊子舉於鄉。明年登乙榜。

第一。授山西霍州學正。歷九年，丁憂廬墓。壬寅起補蒲州。洪熙乙巳考

績，兩學諸生皆上章請復任，霍州先上，遂許之。又歷十年，宣德甲寅六月朔

之明日，卒於霍州。年五十九。初，先生得元人謝應芳，辨惑編，心悅而好之，故於

輪迴、禍福、巫覡、風水、時日、世俗通行之說，毅然不爲所動。父敬祖，爲善

於鄉，而勤行佛老之善以爲善。先生朝夕以聖賢崇正闢邪之論諷於左右，父亦

感悟樂聞。先生條其人倫日用之事可見之施行者，爲夜行燭一書，言人處流俗

中，如夜行，視此則燭引之於前矣。里中有齋醮，力不能止，則上書鄉先生請勿赴。又上書邑令請毀淫祠，令以屬之先生，毀者百餘，惟存夏禹雷公二廟。四時祈報，則設社穀壇。邢端修五岳廟，先生言其非禮。同僚肅拜梓潼神，先生以爲諂。僚曰：『斯文，宗主也。』先生曰：『梓潼主斯文，孔子更主何事？』門人有赴漢壽亭社會者，先生愍痛以折之。先生有喪，則命知禮者相之。有欲用浮屠者，先生曰：『浮屠之教，拯其父母出於地獄，是不以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其待親不亦刻薄乎？』其人曰：『舉世皆然，否則訕笑隨之。』先生曰：『一鄉溺於流俗，是不讀書的人。子讀儒書，明儒禮，不以違禮爲非，而以違俗爲非，仍然是不讀書人也。』每有修造，不擇時日。或以太歲土旺爲言。先生明其謬妄，時人從而化之。霍州樵者拾金釵，以還其主，人以爲異。樵曰：『第不欲愧曹郡博耳。』高文質往觀劇，中途而返，曰：『此行豈可使曹先生知也？』先生以力行爲主，守之甚確，一事不容假借。然非徒事於外者。蓋立基於敬，體驗於無欲。

其言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底大路。誠哉所謂有本之學也！其辨太極，朱子謂：『理之乘氣，猶人之乘馬，馬之一出一入，而人亦與之一出一入。』若然則人爲死人，而不足以爲萬物之靈；理爲死理，而不足以爲萬物之原。今使活人騎馬，則其出入行止疾徐，亦由乎人馭之如何耳。活理亦然。先生之辨雖爲明晰，然詳以理馭氣，仍爲二之。氣必待馭於理，則氣爲死物。抑知理氣之名，由人而造。自其浮沉升降者而言，則謂之氣；自其浮沉升降不失其則者而言，則謂之理。蓋一物而兩名，非兩物而一體也。薛文清有日光飛鳥之喻，一時之言理氣者，大略相同爾。

①今縣名。

②今縣名，屬河南。

③成祖年號。

④謂舉人也。因進士有甲榜之名，故以舉人爲乙榜。

⑤學校之官也。明制：府學置教授，州學置學正，縣學置教諭、訓導。

⑥遭父母喪曰丁憂。廬墓謂作室

傍墓以居也。

⑦屬山西。

⑧仁宗年號。

⑨考績，猶言考課。

⑩宣宗年號。

⑪武進人，字子蘭。自

幼篤志好學，潛心性理，以道義名節自勵。年益高，學行益劭。論必關世教，切民隱，德望重於東南。有辨

惑集、思賢錄、毘陵續集、龜巢集。

⑤佛家語。佛謂世界衆人，自最初以來，莫不展轉生死於六道之中，

如車輪之旋轉，無有已時，故曰輪迴。惟成道者始免此苦。

⑥覲，系歷切，音檄。女曰巫，男曰覲。均爲人

禱祝鬼神者也。

⑦俗稱堪輿家言爲風水。

⑧時日猶言吉日。

⑨醮，恣要切（ㄉ一ㄠ）齋醮僧

道設壇祈禱也。今時俗病家及時節多行之。

⑩淫祠，濫設之祠廟也。

⑪水旱則祈，既事而報。自古

以來，孟夏常雩後不雨，致祭嶽瀆。雨足，報祀。故春祈秋報，爲重要之祀典。

⑫爲祭土神穀神之所。

⑬明史「神姓張，名亞子，居蜀七曲山。仕晉戰歿，人爲立廟。道家謂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

籍，故元加號爲帝君。而天下學校亦有祠祀者。」

⑭論語「天之將喪斯文也。」

注「道之顯者謂

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

⑮亦作浮圖。按浮屠浮圖，皆卽佛陀之異譯。佛教爲佛所創，古人因稱佛

教徒爲浮屠。

⑯謂地下之獄，所以治已死之罪人也。宗教家皆有此說。

⑰星名，卽木星也。術數家

以太歲所在爲凶方，忌掘土建築。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一四六五——一五四七）

羅欽順，字允升，號整菴，吉之泰和^①人。弘治壬子^②鄉試第一。明年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擢南京國子司業。^③時章楓山^④先生爲祭酒，皆正己率物，太學一時之盛。奉親歸家，因疏乞終養。逆瑾^⑤怒，奪職爲民。瑾誅復職。由南京太常少卿陞南京禮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嘉靖^⑥初轉左侍郎，拜南京吏部尙書，改入禮部，丁父憂，服闋，^⑦起原官。未至，改吏部，具疏固辭。於是得旨致仕。丁未四月二十四日卒，年八十有三。詔賜祭葬，賜太子太保，諡文莊。先生家居，每平旦正衣冠，升學古樓，羣從入，敝揖畢，危坐觀書，雖獨處無惰容。食恆二簋，^⑧居無臺榭，燕集無聲樂。林希元^⑨曰：「先生自發身詞林^⑩，以至入座，^⑪其行已居官，如精金美玉，無得致疵。」先生自敝爲學云：「昔官京師，逢一老僧，漫問「何由成佛？」渠亦漫舉禪語爲答，佛在庭前栢樹子，意其必有所謂，爲之精思達旦，攬衣將起，則恍然而悟，不覺流汗通體。旣而得證道歌讀之，若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後官南雍，^⑫聖賢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知

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體認，積數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乎心性之真，而確乎有以自信。』蓋先生之論理氣，最爲精確。謂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關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而著，由著復微，爲四時之溫涼寒暑，爲萬物之生長收藏，爲斯民之日用彝倫，爲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膠轄，而卒不克亂。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卽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于氣而立，附于氣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極一言，乃疑陰陽之變易，類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者，是不然矣。斯言也，卽朱子所謂理與氣是二物。理弱氣強諸論，可以不辨而自明矣。第先生之論心性，頗與其論理氣自相矛盾。夫在天爲氣者，在人爲心。在天爲理者，在人爲性。理氣如是，則心性亦如是，決無異同。人受天之氣以生，祇有一心而已，而一動一靜，喜怒哀樂循環無已。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當恭敬處自恭敬，當是非處自是非。千頭萬緒，感應紛紜，歷然不能昧者，是卽所謂性也。初非別有

一物立於心之先，附於心之中也。先生以爲天性正於受生之初，明覺發於既生之後。明覺是心而非性。信如斯言，則性體也，心用也。性是人生以上，靜也。心是感物而動，動也。性是天地萬物之理，公也。心是一己所有，私也。明明先立一性以爲此心之主，與理能生氣之說無異。於先生理氣之論，無乃大悖乎？豈理氣是理氣，心性 is 心性，二者分天人，遂不可相通乎？雖然，心性之難明，不自先生始也。夫心祇有動靜而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動靜之謂也。情貫於動靜，性亦貫于動靜。故喜怒哀樂，不論已發未發，皆情也。其中和則性也。今以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爲性，已發之和爲情，勢不得不先性而後心矣。性先心後，不得不有罅隙可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心也。仁、義、禮、智，指此心之卽性也。非先有仁、義、禮、智之性，而後發之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也。觀此知李見羅道性編亦一偏之論凡人見孺子入井而怵惕，噓蹴而不屑，[⊙]此性之見於動者也。卽當其靜，而性之爲怵惕不屑者，未嘗不在也。凡動靜者皆心之所爲也。是故性者心之性。舍明覺自然自有條理之心，而別求

所謂性，亦猶舍屈伸往來之氣，而別求所謂理矣。朱子雖言心統性情，畢竟以未發屬之性，已發屬之心。卽以言心性者言理氣，故理氣不能合一。先生之言理氣，不同於朱子。而言心性則與朱子同。故不能自一其說耳。先生以釋氏有見於明覺自然，謂之知心。不識所謂天地萬物之理，謂之不知性。義以爲釋氏親親仁民愛物無有差等，是無惻隱之心也。取與不辨，而行乞布施，是無羞惡之心也。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是無辭讓之心也。無善無惡，是無是非之心也。其不知性者，由於不知心爾。然則其所知者，亦心之光影而非實也。高景逸^⑤先生曰：『先生於禪學尤極探討，發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來，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嗚呼！先生之功偉矣。』

①今縣名。屬江西。

②卽公元一四九二年。弘治[△]孝宗年號。

③爲國子監祭酒之佐貳。

④名懋[△]。楓

山其號。見原卷諸儒學案上。

⑤劉瑾也。興平人。本談氏子，幼自宮，投中官劉姓者以進，因冒其姓。武

宗卽位，掌鐘鼓司，性很戾，有口辯，日以鷹犬歌舞角觝之戲與帝狎。尋改內官監，總督團營，帝漸信用。

之。瑾既得志，顯擅威福，大小事皆瑾專決，不復白帝。因是遂謀不軌，爲張永所奏，帝命執之，籍其家，磔瑾於市。

⑥ 世宗年號。

⑦ 音缺。喪服期滿曰服闋。

⑧ 音晷。古盛肴饌之器。其形或方或圓。

⑨ 同安人，字茂貞，號次崖，正德進士。有易經四書存疑、林次崖集。

⑩ 詞林，爲翰林之通稱。

⑪ 隋唐以左右僕射六尚書爲八座。今指乘八人輿者曰八座，不見典記。

⑫ 明南京國子監亦稱南雍，言其爲南京之辟雍也。

⑬ 孟子『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噉與呼通。噉爾，啣啐之貌。

⑭ 名攀龍，景逸其號。見下東林學案。

東林學案（原卷五十八至六十一）

端文顧涇陽先生憲成（一五五〇——一六一二）

顧憲成，字叔時，別號涇陽。常之無錫人。父學，四子，先生次三，其季允成也。先生年十歲，讀韓文諱辯，遂宛轉以避父名，遇不可避者，輒鬱然不樂。父謂之曰：『昔韓安王命子勿諱忠，吾名學，汝諱學，是忘學也。』年十五六，從張原洛讀書，原洛授書，不拘傳註，直據其所自得者爲說。先生聽之，輒有會，講論語至問禘章。先生曰：『惜或人欠卻一問。夫子不知禘之說，何以知其說之於天下乎？』講孟子至養心莫善於寡欲。先生曰：『寡欲莫善於養心。』原洛曰：『舉子業不足以竟子之學，盍問道于方山薛先生乎？』方山見之大喜，授以考亭淵源錄。曰：『洙泗以下，姚江以上，萃于是矣。』萬曆丙子舉鄉試第一，庚

辰登進士第，授戶部主事。時江陵^④當國，先生與南樂魏允中^⑤、漳浦^⑥劉廷蘭、風期相許。時稱爲三解元。^⑦上書吳縣言時政得失，無所隱避。江陵謂吳縣曰：「聞有三元會，皆貴門生，公知之乎！」吳縣以不知對。江陵病，百官爲之齋醮。^⑧同官署先生名。先生聞之，馳往削去。壬午，轉吏部，尋告歸。丙戌，除驗封司主事。明年，大計^⑨京朝官，左都御史辛自修剛方，爲婁江^⑩所忌。工部尙書何起鳴在拾遺中，或^⑪之曰：「公何不許辛，與之同罷，相君且德公矣。」起鳴如其^⑫，給事並論辛何，辛何果同罷。先生上疏分別君子小人，刺及執政。謫桂陽州^⑬判官。柳子厚、蘇子瞻、莊定山^⑭曾謫桂陽。先生以前賢過化之地，扁所居曰愧軒。戊子，移理處州。^⑮明年丁憂。辛卯，補泉州^⑯。尋擢考功司主事。三王並封詔下，先生率四司爭之。疏九不可得止。癸巳，內計。^⑰太宰孫清簡，考功郎趙忠毅^⑱，盡斥小人，朝署爲之一清。政府大悲，忠毅降調外任，先生言臣與南星同事，南星被罪，臣獨何辭，以免，不報。轉稽勳司。適鄒忠介^⑲請去，婁江言文書房傳旨放去。先生曰：「不

然：若放去果是，相國宜成皇上之是，該部宜成相國之是；若放去爲非，相國不宜成皇上之非，該部不宜成相國之非。』婁江語塞。自嚴嵩論以來，內閣合六部之權而攬之。吏部至王國光、楊巍指使若奴婢。陸五臺始正統均之體，孫清簡守而不變。婁江于是欲用羅萬化爲冢宰，先生不可，卒用陳恭介。婁江謂先生曰：『近有怪事知之乎？』先生曰：『何也？』曰：『內閣所是，外論必以爲非；內閣所非，外論必以爲是。』先生曰：『外間亦有怪事。』婁江曰：『何也？』曰：『外論所是，內閣必以爲非；外論所非，內閣必以爲是。』相與笑而罷。陞文選司郎中。當是時，推用君子，多不得志，婁江一切歸過於上。先生乘婁江假沐之間，悉推君子之久誼者，奏輒得可，婁江無以難也。會推閣員，婁江復欲用羅萬化，先生又不可。與太宰各疏所知七人，無不合者，太宰大喜上之。七人者，多不爲時論所喜，而召舊輔王山陰、尤婁江之所爲便也。遂削先生籍。戊戌，始會吳中同志于二泉。甲辰，東林書院論成，大會四方之士，一依白鹿洞論規。其他聞風而起者，毘陵論有經正堂，

金沙^①有志矩堂，荆溪^②有明道書院，虞山^③有文學書院，皆捧珠盤請先生蒞焉。先生論學，與世爲體，嘗言：『官輦轂，念頭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頭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切磨德義，念頭不在世道上；卽有他美，君子不齒也。』故會中亦多裁量人物，訾議國政，亦冀執政者聞而藥之也。天下君子，以清議歸于東林，廟堂亦有畏忌。四明亂政，附四明者多爲君子所彈射。四明度不能留，遂計挈歸德同去，以政授之朱山陰。山陰懦且老，不爲衆所憚。于是小人謀召婁江，以中旨下之。而于東阿^④李晉江、葉福清亦同日拜焉。晉江獨在京師得先入，婁江方引故事疏辭。先生爲文二篇，號夢語寐語，譏切之。江西參政姜士昌以慶賀入，遂疏錫爵再居相位，愾愾^⑤忌刻，摧抑人才，不宜復用，語連廷機，大抵推先生旨也。東阿以拜官之日卒，不與政。福清素無根柢于舊相，特爲東林所期許得入。戊申詔起先生南京光祿少卿，乞致仕。時考選命下，新資臺諫附和東林者十八九，益相與咀嚼婁江山陰晉江不得在位，其黨斥逐殆盡。而福

清遂獨秉政。海內皇皇以起廢一事望之。福清度不能請，請亦不力也。未幾而淮撫之爭起。淮撫者李三才，○以豪傑自許，一時君子所屬望爲冢宰總憲者也。小人畏之特甚，遂出奇計攻之。先生故友淮撫會富平復起爲太宰，富平前與沈嘉禾爭丁右武計事，分爲兩黨。先生移書勸之，欲令灑濯嘉禾，引與同心，則依附者自解。且宜擁衛淮撫，勿墮壬人計。富平不省，而好事者遂錄其書傳天下。東林由是漸爲怨府。辛亥，內計富平斥崑宣黨魁七人，小人狃狃[○]而起，儀部丁長孺抗言七人宜斥，救者非是，儀部又先生之門人也。壬子五月，先生卒，年六十三。先生卒後，福清亦罷相。德清用事，臺諫右東林者並出。他傍附者皆以爲法。謫向之罪申、王、沈、朱者，不復口及。而東林獨爲天下大忌諱矣。天啓[○]初，諸正人稍稍復位，鄒忠介請錄遺賢，贈太常寺卿。逆奄之亂，小人作東林點將錄、天鑒錄、同志錄以導之。凡海內君子不論有無干涉，一切指爲東林黨人，以御史石三畏言削奪先生。崇禎二年，贈吏部右侍郎，謚曰端文。先生深慮近世學者樂趣便易，冒認自然，

故于不思不勉，當下卽是，皆令究其源頭，果是性命上透得來否；勸其關頭，果是境界上打得過否。而于陽明無善無惡一語，辨難不遺餘力，以爲壞天下教法，自斯言始。按陽明先生教言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其所謂無善無惡者，無善念惡念耳，非謂性無善無惡也。有善有惡之意，以念爲意也。知善知惡非意，動于善惡從而分別之爲知，好善惡惡，天命自然，炯然不昧者，知也，卽性也。陽明于此加一良字，正言性善也。爲善去惡，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良知是本體，天之道也。格物是工夫，人之道也。蓋上二句淺言之，下二句深言之。心意知物，只是一事。今錯會陽明之立論，將謂心之無善無惡是性。由是而發之爲有善惡之意。由是而有分別其善惡之知。由是而有爲善去惡之格物。層層自內而之外，使善惡相爲對待。無善無惡一語，不能自別於告子矣。陽明每言：『至善是心之本體。』又曰：『至善只是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又曰：『良知卽天理。』其言天理二字，不一而

足，乃復以性無善無不善自墮其說乎？且既以無善無惡爲性體，則知善知惡之知，流爲粗幾。陽明何以又言良知是未發之中乎？是故心無善念無惡念，而不味善惡之知，未嘗不在此至善也。錢啓新曰：『無善無惡之說，近時爲顧叔時、顧季時、馮仲好、明白排決不已，不至蔓延爲害。當時之議陽明者，以此爲大節目，豈知與陽明絕無干涉。』嗚呼！天泉證道，龍谿之累陽明多矣。

○見韓愈全集。

○唐人。

○論語八佾篇。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

示諸斯乎！』指其掌。〔朱注〕禘，王者之大祭也。

○薛應旂號方山。見原卷南中王門學案。

○考亭。

朱熹之別號，宋學淵源錄，係其手編。

○原爲二水名，史記『孔子設教於洙泗之上，修詩書禮樂弟

子彌至。』後人卽以指孔子。

⑦卽公元一五七六年。萬曆神宗年號。

⑧科舉之制：三年，各省集士

子於省城，簡放考官，試以四書文、試帖詩、五經文、策問，謂之鄉試。中式者曰舉人。

⑨張居正也。江陵

卽其所居之地以爲號。

⑩南樂，今縣名，屬直隸。魏允中，允貞之弟，爲諸生，副使王世貞器之。歲鄉試，

戒門吏曰：『非魏允中第一，無伐鼓以傳也。』已而果然。

⑪今縣名，屬福建。

⑫科舉時鄉試首薦

者之稱鄉試本稱解試，故名。①僧道設壇祈禱也。②明制：考察外官曰大計。③指王錫爵。④

音忌，教也。⑤今湖南桂陽縣。⑥莊景，江浦人，字孔暘，成化進士，因疏諫內廷張燈忤旨，貶謫卜居

定山二十餘年，學者稱定山先生。⑦屬浙江。⑧屬福建。⑨考察內官曰內計。⑩高邑人，字夢

白，萬曆進士，有史韻、學庸正說。⑪鄒元標，諡忠介，吉水人，字爾瞻，別號南阜，後魏忠賢竊柄，因建首

善書院，集同志講學，將加嚴譴，遂力求去位，有願學集。⑫分宜人，字惟中，弘治進士，世宗時累官太

子太師，居首輔，特寵攬權，貪賄賂，親僉邪，凡直陳時政者皆斥戮之，有鈴山堂集。⑬與屈同。⑭在

江蘇無錫縣治，原爲宋楊時講學處，久圯，明成化中顧憲成、高攀龍等重建，講學於此，時人目爲東林

黨。⑮在江西星子縣北，宋初始置書院，後廢，朱熹知南康軍，重建復之，講學其地。⑯今江蘇武進

縣治。⑰今江蘇金山、川沙兩縣。⑱今江蘇宜興縣。⑲江蘇常熟縣西北。⑳縣名，屬山東。㉑

偏音扁，與徧通，性狹也。㉒讀如弼，很戾也。㉓順天通州人，字道甫，以折稅監得民心，撫淮十三年，結

交徧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爲衆所毀。㉔音根，犬吠聲。㉕熹宗年號。㉖錢一本，別號啓新，常州武

進人，萬曆進士，見原卷東林學案。㉗顧允成，字季時，別號涇凡，見原卷東林學案，仲好馮從吾的字。

忠憲高景逸先生攀龍（一五六二——一六二六）

高攀龍，字存之，別號景逸，常州之無錫人。萬曆己丑進士。尋丁嗣父憂。服闋，授行人。○時四川僉事張世則上疏謂：『程朱之學，不能誠意，壞宋一代之風俗。』進所著大學古本初義，欲施行天下，一改章句之舊。先生上疏駁之，寢其進書。婁江再入輔政，驅除異己六十餘人。以趙用賢望重，示意鄭材、楊應宿訐其絕婚去之。先生劾錫爵，聲音笑貌之間，雖示開誠布公之意，而精神心術之微，不勝作好作惡之私。謫揭陽，添註典史，半載而歸。遂與顧涇陽復東林書院，講學其中。每月三日，遠近集者數百人。以爲紀綱世界，全要是非明白。小人聞而惡之。廟堂之上，行一正事，發一正論，俱目之爲東林黨人。天啓改元，先生在林下已二十八年，起爲光祿寺丞，陞少卿，署寺事。孫宗伯明春秋之義，劾舊輔方從哲。先生會議，持之益力。轉太常大理，晉太僕卿。乞差還里。甲子，卽家起刑部侍郎，逆奄

魏忠賢亂政。先生謂同志曰：『今日之事，未能用倒倉之法，惟有上下和衷，少殺其毒耳。』其論與先忠端公^⑧相合。總憲缺，先忠端公上速推憲臣慎簡名賢疏，意在先生也。陞左都御史，糾大貪御史崔呈秀^⑨，依律遣戍。亡何，逆奄與魏廣微^⑩合謀，借會推晉撫一事，盡空朝署。先生遂歸。明年，三朝要典^⑪成，坐移宮一案，^⑫削籍爲民，毀其東林書院。丙寅，又以東林邪黨逮先生及忠端公七人。緹帥^⑬將至，先生夜半書遺疏，自沈止水，三月十七日也。年六十有五。疏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⑭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崇禎^⑮初，逆奄呈秀伏誅，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祭葬，蔭子，謚忠憲。其自序爲學之次第云：『吾年二十有五，聞令公李元冲^{名復}與顧涇陽先生講學，始志于學。以爲聖人所以爲聖人者，必有做處，未知其方。看大學或問，見朱子說入道之要莫如敬。故專用力于肅恭收斂，持心方寸間。但覺氣鬱身拘，大不自在。及放下，又散漫如故，無可奈何。久之，忽思程子謂心要在腔子裏，^⑯不知腔子何所

指，果在方寸間否耶？竟註釋不得，忽于小學中見其解曰：「腔子猶言身子耳。」

大喜，以爲心不專在方寸，渾身是心也。頓自輕鬆快活。適江右羅止菴名懋忠來講

李見羅名懋忠修身爲本之學，正合于余所持循者，益大喜不疑。是時只作知本工夫，

使身心相得言動無謬。己丑第後，益覺此意津津，憂中讀禮讀易。壬辰謁選，平生

恥心最重，筮仕自盟曰：「吾于道未有所見，但依吾獨知而行，是非好惡，無所爲

而發者，天啓之矣。」驗之頗近於此。略見本心，妄自擔負，期於見義必爲。冬至朝

天宮，習儀僧房靜坐，自見本體。忽思閑邪存誠名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更

不需覓誠。一時快然，如脫纏縛。癸巳，以言事謫官，頗不爲念，歸嘗世態，便多動心。

甲午秋，赴揭陽，自省胸中理欲交戰，殊不寧帖。在武林與陸古樵名粹明、吳子往名志

遠談論數日。一日古樵忽問曰：「本體如何？」余言下茫然。雖答曰：「無聲無臭，」

實出口耳，非由真見。將過江頭，是夜明月如洗，坐六和塔畔，江山明媚，知己勸酌，

爲最適意時。然余忽忽不樂，如有所束，勉自鼓興，而神不偕來。夜闌別去，余便登

舟猛省曰：「今日風景如彼，而余之情景如此，何也？」窮自根究，乃知于道全未有見，身心總無受用。遂大發憤曰：「此行不徹此事，此生真負此心矣。」明日于舟中厚設蓐席，嚴立規程。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靜坐中不帖處，只將程朱所云法門參求。于凡誠敬、主靜、觀喜怒哀樂未發、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等，一一行之，立坐食息，念念不舍，夜不解衣，倦極而睡，睡覺復坐，于前諸法，反覆更互，心氣清澄時，便有塞乎天地氣象，第不能常在。路二月，幸無人事，而山水清美，主僕相依，寂寂靜靜。晚間命酒數行，停舟青山，徘徊碧澗，時坐磐石，溪聲鳥韻，茂樹修篁，種種悅心，而心不著境。過汀州^⑤，陸行至一旅舍，舍有小樓，前對山，後臨澗，登樓甚樂。偶見明道先生曰：「百官萬物，兵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⑥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猛省曰：「原來如此，實無一事也。」一念纏綿，斬然遂絕，忽如百斤擔子，頓爾落地。又如電光一閃，透體通明，遂與大化融合無際，更無天人內外之隔。至此見六合^⑦皆心，腔子是其區宇，方寸亦其本位，神而明之，總無方所。

可言也。平日深鄙學者張皇說悟，此時只看作平常，自知從此方好下工夫耳。乙未春，自揭陽歸，取釋老二家參之，釋典與聖人所爭毫髮，其精微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弊病處先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觀二氏而益知聖道之高，若無聖人之道，便無生民之類，卽二氏亦飲食衣被其中而不覺也。戊戌作水居，爲靜坐讀書計。然自丙申後數年，喪本生父母，徙居婚嫁，歲無寧息。只于動中練習，但覺氣質難變。甲辰顧涇陽先生始作東林精舍，大得朋友講習之功。徐而驗之，終不可無端居靜定之力。蓋各人病痛不同，大聖賢必有大精神。其主靜只在尋常日用中。學者神短氣浮，便須數十年靜力，方得厚聚深培。而最受病處，在向無小學之教，浸染世俗，故俗根難拔。必埋頭讀書，使義理浹洽，變易其俗腸俗骨，澄神默坐，使塵妄消散，堅凝其正心正氣乃可耳。余以最劣之質，卽有豁然之見，而缺此一大段工夫，其何濟焉？所幸呈露面目以來，纔一提策，便是原物。丙午，方實信孟子性善之旨，此性無古無今無聖無凡，天地人只是一個。惟最上根，潔

清無蔽，便能信入。其次全在學力，稍隔一塵，頓遙萬里。孟子所以示暝眩之藥也。丁未，方實信程子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旨，謂之性者，色色天然，非由人力。鳶飛魚躍，誰則使之；勿忘勿助，猶爲學者戒勉。若真機流行，瀾漫布濩，亘古亘今，間不容息，于何而忘，于何而助。所以必有事者，如植穀然，根苗花實，雖其自然變化，而栽培灌溉，全非勉強學問。苟漫說自然，都無一事，卽不成變化，亦無自然矣。辛亥，方實信大學知本之旨。壬子，方實信中庸之旨。此道絕非名言可形。程子名之曰：「天理。」陽明名之曰：「良知。」總不若中庸二字爲盡。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常常。有一毫走作，便不停當。有一毫造作，便非平常。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天地聖人，不能究竟，况於吾人，豈有涯際？勤物敦倫，謹言敏行，兢兢業業，斃而後已云爾。』此先生甲寅以前之功如此。其後涵養愈粹，工夫愈密，到頭學力，自云心如太虛，本無生死。子劉子謂：『先生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是謂無生無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先生之學，一本程朱，故以格物爲要。但

程朱之格物，以心主乎一身，理散在萬物，存心窮理，相須並進。先生謂：『纔知反求諸身，是真能格物者也。』頗與楊中立^⑤所說：『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爲相近。是與程朱之旨異矣。先生又曰：『人心明卽是天理窮，至無妄^⑥處，方是理深。』有助乎陽明致良知之說。而謂談良知者致知不在格物，故虛靈之用，多爲情識，而非天則之自然，去至善遠矣。吾輩格物，格至善也。以善爲宗，不以知爲宗也。夫善豈有形象亦非有一善從而知之，知之推極處卽至善也。致良知正是止至善，安得謂其相遠。總之致知格物，無先後之可言。格物者申明致之一字，格物卽在致之中。未有能致而不謂之格物者。先生謂有不格物之致知，則其所致者何事。故必以外窮事物之理爲格物，則可言陽明之致知，不在於格物。若如先生言，人心明卽是天理，則陽明之致知，卽是格物明矣。先生之格物，本無可議，特欲自別於陽明，反覺多所扞格耳。

①卽公元一五八九年。萬曆^{△△△}神宗年號。

②官名。掌朝覲聘問之事。

③書『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

有作惡，遵王之路。」

④揭陽，今縣名，屬廣東省。

⑤熹宗年號。

⑥黃尊素，諡忠端。

見原卷東林學

案。

①薊州人，萬曆進士。天啓初巡按淮揚，卑污狡獪，賊私狼藉，都御史高攀龍盡發其狀，詔革職候

勘。呈秀大窘，夜走魏忠賢所，乞爲養子。時忠賢爲廷臣交攻，憤甚，得呈秀，遂用爲腹心。日與計畫，以中

旨復其官。呈秀進同志諸錄，皆東林黨人。又進天鑒錄，皆不附東林者，令忠賢憑以黜陟，善類爲空。閣

黨五虎，以呈秀爲魁。

⑧允貞子，萬曆進士。性狡無氣節。魏忠賢新用事，廣徵以同鄉同姓潛結之，因

參機務，益諂附忠賢，傾陷善類。以札通忠賢，簽其函曰內閣家報，人稱外魏公。

⑨明熹宗時撰敕之

書，集挺擊、紅丸、移宮三案章而各爲之論斷，以頒示天下。其書成於閣黨之手，故極意詆東林。以王

之案，孫慎行、楊漣爲三案罪首，衆論譁然。崇禎初，從倪元璐之請，遂焚毀其版。書凡二十四卷。

⑩明

三案之一。光宗崩時，李選侍在乾清宮。熹宗既立，大學士劉一燾等，恐其干涉國政，移選侍於曦鸞宮。

是爲移宮之案。⑪緹，音題，帛丹黃色也。又赤也。緹帥，謂逮治犯人之官長也。明錦衣衛校尉主之。

⑫屈原，名平，戰國時楚人，仕楚爲三閭大夫，懷王重其才，靳尚輩譖而疏之。乃作離騷，冀王感悟。襄王

時復用讒，謫原於江南。原作漁父諸篇以見志。於五月五日自沈汨羅江而死。⑬思宗年號。⑭程

顯語。⑤名材，見羅其別號。有李見羅書，將將記，觀我堂摘稿。⑥易經語。⑦今福建長汀縣，其舊

治也。⑧語見論語。⑨天地四方謂之六合。⑩孟子引尚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勿瘳。」瞑眩，

蹟亂也。⑪瀾漫，車流溢貌。布漫，流散也。漫音護。⑫指劉蕺山也，見下。⑬宋楊時，字中立，諡文靖，

將樂人，學者稱龜山先生。詳見宋元學案龜山學案。⑭朱熹解易无妄云：「史作無望，謂無所期望

而有得焉者。」

文介孫淇澳先生慎行（一五六六——一六三六）

孫慎行，字聞斯，號淇澳，常之武進人。萬曆乙未，進士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四明挾妖書起大獄，先生以國體爭之。累遷至禮部侍郎。癸丑，署部事。時福王已下明春之國之旨。然神宗故難有司，莊田給四萬頃。先生謂祖宗朝未有過千頃者。且潞王爲皇上之弟，豈可使子加於其弟？皇貴妃又求皇太后止福王行，謂明年七十壽誕，留此恭祝。於是上傳改期，路人皆知福王必不肯行，但多爲

題目以塞言者之口。先生謂福清曰：『此事不了，某與公皆當擗一死。』福清曰：『何至是！』先生曰：『非死何足以塞責？』乃集九卿具公疏待命闕下者二旬。先生聲淚俱迸，達於大內。^④福清封還內降，神宗爲之心動。十二月二十二日，從皇貴妃索所藏文書，不肯出，明日又索。至酉刻，皇貴妃不得已出之。文書者，神宗許立貴妃之子，割臂而盟者也。至是焚於神前。二十八日，遂降旨之國代藩。廢長立少條奏。改定庚戌科場之弊。題覆湯賓尹南師仲罰處。宋儒羅豫章李延平從祀孔廟。釋楚宗高牆二十三人，閑宅二十二二人，皆先生署事所行也。甲寅八月回籍，小人中以京察。^⑤天啟初，召爲禮部尙書，先生入朝，首論紅丸^⑥事，劾奸相方從哲，^⑦下九卿科道議。^⑧議上奪從哲官，而戍李可灼。未幾告歸。逆奄起大獄，以三案爲刑書。挺擊以王侍郎^⑨爲首，移宮以楊忠烈左忠毅^⑩爲首，紅丸則以先生爲首。兩案皆逮死，先生方戍寧夏，^⑪烈皇立，得不行。崇禎改元，用原官協理詹事府，未上，後八年有旨擇在籍堪任閣員者，先生與劉山陰林鶴胎同召至京而

卒。年七十一。賜諡文介。先生之學，從宗門入手，與天寧僧靜峯參究公案，無不了然。每從憂苦煩難之境，心體忽現。然先生不以是爲得，謂儒者之道，不從悟入。君子終日學問思辨行，便是終日戒懼慎獨，何得更有虛閒求一漠然無心光景？故舍學問思辨行，而另求一段靜存動察工夫以養中和者，未有不流於禪學者也。其發先儒所未發者，凡有數端。世說天命者，除理義外別有一種氣運之命，雜糅不齊，因是則有理義之性，氣質之性。又因是則有理義之心，形氣之心。三者異名而同病。先生謂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是天之氣運之行無不齊也。而獨命人於氣運之際，顧有不齊乎哉？蓋一氣之流行往來，必有過有不及。故寒暑不能不錯雜，治亂不能不循環。以人世畔援歆羨^⑤之心，當死生得喪之際，無可奈何，而歸之運命，寧有可齊之理？然天惟福善禍淫，其所以福善禍淫，全是一段至善。一息如是，終古如是。不然，則生理滅息矣。此萬有不齊中一點真主宰，先生之所謂齊也。先生謂性善氣質亦善。以辭

⑤ 麥喻之，生意是性，生意默默流行便是氣，生意顯然成象便是質。如何將一粒分作兩項？曰：『性好氣質不好，蓋氣稟實有不齊，生而愚知清濁，較然分途，如何說得氣質皆善？然極愚極濁之人，未嘗不知愛親敬長，此繼善之體，不以愚濁而不存，則氣質之非不善可知。』先生之所以爲善也。先生謂：人心道心，非有兩項心也。人之爲人者心，心之爲心者道。人心之中，只有這一些理義之道心；非道心之外，別有一種形氣之人心也。蓋後人既有氣質之性，遂以發於氣質者爲形氣之心，以爲心之所具者，些些知覺，以理義實之，而後謂之道心。故須窮天地萬物之理，不可純是己之心也。若然，則人生本來，祇有知覺，更無理義；只有人心，更無道心。卽不然，亦是兩心夾雜而生也。此先生之說長也。三者之說，天下浸淫久矣。得先生而雲霧爲之一開。真有功於孟子者也。陽明門下，自雙江念菴以外，總以未發之中，認作已發之和。謂工夫只在致和上。卻以語言道斷心行路絕上一層，喚作未發之中。此處大段著力不得，只教人致和著力後，自然黑窣⑥撞著也。先

生乃謂從喜怒哀樂看，方有未發。夫人日用間，豈必皆喜怒哀樂？即發之時少，未發之時多。心體截得清楚，工夫始有著落。自來皆以仁義禮智爲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情。李見羅^④道性編欲從已發推原未發，不可執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而昧性。自謂提得頭腦，不知有惻隱而始有仁之名，有羞惡而始有義之名，有辭讓而始有禮之名，有是非而始有智之名。離卻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則心行路絕，亦無從覓性矣。先生乃謂孟子欲人識心，故將惻隱之心指爲仁之端，非仁在中而惻隱之心反爲端也。如此則見羅之說不辨而知其非矣。戴山先師曰：『近看孫淇澳書，覺更嚴密。謂自幼至老，無一事不合於義，方養得浩然之氣，苟有不慊則餒矣。是故東林之學，涇陽導其源，景逸始入細，至先生而集其成矣。』

① 卽公元一五九五年。萬曆神宗年號。

② 明神宗孫，福恭王常洵子，名由崧。崇禎十六年，襲封福王。

③ 明年李自成陷京師，莊烈帝自經，南京諸臣迎立之，號稱弘光。清順治二年，兵敗被執。

④ 田畝數多。

⑤ 備佃耕種，而設所課其勤惰，收其租入者，其田謂之莊田。

⑥ 天子所居曰大內。

⑦ 京官之考績曰

京察[△]明制：京官四品以上，自陳以取上裁。五品以下，分別致仕降調，具冊奏請。④明代三案之一，光宗即位後，遇疾。李可灼進藥丸，帝服之而崩。是爲紅丸之案。⑤從哲舉李可灼進紅丸，服之崩，中外皆恨可灼甚，而從哲擬遺詔賚可灼銀幣。熹宗立，羣臣連劾從哲。⑥舊制：都察院衙門，設吏、戶、禮、兵、刑、工六科給事中，及京畿遼瀋等各道監察御史，統稱科道。⑦王之寀也。朝邑人，字心一。首發張差挺擊事。⑧楊漣左光斗也。⑨明九衛之一。卽今甘肅寧夏縣。⑩詩：『無然畔援，無然歆羨。』畔[△]援，強恣之貌。⑪音謀，大麥也。⑫俗語。猶言黑漆漆也。⑬李材也。見前。

燕山學案（原卷六十二）

忠端劉念臺先生宗周（一五七八——一六四三）

劉諱宗周，字起東，號念臺，越之山陰○人。萬曆辛丑○進士，授行人。○上疏言國本，言東林多君子，不宜彈射，請告歸。起禮部主事。劾奄人魏忠賢保姆客氏，轉光祿寺丞。尋陞尙寶少卿、太僕少卿，疏辭不允。告病回籍。起右通政，又固辭。內批爲矯情厭世，革職爲民。崇禎己巳○起順天府尹。上方綜核名實，○羣臣救過不遑。先生以爲此刑名之術○也，不可以治天下；而以仁義之說進，上迂闊之。京師戒嚴，上疑廷臣謀國不忠，稍稍親向奄人。先生謂：『今日第一宜開示誠心，爲濟難之本。皇上以親內臣之心親外臣，以重武臣之心重文臣，則太平之業，一舉而定也。』當是時，小人乘時欲翻逆案，遂以失事者牽連入之東林。先生曰：『自

東林之以忠義著，是非定矣。奈何復起波瀾！用賢之路，從此而窮。』解嚴後，上祈天永命疏：上天重民命，則刑罰宜省，請除詔獄。上天厚民生，則賦斂宜緩，請除新餉。相臣勿興大獄，勿贊富強，與有祈天永命之責焉。上詰以軍需所出，先生對曰：『有原設之兵，原設之餉在。』上終以爲迂闊也。請告歸。上復思之，因推閣員，降詔召先生入對文華殿。上問人才糧餉流寇三事。對曰：『天下原未嘗乏才，止因皇上求治太急，進退天下士太輕，所以有人而無人之用。加派重而參罰嚴，吏治日壞，民生不得其所，胥化爲盜賊，餉無從出矣。流寇本朝廷赤子，撫之有道，寇還爲吾民也。上又問兵事。對曰：『臣聞禦外，亦以治內爲本，此干羽所以格有苗也。』』皇上亦法堯舜而已矣。』上顧溫體仁曰：『迂哉！劉某之言也。』用爲工部左侍郎，乃以近日弊政，反覆言之。謂：『皇上但下一尺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賊之由，與今日不忍輕棄斯民之意。遣廷臣賫內帑巡行郡國，爲招撫使，以招其無罪而流亡者。陳師險隘，聽其窮而自解歸來。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而畢此役。』』

也。』上見之大怒。久之而意解。諭以大臣論事，須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圖占地步，盡咎朝廷耳。先生復言：皇上已具堯舜之心，惟是人心道心不能無倚伏之機。出於人心而有過不及者，授之政事之地，卽求治而過，不免害治者有之。惟皇上深致意焉。三疏請告，上允之。行至德州。⊕上疏曰：『今日之禍，己己以來釀成之也。後日之禍，今日又釀之矣。己己之變，受事者爲執政之異己，不難爲法受惡，槩置之重典。丙子之變，受事者爲執政之私人，不難上下蒙蔽，使處分之頓異。自古小人與中官氣誼一類，故天下有比中官之小人，必無合於君子之小人。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臣不能爲首輔，溫體仁解矣。』有旨革職爲民；然上終不忘先生，臨朝而歎，謂：『大臣如劉某，清執敢言，廷臣莫及也。』壬午起吏部左侍郎。先生以爲天下治亂，決不能舍道而別有手援之法。一涉功利，皆爲苟且。途中上書以明聖學未至，陞左都御史。召對，上問職掌安在？對曰：『都察院之職，在於正己以正百僚，必其存諸中者，上可以對君父，下

可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僚則而象之。至於責成巡方，其守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吏治清，則民生安矣。』已又戒嚴，先生言：『皇上以一心爲天地神人之主，鎮靜以立本，安詳以應變，此第一義也。其施行次第，旌盧象昇，戮楊嗣昌。』^④上曰：『責重朕心是也。請卹追戮，何與兵機事？』召對中左門。御史楊若僑言火器。先生劾之曰：『御史之言非也。邇來邊臣於安攘禦侮之策，戰守屯戍之法，槩置不講。以火器爲司命，不恃人而恃器，國威所以愈頓也。』上議督撫去留。先生對：『請自督師范志完^⑤始。志完身任三協，平時無備，任其出入。今又借援南下，爲脫卸計，從此關門無阻，決裂至此。』上曰：『入援乃奉旨而行，何云脫卸？』先生對：『十五年來，皇上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乃不追原禍始，更絃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牽補罅漏，非長治之道也。』上變色曰：『從前已不可追，今日事後之圖安在？』先生對：『今日第一義，在皇上開誠布公，先豁疑關，公天下以爲好惡，則思過半矣。』上曰：『國家敗壞已極，如何整頓？』先生對：『近來持論者，但

論才望，不論操守。不知天下真才望，出於天下真操守。自古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者。亦未有操守不謹，而軍士畏威者。」上曰：「濟變之日，先才而後守。」先生對：「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卽如范志完，操守不謹，用賄補官，所以三軍解體，莫肯用命。由此觀之，豈不信以操守爲主乎？」上始色解。先生更端曰：「皇上方下詔求言，而給事中姜琛、行人司副熊開元以言得罪，下之詔獄。皇上度量卓越，如臣某累多狂妄，幸寬斧鑕。又如詞臣黃道周^⑤亦以戇直獲宥，二臣何獨不蒙一體之仁乎？」上曰：「道周有學有守，豈二臣可比？」先生對曰：「二臣誠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卽有應得之罪，亦當勅下法司定之。遽置詔獄，終於國體有傷。」上怒曰：「朕處一、二言官，如何遂傷國體？假有貪贓壞法，欺君罔上，俱可不問乎？」先生對：「卽皇上欲問貪贓壞法欺君罔上者，亦不可不付之法司也。」上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候旨處分。」先生謝罪，文武班行各申救，遂革職歸。南渡起原官。先生上言：「今日宗社大計，舍討賊復讐，無以表陛下渡江之

心非陛下決策親征，亦何以作天下忠臣義士之氣？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稱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不遠。親征之師，駐蹕於此，規模先立，而後可言政事。一時亂政，先生無不危言。閣臣則劾馬士英，勳臣則劾劉孔昭，四鎮則劾劉澤清高傑。先生本無意於出，謂「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洛之賊？立國之本計已疎，何以言匡扶之略？」當是時，奸人雖不利先生，然恥不能致先生，反急先生之一出。馬士英言：「先生負海內重名，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以不臣也。」朱統鑣言：「先生請移蹕鳳陽，鳳陽高牆之所，蓋欲以罪宗處皇上。」四鎮皆言先生欲行定策之誅，意在廢立。先生在丹陽僧舍，高傑劉澤清遣刺客數輩迹之。先生危坐終日，無憚容，客亦心折而去。詔書敦迫再三，先生始受命。尋以阮大鍼爲兵部侍郎，先生曰：「大鍼之進退，江左之興衰繫焉。」內批是否確論。先生再疏請告，予馳驛歸。先生出國門，黃童白叟聚觀歎息，知南都之不能久立也。浙省降，先生慟哭曰：「此

余正命之時也。』門人以文山疊山^①袁閔^②故事言。先生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削籍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僕在懸車^③。』尙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今吾越又降，區區老臣，尙何之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爲存亡，獨不當與土爲存亡乎？故相江萬里^④所以死也。世無逃死之宰相，亦豈有逃死之御史大夫乎？君臣之義，本以情決。舍情而言義，非義也。父子之親，固不可解於心；君臣之義，亦不可解於心。今謂可以不死而死，可以有待而死，死爲近名，則隨地出脫，終成一貪生畏死之徒而已矣。』絕食二十日而卒。閏六月八日戊子也。年六十八。先生起自孤童，始從外祖章穎學，長師許敬菴^⑤。而砥礪性命之友，則劉靜之^⑥、丁長孺、周甯、宇魏忠節、先忠端、公高忠憲。始雖與陶石梁同講席，爲證人之會，而學不同。石梁之門人皆學佛，後且流於因果，分會於白馬山。義嘗聽講，石梁言一名臣轉身爲馬，引其族姑證之。義甚不然其言。退而與王業洵、王毓著推擇一輩時名之士四十餘人，執贄先生門下。此四十餘人者，皆喜關佛，然而無

有根柢於學問之事，亦浮慕而已，反資學佛者之口實。先生有憂之，兩者交譏，故傳先生之學者，未易一二也。先生之學，以慎獨爲宗。儒者人人言慎獨，唯先生始得其真。盈天地間皆氣也，其在人心，一氣之流行，誠通誠復，自然分爲喜怒哀樂。仁義禮智之名，因此而起者也，不待安排品節，自能不過其則，卽中和也。此生而有之，人人如是，所以謂之性善，卽不無過不及之差。而性體原自周流，不害其爲中和之德。學者但證得性體分明，而以時保之，卽是慎矣。慎之工夫，只在主宰上覺有主，是曰意。離意根一步，便是妄，便非獨矣。故愈收斂是愈推致。然主宰亦非有一處停頓，卽在此流行之中。故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⑤蓋離氣無所爲理，離心無所爲性。佛者之言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此是其真贓實犯，奈何儒者亦曰理生氣，所謂毫釐之辨，竟亦安在？而徒以自私自利，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棄而君臣父子，強生分別，其不爲佛者之所笑乎？先生大指如是。此指出真是南轅北轍，界限清楚，有宋以來所未有也。識者

謂五星聚奎，濂洛關閩，出焉。五星聚室，陽明子之說昌。五星聚張，子劉子之道通。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民國并山陰會稽爲紹興縣。○即公元一六〇一年。萬曆神宗年號。○掌朝覲聘問之事。○

熹宗之乳母，封奉聖夫人。魏忠賢通之，相濟爲惡。毅宗立，誅之。○即公元一六二九年。○綜核名

實，謂既有其名，必求其實際，綜聚而考核之也。核亦作覈。○史記「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

法術之學。」○書曰：「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干羽，指干盾及羽翟，皆所以供樂舞之用者。

○烏程人，字長卿，萬曆進士。崇禎初累官禮部尙書。○今山東德縣。○宜興人，字建斗，天啓進士。

善騎射，嫻將略，能治軍。山西賊入畿輔，連破之，威名爲賊所憚。李自成勢甚盛，象昇大破之。會京師警，

召入衛。尋總督宣大山西，大興屯利。時宰臣楊嗣昌中官高起潛主和議，與象昇議不合。遇事掣其肘。

象昇名雖督天下兵，實不及二萬。師次蒿水橋，與清兵遇，象昇礮盡矢窮，奮鬪而死。○虞城人，崇禎

進士，擢兵部侍郎，總督軍務。會清兵已從牆子嶺入薊州，分兵南下。志完素無謀略，畏怯不敢戰，畿輔

州縣相繼失，惟尾而呵噪，所至標掠，旋下獄，棄市。○號石齋，字幼玄，福之鎮海衛人。見原諸儒學案

下。謂長江以東之地，即今江蘇等處。④縣名，屬安徽。⑤指徐州、淮安，均屬江蘇。⑥今河南

汝南縣。⑦指荊州襄陽，今均屬湖北。⑧即今江蘇南京。⑨天子出禁入蹕，止宿曰駐蹕，蹕音必。

⑩貴陽人，字瑤草，萬曆進士。崇禎時累官右僉都御史，坐事廢。復起爲兵部侍郎。北京陷，士英等立福

王於南京，與阮大鍼相結，專權昏憤，日事報復，名器猥濫。⑪懷寧人，字圓海，崇禎時附魏忠賢，名列

逆案，失職。後避流賊居南京，頗招納遊俠。時復社名士顧杲等作留都防亂揭，逐之。大鍼懼，閉門謝客，

獨與馬士英深相結。福王立，士英秉政，以爲兵部侍郎。⑫文山疊山，宋文天祥謝枋得之別號。二人

皆死節。⑬汝南人，字奉高，爲郡功曹。閔數辭公府之命，不修異操而致名當時。⑭懸車，謂懸其車

以示不再出也。故稱致仕者多用此語。⑮宋都昌人，字子遠，少神雋，有鋒穎。度宗朝累官至左丞相，

以峭直爲賈似道所惡。及元兵至，萬里赴水死。⑯名孚遠，見原卷甘泉學案。⑰名永澄，見原卷東

林學案。⑱語見論語。⑲舊說五星謂五行之星，即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是也。奎二十八宿之

一，位於西方之星。五星聚奎謂金、木、水、火、土五星均會聚於奎星之所也。⑳濼，指周敦頤；洛，指程頤

程頤關指張載，閩指朱熹。㉑室，二十八宿北方之星。㉒張，二十八宿南方之星。

語錄

湛然寂靜中，當見諸緣就攝，諸事就理。雖簿書鞅掌[○]，金革倥偬[○]，一齊俱了。此靜中真消息。若一事不理，可知一心忙亂在，用一心，錯一心；理一事，壞一事。卽豎得許多功能，亦如沙水不成團。如喫飯穿衣，有甚奇事。纔忙亂已從脊梁過。學無本領，漫言主靜，總無益也。

^{△△}○簿書記錢穀出納之簿籍也。^{△△}鞅掌，煩勞也。

^{△△}○倥偬，事迫促也。

凡人一言過，則終日言皆婉轉，而文此一言之過。一行過，則終日行皆婉轉，而文此一行之過。蓋人情文過之態如此，幾何而不墮禽獸也！

日用之間，漫無事事，或出入闈房，或應接賓客，或散步迴廊，或靜窺書冊，或談說無根，或思想過去未來，或料理藥餌，或揀擇衣飲，或詰童僕，或量米鹽。恁他捱排，莫可適莫。自謂頗無大過，杜門守拙，禍亦無生。及夫時移境改，一朝患作，追

尋來歷，多坐前日無事甲裏。如前日妄起一念，此一念便下種子；前日誤讀一冊，此一冊便成附會。推此以往，不可勝數。故君子不以閒居而肆惡，不以造次而違仁。

此心放逸已久，纔向內則苦而不甘，忽復去之，總之未得天理之所安耳。心無內外，其渾然不見內外處，卽天理也。先正云，心有所向便是欲，向內向外皆欲也。

此心絕無湊泊處，從前是過去，向後是未來，逐外是人分，搜裏是鬼窟。四路把絕，就其中間不容髮處，恰是此心真湊泊處。此處理會得分明，則大本達道皆從此出。

延平○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此學問第一義工夫。未發時有何氣象可觀？只是查檢自己病痛到極微密處，方知時雖未發，而倚著之私，隱隱已伏。纔有倚著，便易橫決。若於此處查考分明，如貫虱車輪，更無躲閃，則中體恍

然在此而已發之後，不待言矣。此之謂善觀氣象者。

○李侗，學者稱延平先生。朱熹師。

游思妄想，不必苦事禁遏。大抵人心不能無所用，但用之於學者既專，則一起一倒都在這裏，何暇及一切游思妄想？即這裏處不無間斷，忽然走作，吾立刻與之追究去，亦不至大爲擾擾矣。此主客之勢也。

體認親切法：

身在天地萬物之中，非有我之得私。心在天地萬物之外，非一膜之能囿。通天地萬物爲一心，更無中外可言。體天地萬物爲一本，更無本心可覓。小人只是無忌憚，便結果一生。至大學止言閒居爲不善耳。閒居時有何不善可爲，只是一種懶散精神，漫無著落處，便是萬惡淵藪。正是小人無忌憚處，可畏哉！

離獨一步，便是人僞。

主靜之說，大要主於循理。然昔賢云：道德言動，皆翕聚爲主，發散是不得已事。天地萬物皆然。則亦意有專屬，正黃藥止兒啼是方便法也。

古人恐懼二字，嘗用在平康無事時。及至利害當前，無可迴避，只得赤體承當。世人只是倒做了。

心之官則思，一息不思，則官失其職。故人心無思而無乎不思，絕無所謂思慮未起之時。惟物感相乘，而心爲之動，則思爲物化，一點精明之氣，不能自主，遂爲憧憧往來之思矣。又如官犯賊，乃溺職也。

知無不良，只是獨知一點。

人心如穀種，滿腔都是生意，欲錮之而滯矣。然而生意未嘗不在也，疏之而已耳。又如明鏡，全體渾是光明，習染薰之而暗矣。然爲明體未嘗不存也，拂拭而已耳。惟有內起之賊，從意根受者，不易除。更加氣與之拘，物與之蔽，則表裏夾攻，更無生意可留，明體可覲矣。是爲喪心之人，君子惓惓於謹獨，○以此。

①倦音權。倦倦，懇至也。謹獨，即慎獨。大學「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省察二字，正存養中喫緊工夫，如一念於欲，便就此念體察；體得委是欲，立與消融而後已。

心是鑒察官，謂之良知，最有權，觸著便碎。人但隨俗習非，因而行有不慊。此時鑒察，仍是井井，卻已做主不得。鑒察無主，則血氣用事，何所不至？一事不做主，事事不做主，隱隱一竅，托在恍惚間，擁虛器而已。

語次多詭隨，亦見主心之不一。

本心湛然，無思無爲，爲天下主，過此一步，便爲安排。心有安排，因以有倚著；有倚著，因以有方所，有方所，因以有去住；有去住，因以有轉換，則機械變詐，無所不至矣。

後之學者，每於道理三分之，推一分於在天，以爲天命之性。推一分於萬物，以爲在物之理。又推一分於古今典籍，以爲耳目之用神。反而求之吾心，如赤貧

之子，一無所有。乃日夕乞哀於三者，而幾幾乎其來舍焉。客子之過逆旅，止堪一宿。所謂疎者續之不堅也。當是時，主人貧甚，尙有一點靈明，可恃爲續命之膏。又被佛氏先得之，則益望望然恐曰：『我儒也，何以佛爲？』并其靈明而棄之。於是天地萬物古今典籍，皆闕亡而返，求其一宿而不可得，終望門持鉢以死。寧爲牛後，無爲雞口。○悲夫！

○國策『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史記正義解爲：『雞口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

朱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卽所謂良知也。但朱子則欲自此而一一致之於外。陽明則欲自此而一一致之於中。不是知處異，乃是致處異。

意根最微，誠體本天，本天者至善者也。以其至善還之至微，乃見其真。止定靜安慮次第俱到，以歸之得。○得無所得，乃爲真得。禪家所謂向一毛孔立脚是也。此處圓滿，無處不圓滿；此處虧欠，無處不虧欠。故君子起戒於微，以克完其天心焉。欺之爲言欠也，所自者欠也。自處一動，便有夾雜；因無夾雜，故無虧欠。而端

倪在好惡之地，性光呈露，善必好，惡必惡，彼此兩關，乃呈至善。故謂之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此時渾然天體用事，不着人力絲毫。於此尋個下手工夫，惟有慎之一法，乃得還他本位。曰獨，仍不許亂動手腳一毫，所謂誠之者也。此是堯舜以來相傳心法，學者勿得草草放過。

○大學『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起一善念，吾從而知之。知之之後，如何頓放此念？若頓放不妥，吾慮其剜肉成瘡。起一惡念，吾從而知之。知之之後，如何消化此念？若消化不去，吾恐其養虎遺患，總爲多此一起。纔有起處，雖善亦惡，轉爲多此一念。纔屬念緣，無滅非起。今人言致良知者如是。

會語

爲學莫先於辨誠僞，苟不於誠上立脚，千修萬修，只做得禽獸路上人。

祁世培問：『人於生死關頭不破，恐於義利尚有未淨處。』曰：『若從生死破，生死如何破得？只從義利辨得清認得真，有何生死可言？義當生自生，義當死自死。眼前止見一義，不見有生死在。』

古人成說如琴譜，要拍須自家彈。
靜坐是養氣工夫，可以變化氣質。

世人無日不在禽獸中生活，彼不自覺，不堪當道眼觀，并不堪當冷眼觀。今以市井人觀市井人，彼此不覺耳。

問：『先生教某靜坐，坐時愈覺妄念紛擾奈何？』曰：『待他供狀自招也好。不然，且無從見矣。此有根株在。如何一一去得？不靜坐他何嘗無，只是不覺耳。』

吾輩心不能靜，只爲有根在。假如科舉的人只着在科舉上，仕途的人只着在仕途上。卽不專爲此，總是此傍枝生來。所以濂溪教人，只把無欲兩字作丹頭。先生歎曰：『人謂爲人不如爲己，故不忠。看來忠於己謀者亦少。如機變，如

蠶息、如欺世盜名、日日戕賊此身、誤認是佔便宜事。有友問：『三代之下、惟恐不好名、名字恐未可抹壞。』王金如云：『這是先儒有激之言、若論一名字、貽禍不是小小。友謂：『卽如今日之會來聽者、亦爲有好名之心耳。卽此一念、便亦足取。』先生曰：『此語尤有病、這會若爲名而起、是率天下而爲亂臣賊子、皆吾輩倡之也。諸友裹足而不可入斯門矣。』友又謂：『大抵聖賢學問、從自己起見。豪傑建立事業、則從勳名起見。無名心、恐事業亦不成。』先生曰：『不要錯看了豪傑。古人一言一動、凡可信之當時、傳之後世者、莫不有一段真至精神在內。此一段精神、所謂誠也。惟誠故能建立、故足不朽。稍涉名心、便是虛假、便是不誠；不誠則無物、何從生出事業來？』

先生傲諸生曰：『吾輩習俗旣深、平日所爲、皆惡也、非過也。學者只有去惡可言、改過工夫、且用不着。』又曰：『爲不善、卻自恕爲無害、不知宇宙儘寬、萬物可容、容我一人不得。』

吾輩偶呈一過，人以爲無傷。不知從此過而勘之，先尙有幾十層。從此過而究之，後尙有幾十層。故過而不已必惡，謂其出有源，其流無窮也。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然後有改過工夫可言。

寧學聖人而未至，無以一善成名者，士君子立志之說也。寧以一善成名，無學聖人而未至者，士君子返躬之義也。如爲子死孝，爲臣死忠，古今之常理，乃舍見在之當爲，而曰吾不欲以一善成名，是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學者或云：『於靜中見得道理如此，而動時又復忙亂。』或云：『於動時頗近於道，而靜中又復紛擾。』症雖二見，其實一病也。動靜二字不能打合，如何言學？陽明在軍中，一面講學，一面應酬軍務，纖毫不亂，此時動靜是一是二。

大學所謂格物，孟子所謂集義，一事也不放過，一時也不放鬆，無事時惺惺不寐，有事時一真自如，不動些子。

無事時只居處恭便了。

省察是存養之精明處。

心中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

學不外日用動靜之間，但辨真與妄耳。或問如何爲真？先生曰：『對妻子如此說，對外人卻不如此說。對同輩如此說，對僕隸卻不如此說。卽所謂不誠無物，不可以言學。』

問：『所存自謂不差，而發之不能無過，何也？』曰：『仍是靜存之中差耳。此中先有罅隙，而後發之日用之間，始有過不及之事。事豈離心而造者。故學者不必求之行事之著，而止求之念慮之微，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矣。』

問：『萬物皆備之義。』曰：『纔見得有個萬物，便不親切。須知盈天地間無所謂萬物者，萬物皆因我而名。如父便是我之父，君便是我之君。類之五倫以往，莫不皆然。然必實有孝父之心，而後成其爲我之父。實有忠君之心，而後成其爲我之君。此所謂反身而誠。至此纔見得萬物非萬物，我非我，渾成一體。此身在天

地間，無少欠缺，何樂如之！』

心須樂而行，惟苦學問中人，無不從苦處打出。

祝淵○苦遊思雜念。先生曰：『學者養心之法，必先養氣；養氣之功，莫如集義。自今以往，只事事求慊於心。凡閒勾當閒話說，概與截斷，歸併一路。游思雜念，何處可容？』

○海寧人，字開美，崇禎舉人，會試入都，適都御史劉宗周削籍，淵未識宗周，抗疏爭之，逮下詔獄，尋被釋，遂師事宗周。嘗有過，閉門長跪，流涕自搗。杭州失守，投繯卒。有祝子遺書，皆與宗周講學之語。

今人讀書，只爲句句明白，所以無法可處。若有不明白處，好商量也。然徐而叩之，其實字字不明白。

世言上等資質人，宜從陸子之學；下等資質人，宜從朱子之學。吾謂不然，惟上等資質，然後可學朱子，以其胸中已有個本領，去做零碎工夫，條分縷析，亦自無礙。若下等資質，必須識得道在吾心，不假外求，有了本領，方去爲學。不然，只是

向外馳求，誤卻一生矣。

先生語葉敦良曰：『學者立身不可自放一毫出路。』

問：『改過先改心過否？』曰：『心安得有過，心有過，便是惡也。』

吾人只率初念去便是。孟子所以言本心也。初念如此，當轉念時，復轉一念，仍與初念合，是非之心仍在也。若轉轉不已，必至遂其私而後已，便不可救藥。

